

其雜徭役腹內地取於輸四兩包銀戶南方則以
徵稅至米三石之家充是皆庶人之在官者也其
額視官府崇卑事務繁簡而多寡之出額冒居遂
去又有守狴犴防囚徒者曰禁子追呼保任逮捕
者曰曳刺附焉

鷹房捕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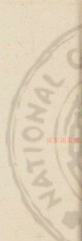
國制自 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室赤蓋鷹人也及
一天下又設捕獵戶皆俾致鮮食以薦 宗廟供
天庖齒革羽毛以備用而立制加詳地有禁取有
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 天子或親幸近郊縱

鷹隼搏擊以為遊豫之度曰飛放故類鷹房捕獵
四卷夫獵殺事也而 列聖之仁政存其間殺
胎者有禁殺卵者有禁歲飢而盜獵禁地者赦至
皇慶間有司奏出幸時至我 仁廟以毅不熟
民困曰朕不飛放且勅諸王位昔寶赤皆不聽出
嗚呼萬世之下其永法之哉 乙未年 哈罕皇帝
舊編 御位及諸王公主冊馬聖旨籍打捕鷹房戶
新編 御位及諸王公主冊馬聖旨籍打捕鷹房戶
進鷹雉入廟神廟局設及影堂鷹房戶
年正月奉 旨正月至六月止鷹房戶
銀不以何時而見殺之無妨鷹房戶
謂打飛禽人 先帝聖旨鷹房戶
後



元文類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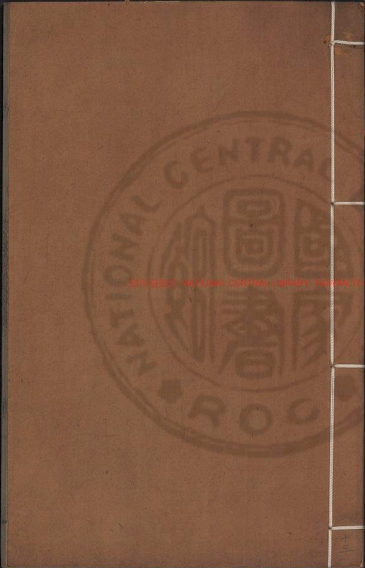
有房人春月衆禽勿殺違者各治罪又奪外旨北口何
 得舉放打通集國獵違者治罪又奪外旨北口何
 向南口三真景州之南籍東物賣一人半家產
 盡其紳於真景州之南籍東物賣一人半家產
 金州之北及武清寶坻二州外定平東州西亦
 淨易州之北及武清寶坻二州外定平東州西亦
 易州之北及武清寶坻二州外定平東州西亦
 奏撥州之北及武清寶坻二州外定平東州西亦
 因依例禁地內禁至元寶二州外定平東州西亦
 若依例禁地內禁至元寶二州外定平東州西亦
 亦以創籍食違何禁至元寶二州外定平東州西亦
 議中書省承相魯不木收發兒小兒阿里海元明正
 上時至今矣承相魯不木收發兒小兒阿里海元明正
 九月下母今告亦地八赤前共傷不飛放一
 諸拉下母今告亦地八赤前共傷不飛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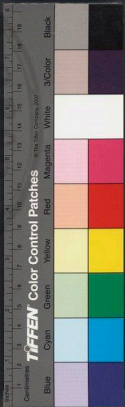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2026 Wellesley Library Catalogue Search Page

107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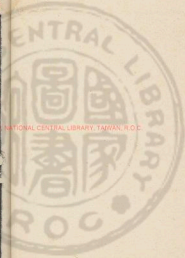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第四十二

雜著

憲典總序

皇朝憲典之作其篇二十有二焉而各以其序也
法緣名與令自近始故名例為法之本衛禁居令
之先百官有司守法以奉上布令御下故職制
次之敬莫大於事神畏莫大於知義故祭令學規
次之刑以弼教威以戒暴故軍律次之禍亂式遏
生聚易爭故戶婚食貨次之爭起於無厭無厭者
好犯上故大惡次之惡之初稔非淫即貪故女教非



© 198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盜賊次之淫貪之作始於自欺故詐偽次之偽作
於心微於詞氣故誣訟次之辭窮則鬪氣暴則殘
故鬪毆殺傷次之廢獄備矣庶慎與焉示為法者
非罔民也故禁令雜犯次之知禁者罪可遠觸禁
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立法之制嚴用法
之情恕無求民於死寧求民於生故恤刑平反赦
宥又次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
刑期無刑之德至矣此其為序如是警而論其為
書則因五典之六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黜陟賦
典非憲無以容出入禮典非憲無以敬傲情兵典

非憲無以律驕盈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散
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
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
而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
體用庶乎其為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
悉則有附錄焉作憲典總序

名例篇

名例者古律舊文也五刑五服十惡八議咸在焉
政有沿革法有變更是數者之日弗可改也傳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作名例篇第一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即後世之五刑也凡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杖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之鹽徒盜賊既次而又贖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區執者笞五十二杖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馬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

十刑部尚書王鈞數上言國朝用刑寬恕竹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謂於變更其事遠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大率如是至於死刑有斬無絞蓋嘗論之絞斬相去不至懸絕鈞爲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耳然已從降殺一竿寸論令斬首之降即爲杖一百七籍流猶有不幸不至死之理烏虜仁哉

五服



昔者先王因親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
與焉法家者用之以定輕重其來尚矣然
有以服論而從重者諸殺傷姦私是也有
以服論而從輕者諸盜同屬財是也大要
不越於禮與情而已服重則禮嚴故悖禮
之至從重典服近則情親故原情之至從
恕法知斯二者則知以服制刑之意矣國
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飭中外
官吏喪其親三年至治以來通制成書乃
著五服於令嗟夫先王所以正倫理明等

威辨疏戚別嫌疑莫大於是也五特為法
家者設哉

十惡

入之罪無大於十惡者矣王法之所必誅
也故歷大之律著之首篇國家以父子之法
舉人之條皆曰不犯十惡者始得預列嗟
夫之二者之選豈必其人有所惡而後絕
之哉言不犯者意其必無也意其必無而
猶慎之知人之難也

八議



八議者先王用法忠厚之至情也故自周
官至於唐律具載之國家待國人異色目
待世族異賡人其有大勲勞於王室者則
固當有九死無與之賜十世猶宥之恩歟
若夫官由制授者必問奏而論罪罰從吏
議者許功過之相贖豈非八議之遺意乎
故仍古律舊文特著于篇以俟議法之君子

衛禁篇

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所寄宗廟社稷之所託故
君門九重出警入蹕非自衛也所繫重焉國家擊

基淳德馭下乘輿行幸歲以為常起居緝御卷從
番直亦既周且慎矣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內嚴
管鑰外肅輦轍侍正置府通籍創符其為長治久
安之策所以幸萬世者豈過計哉勅特幾弭奸慝
作衛禁篇第二

職制篇

日月運四時行法度彰百官理至元班祿以來當
任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
則總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兵伐閱之世襲宮
邸湯沐之樹建星列而綦布焉居積典守有宮工

肆視成有官河有防賊有冲驛有置冠蓋往來則
有王人之銜命岳牧之移委受事既殊隨事為令
其間禦恭而司平則捕盜典獄專庀厥司是故國
中共守者曰總例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典則
傳之於是職制備矣嗚呼人君之過臣下豈務恃
法哉由夫才譎之不齊資賄之雜進然後罪列公
私賦論多寡而風紀之責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
侯度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有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煥古禮祀郊廟先齊擇

日集執事官朝堂讀誓誠以徇朝服再拜聽受而
退祭之日御史二人服其薦冠以蒞之外而郡邑
通祀部使者糾之如御史於是承事者罔敢不敬
贊神明壹臣志作祭令篇第四

學規篇

法至於學規輕之至者也而至重焉

太祖皇帝始為國都學規

世祖皇帝廣為國子學規 今上皇帝親為王宮

學規夫法不從吏議而出 聖裁重之至矣乎本

正化厲士節作學規篇第五

軍律篇

國家經武者定四方師律尚矣廟筭之折衝將略之制勝固非言之所可傳者惟夫仁義節制並行當時載之簡書有可徵焉縱戒功舊武衛作軍律篇第六

戶婚篇

井田廢而廩讓之道缺爭效之俗興民無恒居田無恒主婚姻不以其時而獄訟作矣教化不足然後制之以刑而非得已也法常典原人情作戶婚篇第七

食貨篇

治財之道學民為本。民者財之府財者民之命也。故治財者先義而後利教民順先利而後義教民爭故治財者先民而後國國常富先國而後民國常貧治財而育刑所以防姦欺制期程非治財之本也作食貨篇第八

大惡篇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國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國不仁則君臣疑家不仁則父子離父子離無所不至矣君臣疑亦無所不至矣故易著履霜之戒孟子

有仁義之對審哉幾乎去仁惡足為國家哉作大
惡篇第九

姦非篇

王化始於閨門故閨
雖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桑間濮上之音作則男女相奔強暴相陵尊卑
別而上下失序矣文武道在施之則刑古者聖人
以禮防民制刑以輔其不及後世因之作姦非篇
第十

盜賊篇

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政或誘
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十常八九至於白晝攫人
於市略人以為貨皆有司不能其政所致使人人
各得其所烏有盜賊詎作盜賊篇第十一

詐偽篇

霜代王而淳朴散利勝義而詐偽生其來亦久矣
夫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明王道辨義利
崇廉恥固去詐去偽之本然刑者聖人有不能廢
也作詐偽篇第十二

誣訟篇

易著訟卦書稱訟則五帝三王之世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口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謂之情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苟能行之以道雖無訟可也詳訟篇第十三

闕殿篇

古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屠父母兄弟朋友之讐止如是後世一言雖眦輒起而闕闕而至於傷至於殺其有司之政不舉風俗之亂倫且薄可見已甚而人

共位比有事至爭鬻鬻利即攘臂相向飛文相抵所以令於下者皆自上犯之欲以化民得乎懲將來監已往作闕殿篇第十四

殺傷篇

禍而至於殺人極矣然情有謀故誤殺之異而罰亦有死於流賤之殊研之窮之覆之覆之古人所以深致慎焉者哀民死之易而生之難也敬之敬之母淫於刑哉作殺傷篇第十五

禁令篇

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

事無所統該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
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作禁令篇第十六

雜犯篇

人之犯名義觸刑辟不可以一途盡不可以二類
求因其已然制於未然作雜犯篇第十七

捕亡篇

凡囚之在獄而亡在流而亡軍士之臨陣而亡舉
家而亡奴婢之背主而亡凡有罪而在亡者捕之
各有律作捕亡篇第十八

恤刑篇

不教而民從之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
也以言教之也不教而強之從下也既不能以身
又不能以言而以威迫之也迫之而猶有弗從者
焉仍從而刑之刑之而當罪民困無憾又從而虐
之苦之誣之抑之飢而不為之食寒而不為之衣
瘼而不為之藥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
大可哀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作恤刑
篇第十九

平反篇

天下之至窮其惟寃獄乎于天和傷王化莫此為



甚故或三年而致旱或六月而履霜此于定國雋
不疑之徒日以平反為務而子孫世食其報也夫
平反有司之職也宜不待賞勸而為之者而國家
值之重之著于賞今作平反篇第二十一

赦宥篇

赦宥者權事之宜可也 列聖以來或以初政更
新或以大禮行慶或以棟災卹生目或以懷遠措勢
事既不同赦宥亦有異至於釋京畿繫囚則或以特
赦或以佛事有司徒往往以罪輕而疑者應之然所
釋有數故又有幸不幸存焉本忠孝示欽恤作故

宥篇第二十一

獄空篇

傳曰刑期于無刑人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斯無
刑矣雖聖人為政不能不為之刑所責刑措而不
用耳是故獄空者化行俗美無訟而獄空者上也
有司廉明隨事裁決而獄空者次也苟不得其上
得其次斯亦可矣今所紀獄空內自京畿外止山
東河北諸郡天下獄空未必止此有司裁之弗能
詳也嗚呼彼獄空者其無刑乎其無訟乎使天下
皆得賢有司致此亦難也作獄空篇第二十二

附錄序

憲典之有附錄何議法者有沿革之不倫建言者有作輟之不一載之則非今日之循行削之則沒一代之典故於是事可入例者錄於前事難徧舉者附於後至於用別之重輕有上下之比附論人之淑慝有始終之異同善惡之彰瘴枉直之舉錯具存於是而公論自著焉此附錄之所由作也嗟夫治具百端性初一致齊其末唯見其略揣其本不勝其煩有志德禮之君子尚監于茲哉

工典總叙

有國家者重民力節國用是以百工之事尚儉朴而貴適時用戒奢縱而慮傷人心安危興亡之機係焉故不可不慎也六官之分工居其一請備事而書之一曰宮苑朝廷崇高正名分苑囿之作以宴以怡次二曰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有次舍以奉其職次三曰倉庫貢賦之入出納有恒恒其蓋歲有司之事次四曰城郭建邦設都有禦有禦都鄙之章君子是正次五曰橋梁川陸之通以利行者君子為政力不虛指次六曰河渠四方萬國達於京師鑿渠通舟輪載克敏次七曰郊廟辨

方正位以建皇都郊廟祠祀爰莫其所次八曰僧
寺竺乾之祠為惠為慈曰可福民寧不崇之次九
曰道官老上清淨流為禱祈有觀有宮有壇有祠
次十曰廡帳之作比於宮室于野于處禁衛廡帳
斯飭次十一曰兵器時既治乎乃韜甲兵備于不
虞尤工有程次十二曰鹵簿國有大禮鹵簿斯設
儀繁物華萬夫就列次十三曰玉二次十四曰金
工次十五曰木工次十六曰埴埴之工次十七曰
石工天降六府以足民用貴感殊制法度見焉次
十八曰絲象之工次十九曰皮工次二十曰氈罽

之工服用之備有絲有象有皮有毛各精厥能次
二十一曰畫塑之工次二十二曰諸匠傳設之精
絲繪之文有技效能各有其屬

宮苑

國家龍飛朔土始於和寧營萬安諸宮及定鼎幽
燕乃大建朝廷城郭宗廟宮室官府庫庾大內在
國都之中以朝群臣乘萬方又以開平為上都夏
行幸則至焉制度差矣中都建於至大間後亦希
幸其它游觀之所離宮別館奢不踰侈儉而中度
可考而見焉



官府

國家設官分職則各有職司之所故上自省臺院
部下而府司寺監以及乎外郡有司雖室宇之崇
卑不等然其廳事之設施與夫史胥之按牘咸具
其所而上下之等辨矣

倉庫

國之有倉庫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
北則有上都宣德府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
御河及濟寧常平倉各以五州有倉鹽茶有局
所供億言部紙如

城郭

國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邑金故都時方經營中
原未暇建城郭厥後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迺經
營舊城東北而定鼎焉於是碑堞之崇樓櫓之雄
池隍之俊高深中度勢成金湯而後上都中都諸
城咸倣此而建焉

橋梁

都城初建度爭葺創其內外橋梁皆架木為之而
覆以土凡一百五十六至大德間年深木朽有司
以為言改脩用石都水監計料工部應付工物委

官董工修理然後人無病疫之患

河渠

太史公河渠一書所以載水利者甚悉蓋水雖能為害無人得其疏導蓄泄之方以順其間下之性則為利亦大矣國家定都島嶼上決白浮雙塔諸水導之為通惠河以濟漕運又為之立神壩以節其盈涸舟楫既通而水師無告乏之弊在尊潭河疏濬水而武清平滯無沒溺之患浚治河障滯沱而真定免決壩之虞開會通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雖陝西之三白以既閘中之田泄江湖之溢濼

立擇海之橫塘而測石之邑以免整溺之憂害既除利以興作河渠

郊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者必先立郊廟而社稷繼之我朝既遵古制而又有影堂焉有燒飯之院焉所以致其孝誠也至如祀孔子為宣聖太公為武武推而至於二皇亦咸為之廟食若太史司天之有臺城隍嶽瀆之有祠其所以答神休報靈貺之意則又至矣夫

僧寺

自佛法入中國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
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
賜以內帑或給之官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
故其堯棟連接簷宇擊飛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
亦盛矣哉

道宮

老子之道以無為宗虛為祖知惟白而守雌黑故
能柔強勝堅安危平險大下莫能害萬物不敢臣
執是為右契以御天下而天下莫之先舉世崇尚
為之築宮室享堂樹固非一日其教雖有正一金

真大道之殊而我朝尊寵之隆則與釋氏並乃若
琳宇之穹崇殿宮之宏邃皆出於國家經費而莫
之靳亦豈宜道非常之所致歟

廬帳

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為穹廬以便
移徙後雖定邦邑建宮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徃還
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為帳殿房車以便利行李其
不欲興土木以勞民之意亦仁矣哉

兵器

居安慮危有國之大戒安不忘戰有備則無患也



故兵雖凶器而不可一日廢我朝承平日久四海晏然兵器似非所急者而弓弩戈甲之制嚴為常貢率有定數其制作之工鋒刃犀利視苟安志戰口不言兵器械不精以卒與敵者蓋不倖矣

國簿

乘輿之出入有大駕法駕其儀衛森嚴整潔清道非以自奉也所以敬神明嚴祖宗也豈直為觀美哉

玉工

工二千餘戶於大興立金玉局至元十一年陞諸路金玉入匠總管府掌造玉冊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束帶器用几榻及后宮首飾凡賜養須上命然後製之

金工

攻金之工以煨鑄為職器以適用而等威之辨貴行乎其間若符印 二示信也而印鈕之制則有龍獸駝龜之別金銀銅雖異而又有三臺二臺之辨為符牌之分金銀固也而有二珠雙單之異如此而后品秩之崇較然有不可紊者矣其它如



祭器以致敬銅人以驗鍼灸步占之渾儀沙門之佛像與凡器用之需莫不取給焉故雜造有府器物有局又立民匠總管總之其制度亦詳矣哉

木工

木工之名則一而其製有大小如營建宮室則大木之織也若舟車以濟不通凡被以適用此皆小木之為也故鑲匠有局繕工有司民匠雜造之有府成為定制以備用焉

搏埴之工

埴埴小藝也而其用至要宮室以蔽風雨而鏡覽

是需故為

石工

夫石之為物其理盡其質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而我朝攻石之工製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為器用則務極其精巧云

絲采之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其藝遂以御衣尚衣同為三局高麗諸工亦立局焉如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大都等路諸色民匠及大都人匠隨路諸色民匠

又各立府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屬雖不與此如御用諸王衆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謂之橫造然其塗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極其精緻焉

皮工

製皮為衣以禦寒也而大祀之用禮不可廢我朝起朔方都幽燕皆苦寒之地故皮服之需尤急乃設為寺監司局以專掌之而其柔治之方裁製之巧則又非昔人之所及也

禮扇

禮扇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馬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製以給用焉

畫塑

繪事後素此畫之序也而織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采色塗抹所能之者以生像形又其次焉然後知工人之巧有奪造化之妙者矣

諸匠

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戶使得



以專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雜著

四經序錄

易書詩春秋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



以專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雜著

四經序錄

易書詩春秋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伏義之易而學易者不歸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
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義之易而
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大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
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
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廿六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
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
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春秋書周易以
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
諸儒分彖象文言八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
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
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字關衍謬誤未悉正也
故今重加修訂親舊本頗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
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
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上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



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
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
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
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
多與諷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
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
者也其間闕誤顯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
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
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
時有豫章內史梅願字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

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葉柳柳之內
元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願願遂奉
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
鄭玄趙岐常昭王肅杜預董並指爲逸書則是漢
魏晉初諸儒所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
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
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願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
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
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



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
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自有古文書不傳後有張
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盜稷五子之
歌胤狂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
旅獒圖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
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
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秦書一篇也古
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
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秦書二十九篇爾張霸
僞古文雖在而辭義無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

與及海頤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
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
依於理地張霸僞書遠絕矣折伏氏書二十八篇
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道爲五十八篇并書序
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貢孔
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
世大小夏侯歐陽脩以舊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
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
書既與梅頤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竇讀之伏氏
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



顧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米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綾單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子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儒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

特錄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激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

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反
其所可疑非激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
者笙詩也據蓋有譜及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
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首故樂有歌歌
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
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乘以入樂而被之
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
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
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詩也然則風因詩

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
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亡行漢儒以義說
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
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
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蓋之
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實諸篇之首夫其
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
者學者猶可考見又其分以實諸篇之首也則未
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
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

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譏激嘗因是合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

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虞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各地名而非



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激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宜從左氏是也然有者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徧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乂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與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

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祭而爲例得其義者卜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元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激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願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

聖人所取之義則侯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錄

儀禮周官小
戴禮戴大記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蒼
長泉海孟卿師授后舍舍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
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
先後倫序惟別錄最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
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
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
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
謂三禮體大未能終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倦

倦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案將俟喪祭禮畢而
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兩世之闕典激每伏讀而
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二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
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
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八卦爻之
中詩書之序本自為十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
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合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
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亦已久矣最後注左氏者又
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六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
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辭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

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不止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
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得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
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共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
詳按而亦別出左氏經之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
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末為諸儒
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十一百三十不存蓋十之九矣
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
而各疏其下脫棄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
今彙本而已若執彙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
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也與彙象傳之附

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
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
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
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
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
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
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激之至愚不
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
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
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意

重如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扶叙其文不敢
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
氏本更不閒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
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雜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
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
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
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表禮揚
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古復名曰朱氏記而與二
戴為三凡周公之與其子蓋於地者蓋啖包舉而
無遺造化之運不日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

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
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
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
也激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激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
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
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
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
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對竟不



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一多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
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下以爲意遂至
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
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雷也禘于
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
投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
十九也投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
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三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
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
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

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亦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
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一即損之於記故特纂爲逸
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石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
矣而篇題僅見於注水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
必收拾而不致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汲冢所纂次以次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
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
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
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
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



禮篇次序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
篇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雖然無倫釐之
爲卿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
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
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觀義闕
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雜諸侯朝觀天子及相朝之
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
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考樂工因
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宣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禮家諸
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
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
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
所注今行於世不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
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
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歆訾毀之
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
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佈激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



書三百餘篇大戴氏明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目令明堂位樂記禮記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足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也記者考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以經火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庶認鄭公為是作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宋丁者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

篇次欲取戴記上子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列之四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卒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目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刻則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甘冊之中科分擗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目不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了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宜只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

記其冠義昏義辨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
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
曰通禮者九曲值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
而深衣附焉月今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
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
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
問喪三年問喪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
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
祭之義也曰通禮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
喪金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

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邪馴非諸篇
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十有餘
載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
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備而成
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
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忠
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戴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
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
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



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
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
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
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
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下又小戴書甚蓋彼其膏
華而此其查澤爾然尚或同存精語不可棄遺其
與小戴重者投壹哀公問也投壹公冠諸侯選廟
諸侯釐廟四篇既入儀禮述經朝事一篇又一儀
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
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

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
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彙運以下諸篇之比也
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
更定惟其文字錯謬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
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春秋諸國統紀序錄

齊履謙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
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及之證也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吾嘗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
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



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其六人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魏志軍甲志城寨志思且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內女獨備於諸國者非其為詳內錄也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為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尚有考於斯故叙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

於陝邦庶四王道莫之如允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千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孔子緘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侮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服力日蹙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有禮樂征伐不自已而出哉故叙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祀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祀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二年降而書子說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讓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乎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叙宋國春秋統紀第三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富足

時也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為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為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為稱者意蓋如此故叙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宋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棄楚之禱視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



此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
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
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恭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
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紀至僖二十三
年始書成公卒魯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卒邾
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魯
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
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
其史之所起有文近或其次所書有先後然則
陳氏之言於是乎仁哉叙魯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
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
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廟贖爭入曼
姑圖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天子因子路
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則專為衛輶而發夷考
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
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
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
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

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
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
也何有故叙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
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
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
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
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
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
六年會于曲洧書宋公蔡侯衛侯皆先衛也自是

厥後代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
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
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叙蔡國春秋
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
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
惡以相悅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
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
弊邑為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

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未告者而胡氏以謂叙弓會楚于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為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叙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為後封於諸姬為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為亂階書克段書來輸王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之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耳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若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最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之庶然後安然子產為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

通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為難若妄作則滅亡矣
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叙鄭國春秋統紀
第九

春秋至用兵輕重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
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鄆
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
乃皆晉而好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書因是
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晉人滅
鄆昭四年書取鄆是則鄆未嘗滅定六年書晉游

速帥師滅許以許為其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
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
見者喜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
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
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
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叙魯國春秋統紀第十
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
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
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間抵隙待特而
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穀之帥



出罪已之言感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
公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入滑圖鄭盟于犀泉
會于溫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錄之康
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
詳耳故叙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為伯滕自侯降為子杞
自公降為侯又降為伯又降為子雖其所以降不
可知固以見其國勢陵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
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
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

年圖彭城始書薛人其曰日就卑替者何也曰是
又不然夫春秋之有命其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
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
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
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
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
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
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
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
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

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
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
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
就其卑替耳故叙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
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青
者矣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
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
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
盟文十五年宋燕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

昔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
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踐
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
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
乎夫子嘗曰吾詭夏禮杞不足徵也故叙杞國春
秋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賤侯薛侯邾
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爲旅見即其所書而知
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
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

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叙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以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鄭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以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豈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強國矣故春秋書莒每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鄆皆強國事也故叙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每

夷邾庶其弉我邾快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為

子克字或以為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

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為名者

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

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

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以

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

道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息不書至豈以邾為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與故叙邾國春秋

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之上
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
伯子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至於蜀之盟秦
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
至於降周而下竝依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
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齊為霸者之倡特別居
侯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
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叙
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自還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

某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
某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常
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
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
叙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
秋雖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
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
竝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
攘之誅之絕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奉



卷四十三
二九一
奉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錄所
以為後世鑒也故其書法如此故叙楚國春秋統
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亦遠成七年吳伐郟始見於
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
來交于中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
吳亦亢矣艾陵之戰亦以黃池之駕晉其未流有必
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
統紀第三十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元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
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
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
類此義無應則否因於弱有應則時也於時
於時也於時也
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誦卦柔弱而致
凶者其數居多種利坎福同井剛健而致凶者
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



卷四十三
二九一
奉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錄所
以為後世鑒也故其書法如此故叙楚國春秋統
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亦遠成七年吳伐郟始見於
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
來交于中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
吳亦亢矣艾陵之戰亦以黃池之駕晉其未流有必
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
統紀第三十

元文類卷第四十三

元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
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
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
類此義無應則否因於弱有應則時也於時
於無應而凶則有應而凶之類也火
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誦卦柔弱而致
凶者其數居多體利坎福同井
注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
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

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勿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入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告在咸則感志不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適則後於人而有屈然位卑力弱及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與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則之才宜若此

也謙小守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接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又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下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及為之累矣
謙二艮也
過二艮也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比自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一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一遠君之臣也



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一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

失中者其凶多焉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一本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

故重錫如
以備參考

卷之八十四

三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在薄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結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慮可也况五六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心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務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

以光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才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上一巽務於下下一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責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上月與以谷射甕敵取豕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處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



無應而莫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則
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不吝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
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
正且又靜而順為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
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
德而遠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
故時既不同義亦迥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
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

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
勢不得安而處揆其實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
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
之道也過此則遠道而非正矣謂益之方受彼
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死妄之世方存誠也或
應或依祗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
名震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
比也

艮六一以剛處下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
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猶柔居中



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

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二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以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
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
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遠乎義矣凶其可
逃乎

四 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
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
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
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
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
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

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
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
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
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
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
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
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
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
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

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橫鮮有不及唯嗷嗷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

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丁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美其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獸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
也以此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
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
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柔得其勢已
運由斯不立於正道是
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
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
後可以成功故雖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
之則顛順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

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則見凶虞蒙盍見吝矣艮
以能止為我能止其身則允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
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
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
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乎以離麗之文明巽順
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虛心物不問何時克濟
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震四震忌強輔允比小
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成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照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独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

離六五被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五人得九二應之為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中為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口為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但九二剛中應之具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环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解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无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德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為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



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拯奪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為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夬或吉或无咎而作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解能求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則柔內之應否雖

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

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卦困事之既成者則

示以可保之道家人時甚足貴也

時過適則難與行也坤小畜泰節中孚大



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前利大勞
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此明是夫也
體以解有始不得志而終无咎者同人有
始屢其欲而終有禍厥則者其偏而用者才
尚可也策會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
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雖大位雖
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艱艱有成終之
義故八卦皆善艱履係於所履觀係
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感過感
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

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
成乎

東西周辨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
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
鄩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澗水西以朝諸
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鄩於今為河南又
營澗水東以處廢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
今為洛陽自武王幽都鎬京幽王娶于中生大
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



鄩及大戎入寇武王諸侯逐天戎與申侯共立宜
曰廷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乎以下
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
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下二而景王之
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子皇晉師納之入
于王城入之次日猛殺焉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
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撥王在
狄泉曰東王趙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
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
廢至考王封其弟於王城以爲周公之官城是

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
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
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以鞏以鞏
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諱父爵若
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
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
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
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
公卒子傑嗣慎觀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
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
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

附此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報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豳狄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桀周五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三都成周報一王都王城王城

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未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報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報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觀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報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



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
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
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誤以西
周武公為報王別謚反以徐廣為踈是未嘗考於
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報徙都西周西周鎬京
也為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
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
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
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
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

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邲鄆
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
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邲鄆對稱西
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與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
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
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
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

辯

改月數議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



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正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於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重謹星象之驗

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迺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祥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庚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前迺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



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
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
歲時相語之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
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
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
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
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
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
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
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謹一

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

矣使可犧牲不用北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

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

曰正歲矣按人正歲十一月令輸冰最可考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十月為權宜得矣

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歲固不得矣必有

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唐武氏臨嘗以子月為正抑未嘗改時月肅宗

以子月為歲首斗建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紀月但行一年耳

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

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

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牽歸舉不在



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有常儀何待
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
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
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
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
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
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
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僂老人之言如
此則又何諒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
後容或有之卜僂老人之言也獻公之世是時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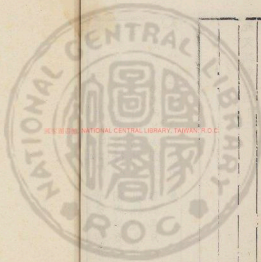
國日淺二軍始備

天玉賜一軍
自之二一軍

晉文未與齊桓尚

在雖嘗滅狄滅霍小不得志方朝周紳貢之不暇
獻公滅狄歸
其職貢其士亦何故踐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
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
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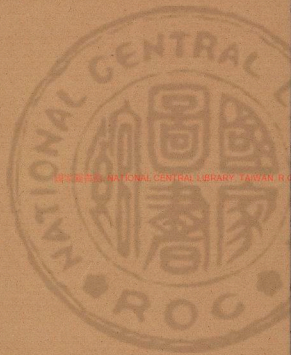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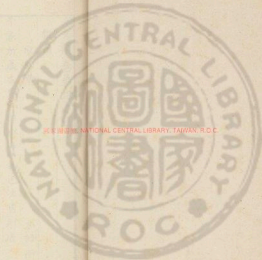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SEE INSID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for Liv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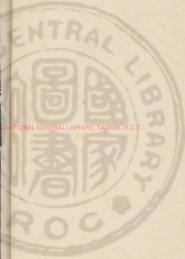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第四十五

雜著

玩物譜

示好問

平家所藏本家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
 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子范許郭諸人高品說中
 許發六鶴最為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汝縣時
 官實宜和內府物也銅一螺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
 可摘府君卻說時物也風字大碗先東巖君敬授
 卿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大椽一堅重緻
 恐與石無異先臨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子將奉先夫人南渡
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
春秋三史杜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
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節封剝豎足嚴窩若三鄉
十月此兵破潼關遊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
湯之餘蓋無幾夫今此數物多子南州所得或向
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西元熟談每及
家所有書則必校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
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然
其綴緝裝楷籤題印灑然夢寐見之詩有之

與神必恭敬止以子心付度之知吾子孫却後
吾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
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焉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臺
奪遺替敗履惘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純志平泉
草不有後世發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
云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種之愛玩正
涯之司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敢睡已爲大有
功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師或子
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物出於聖人之制令其款
識故在平日未用年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

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因欲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浮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采能寒而忘木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鈔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絕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遠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詩

辯遼宋金上統

椅端

辰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之第被語及前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宋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綠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難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宋景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

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
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魏太常天顯十一年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
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成唐
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
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
表稱臣告宋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與遼抗衡大言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
為負義使遼遣龍行在晉遣使大同元年太宗北
還仍以蕭幹領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京間亦統

出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
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猶
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洲之戰宋費不守因而割地
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又約為兄弟第仍以世序
昭穆降及晚年遼為翁宋為孫及至天祚金太祖
舉兵平遼克不毛有中原三分之一子孫帝王坐
受四方朝貢日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
可不辯也夫劉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
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備至魏泓終為晉將劉裕
所虜新建康而後作我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為



君長保有蕭漢王太祖時南北皆為敵國豈非若
臣若知或者所言全為載記未嘗遠史復如何爾
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北宋前興
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回難降號五十年之復包于
宋史為載記其世教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
違之世際宋不可無則全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
論處之擬五代相因條注宋入汴後繼伐罪理勢
可觀外來深望逆甚於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為
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
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

自唐未保有此方又非某身後承晉豈如之世數
名位遼燕王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宋太祖
祖父周禪平江南收西蜀向清迄南悉臣于宋傳
主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
餘年當為遼史自遼交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
南宋史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立定五代不云
南宋當時想曾熟議宋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
陽氏作史之時遼方金盛豈不知深晉漢周挾受
之由故列五代者欲借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
又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



之為是言厥有言哉愚讀李華山諫史詩諫五代
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雖有一韓通蓋嘗
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蓋
什不為不多夫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補之
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陸季文中子作元經
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居南北一統後
至五代天下始無由再議序及今日時移事改
高確前人隱然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
原雖百餘年今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
春二月改佑為元歲未復其維固可以應金矣愚曰

元魏齊梁世已已建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
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殺太后昭立
河東節度使恭之子贊尋廢為湘陰公是邊即帝
位于晉陽終恭之子世宗稱乾祐是孫劉高祖弟
其子承鈞孫結恩結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燕郭
周則郭亦不啻曰稱周固當為周宋太祖不當曰受
周禪傳至太宗方稱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
文合作四代之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
陽不宜作十四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



工部丞文者卷四十五
國今日輕易在數敗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問天下
公論果如是子况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
之邊將專撤中意自撤藩籬快斯頰之念昧唇齒
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遼徽宗之覆轍謀孽後禍取
笑萬世何復繼之有宋自靖康已來捕臣姪走王
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運稱尊大
役如是乎金未和問南宋夾盟起無名之師使梁
唐鄧宿四章公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
所破宋遣臣力信孺等卑辭告和請救為伯溫嘗
為解帶臣信孺之者至于陛下是時中原連年

理早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偃
兵息民為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
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
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圉
今已敗解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
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
寬餘龜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
氏之遺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
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閔之定論也夫昭烈之
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

高宗乃徽宗之子亦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
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爲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
爲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遠之有因僻
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爲比愚曰以
此言之胥淺尤甚若以君中土者爲正則劉石某
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玉帝三王之舊都也若
以有道者爲正符秦之量椎材英略信任不疑朱
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緒得焉
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
有此論故選官置院規脩遼史後因南宋獻激告

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
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
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
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
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讀藥書漫記二條

劉因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
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
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膈焉而相合
異其類者固已悌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

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齏粉相錯
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
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
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
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
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
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入而一世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已
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
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菴萸以治氣魚鱉螺蛭治濕
氣而生於水麝香於羊 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
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 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興
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 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
天將降必生弭亂之人 人以擬其後以此
觀之世固無無用 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
也

七觀

表捕

翰林先生納祭息攬白玉之堂陪瞻乎麻源之山房
越公孫懷贖濡派託移喻志考國審曲若鑑之約
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雍然褐衣

目不接乎酬敵耳無聞於存品舉而言之登高能賦活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速昔吳州來
輓詩東魯言有度微有據厲階於救生濫觴於曹
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至峽嶺屹曾蘇騰公
孫不足以教我先生發青南山積簡羽獲若網有
網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燭清濁莫儀雨風露雷動植攸
爭轉方審良民用不耗六氣以洽日天其世彼諄
詩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溫寧我生命
在天順以受年歲君谷
徐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

湯沈瀾匪彭鏗之逆理兮何恣橫而益顏言技可
以進道兮吾當繇是以返觀納騰補職借忍莫竟
石立土踊字豈迷進吾猶以為天地之病也脩身
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
體何方拘者為佛諸吏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耀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徵法天以
行形氣若若言凶早高巍象以分艱兮靈振感不
以言豫動彰靜百神受祐虛者為音質者為數昔
右稷氏之職黍稷藝藝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
日作愿相飲食墨風雨斯蔽連雲芝業飛不得垂



嗷後不敢仰視旁若萬家地記萌芽諸衣價碾而
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
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雖
脉以時父佑孫緒何助邊茂思屈曲洲島家累千
金賁先生昔居列德之館探要集思謂象以理明
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千郊謝重譯之
雉陌三春之茅庶應陶陶舒舒天天不言而成
無營而事貞天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
乎即大夫曰洗聽傳聞於道彌損願滌身以扶其
益

越公孫曰粵昔尼父唯俎豆是敬擊刺坐作因民
以教蒐苗獮狩平徒卒究厥今與圖八衣同曆四
駱交軌月窺風丘米天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
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繡經飛騎鼓戈然而樂
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
封耕戰同功魚類鴈行敵莫我敵當府散轉移萬
姓流離強帥拉脅外寇惜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鑿
觀法日以繁厲者罷者惟者廢者駢頭引吮食粟
而嬉開門納兵百部是師何草廬高吟峙堰雜耕
何社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矧

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密共畔
至若握玄圖視蠹文縱橫其止與易象相表裏者
騷語之吾懼大夫棘也大夫曰兵者不詳之器
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聞乾坤情聲相宣立度出
均昭昭鴻簿網罟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潔
乎是畏始而將翁也非非乎馳承露而欲訴也荒
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執芳菲而推
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玲瓏逐虎搏吧藉鴈鏃
鷹寄香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

涉嶽淪乎西傾愆愆何爲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
扶幽激芳深林憇哀冰沆滂于其若遺宿兮其若
鵠鈞盤助之爲回旋虛北谷之爲獻酬猿三疊而
墮漢鶴九轉而凝愁鈎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
張高歌慷慨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
其寄寄者耳攜拾蒼雅刮磨詰盤敬祭具編飛英
露溥何識乎肉食之鄙猶鄭德而魯担也大夫不
聞之手鍾石絲竹各隨其聽墜汗有時其所遺者
命摩靈謨與呼吸羲娥矢爲帝詞叶爲廢歌五嶽
積葉百靈護可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登潛瀉泉掖



民陽春現逸篇新簡累為真列若戶居別若渭分
難容者珩瑣冲達者芙蓉綾絕而緒續醴甘而香
清昔之擬名偉著朕尤考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
聲切響直意肆恣澎湃句渣溢滿莫止掘理者夸
飾言者哇嘖毋方姑射鉛刀方鑽鑿莫任考索
何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玉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
更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阮阮中壘校讎靡寧世本年紀經于
經捨相府圖書次其詳經始麟全遺沱同致配
司馬氏次捧輻一晴麗者為讚激者為劄升涉世宗

表稿作記言而侯無史立周史地記儒畫峻削華
剛凡燭火並曰卒斯盡莫傳昂昂荀彧辭約義完
何班范家至取光絲絲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
簡編如日在大莫煌高張孰敢附有鴻化以滿研
深益疲穢者闕者鑿者蓋者洪忍畏禍希企市價
諂不表直但不師雅若擊鼓鍾若育菜焉元經附
訛唐胥受阿佞有紀略迄莫司科尹石猛志證古
此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
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厥今繁譚川盈記註
鄙比故志存與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

而神骸遊鄧林而日昧敏任効吁隨和發涕潸
之士吾將見其心報而神憐也先生登秘立覽羣
玉積石倉標赤日墨兵筆削馭波平粹精固赫蒼
都大庭大夫言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皂王惟
熙帝霸孔熾其心增悲辭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
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照正
邦五典率常以守之無違氏用熙熙授之以時來
致政降于二王一厥緒曰莘集戍于蒼姬黼黻靈章
金石命令輝耀太和宣昭羣姓共祀之備祭乎其

有秩也豐殺之制吃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

拱列歲時易遷而決滯孽芽弱者駭旒強者無戈

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摶屏象屠蛟龍飛矢靖命旁

千係車衆乎浮雲迅乎奔塵交轂滑楜之士紛然

而並陳素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教

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簡

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貞

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靈病孟軻

氏有作吾見其兌錯而古咤也言未既即大夫曰

天藏山中瑾瑜匿瑕間以禪之厥德日華儒者誦



病卒不能以勝何道品高子孟陳之母激母勳
越公孫曰古昔顯章受業開藝者數首通訓故是
屬聲歌桑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
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經經鏗鏘莫明
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
別出議者欲一繁素緣錯標綱而入林適越而韓
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復有放袖去取未就辛
東虬駭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敷落侏行離狄
擬文執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善庶聲
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經是傳号最有語詩基

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象說沸騰風雅變言美
者爲管直者爲誦訖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管
簪迄美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
日月具刺紛若嘉期眇若據批不虛其心不明歎
視遺珠抱疑想管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
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可總洛二儀生於心篤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避者憚者
困者港号消号委号昭号沈思遺物形離超号激
迴殿号閑而窈号緘雲翔号儻号儒先從我招号
邱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瘦猶若不足矣拂若遊辱

應精稿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未嘗處矣吾與
翰林先生稿得此土小年大午猶以為朝暮也

工微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派
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
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
乃謹如初暮畔散去工端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
人不得聞是以其辭於燭而還也殺之倉卒賊
屍無所室自土桶桶中空蓋寒則以指火者迫皆
榻斃實宛空中空際則為四五始客焉復斃於別

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一天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
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拷掠不勝毒自誣服婦
發喪成服召比丘脩佛事哭盡哀院誦長屍處曰
棄塚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塚弟得伍作本治喪者
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
尹文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皆既
乃竟不得皆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
皆終不得而期盡近二人歎惋備塚相語皆無已
時因謀別殺人應命蓋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持
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

管涉旬餘度霜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
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
壇上脫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
報可騎驢翁之族物也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
過宛然其所高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想於邑亦
以鞠訊借醋自誣却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
求之不見報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瘦
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控杆衆工隨而謀若
雷雖皆慎其究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柰何長
竟斬衆工愈來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

許乃聚議哀文鈔百定處處置衙路有得某工施
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備佛手則丐
者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
它人家尚晏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閣中依其垣屋
以須迫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酌而怒婦曰言之奉
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歸婦微許燭下曰綠
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
火又不敢填沿吾夫尚不知腐蓋以否今乃雪我
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然自賀曰奚偷爲明
殺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二死狀速付我錢

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者乃可逃書合分支與偷
且伴衆造賊或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批之婦大罵
丐政爾鄰居皆不平偷將厥之偷處去土榻席拔
靴作欲擊鬪狀則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
婦送官婦吐實解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境中死人
何從來任作款擠何物騎驢翁隨水伍作誅婦泊
所私者磔于市死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
翁即鄉吏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殺
人遂寢負皮者竟竟不白此廷祐初事也按官文
通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

者止耳乃幸職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放也解仇而
伏歐刀逃首而得及伍作殺而王婦寢負皮道中
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釋輜而不可知者也
悲夫

元文類卷第四十五

元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
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
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政而人事之善也
孔子嘗以告顏子顏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
而商則用丑為正番變而周則用子為王說者曰
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
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元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
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
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政而人事之善也
孔子嘗以告顏子顏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
而商則用丑為正番變而周則用子為王說者曰
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
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

2025 INSTITUTE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為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于者天之春故周為以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履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當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是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商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月八月則夏五六月其

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莽忽之際而遂以其為陰昆命晝夜運行者為粗迹廢而不議不可言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凡仰而戴不知其誰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躬之實莫先於欽若曆

表之事學者類欲以爲粗達掃而不議得無與充
典矣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
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
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石在旋自東而西一日
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在旋自西而東日最
速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
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
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
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不及一度

度止而不及又一度

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
其說自關中大儒攷之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
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之公可也其於攷核素至精
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
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
旋日月五星在轉何若也皆馳驟諸生共參酌厥
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以私曰吾非替史馬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適今者
語古則或申泥古者過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
之有用可然事之甚上

世於民者莫井田若也

者比開建冀州而為郡日郡里鄭都縣而為遂自
井邑在句縣而為都自文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
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王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
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共境之遠歟秦廢經界立
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闢也夫其自溝而治也而
澮澮而川道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家
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十年間信古者追志之則
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矣然其法有
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既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
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

足為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
變而為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
此法歟惜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
變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
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歟者
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
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為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
而并置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
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為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



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人必施之今，而復田制一大
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敦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常可令古以爲其事之大
者十有二緒之古而不可無疑，乃可行於今。歟。試
因職時務者議之古者，由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
訓何訓乎。願志諸呂之謀，亂與齊御甘露，雙故之
役者，孰優精忠於贊否混，清與抗疏朝建軍創者，
孰芳上書美莽何譚歟。醉入賦詩何過歟。願聞所
以得公扶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皋

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欽，斬二千石與置部刺
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欽斬戲臣與小臣
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善陳何以同心
施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
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飾，才何劣而休天下安危二
十四考，何量與二堂文攻量何溢而爲天下輕重
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
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
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
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若孰優以中六

夫宇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執方守姚州而給事不
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令人封駁可嘉歟願聞
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
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疏者
孰非取卷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
和與號大手筆者豈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得奉
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達效頌者孰
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直者東觀禁中之名同
乎弘文崇文祕書之疏異為祕書府居於外何所
始祕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成范曄周堪何

官揚雄班固傳數何職黃香崔棼包馬融典馬
懷素褚無量何所願于貫遠丁鴻與張說徐堅元
澤何以名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
與內使何所殊大小少與外史何以異前臺掌圖
籍與禁中注起居執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
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持執作
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燕御史何意乎太
史必職司馬糾斗必職東家何見熙鄒太宗觀史
與鄒文宗者孰賢鄒張純記言與鄒李德裕者孰
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樛入巡省四方與

孫史分制諸郡同平刺史執平權重與州牧秩重
權尊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拜與刺史冀州不
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鯨者孰劣
捕賊三百不以私孽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
孰勝單造賊壘毀祠破械祥與三獨坐者孰貴
百城聞風而震慄與賢子好職望風而解纜果得
乎願聞所以得賢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執
為將漢唐大將庸庸孰為帥符節衛霍之功孰多
靖詒光弼之才孰愈於臺簡注而上客何以得設
壇寵拜而故身何以對漢中可孰則孰非輕乎荆

州可和則亦非怯乎朝堂詔夕引道與軍擗起豆
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
強晉而存春秋者何以有陳濟之奔輕裘平吳而
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歎趙不救東向歎不救
寇愈於致家而好國難者乎胡不救南突厥不救
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焉者乎願聞所以得將
帥之道古者激海越川之良果拜守相舉凡同之
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侯進上之過
乎由滎陽島中大夫與上蔡權河南守者何如道
不捨遺蟲不犯堯吳江陵天風不其伏兇者何以

肥鄉之才何以無在
山陽之才何以美滋
賞玉成何謂賢主不識真知
何以復因德化三吳與忘
信三善孰優民不教於兵
民不思欺孰善願聞所以
得守令之道古者
天子拔庠序之名
同乎司樂學
歌國子之制
異乎六德六
舞千戈羽
箭之制何以
殊禮樂詩書
卿司徒之教
何以別置子
弟員五十
人而至百人
千人而二三
千人何以或
圍橋億萬
計費舍千八
百室與
歲課三科
歲復增二
科何以籍
國子三百人
太學守五百
人四門千三
百人又何以
或或鹿鳴之
歌燕土之琴
舉成造尚書
何以籍

博士弟子領於太常
何子因于監額太常寺
當乎舉司隸之體
與按朱科皇甫規者
孰優拒朱此之亂
與襄陳仲舉留陽城
者孰勝數半脩之書
何以乎孰張顯之
誣何以乎願聞所以
得學校之道古者
選部有尚書
何所尚書有吏部
吏部有侍郎何所
自用人不分流
品故有以引強
張致相致何必有
心取之法律
財賦必取之入
采捕官乎選官
清鑑與詳密者
何如乎允與
諸謁不行者
何若山公
啓事與二十
年天下無
遺才者孰
優金皆孰與
十二年留
得八者孰
是或與
藻鑑或賢
否雜

元文卷之八十四
遊吳或白之譏孰非或較長失實或大納賄賂與
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銜遜之道古者八元
八愷誰之苗裔鄧珉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
三術三術之例何以味崇德象賢與武遜文鞍何
以異多慈之夫三篋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
柝之允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
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器任侍中司
空與爲郎爲中郎將者孰執父任與兄任孰賢乎
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誦者何故教子
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遜古今果當乎或謂雜

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
二事者曷爲而不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
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違
服食或克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
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
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
草牛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
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德尚矣若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
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
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特猶
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
識今知常而通變毋過關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
明以對朕特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
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
所書嘗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

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邪
聖人所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
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
義亦安所取哉夫儀位周禮若詩侯言入而不言
主春秋則書主而不言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
為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
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之周制都官別廟東漢以來
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為變不古若然歷魏晉
隋唐宋金之久何為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
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

日而可適及否抑再而復登乎王后齋宿當於
何所百職助祭男女婦人受何以到乎九廟樂舞當
何以處之易曰體而不為有乎隨若說者謂既薦
則簡畧不足復觀豈非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
文王何為豈足為訓哉茲敷者皆禮之大節吾儒
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
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卿貢而來大比
于京師共於茲敷者必燦然於曾中矣願為我紳
保共說

廷試策問

奏稿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不以成無為之治稽於書傳
任賢設教品節備具以詩然命之矣是無為者始
於有為也事文則辨庶虞之世歷年益多不聞其
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
俗之化一因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因
勢導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
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大禮以防民樂以和
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
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惡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

窮則知所以振之高文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
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為難朕承累聖之丕緒
宵旰圖治罔敢服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于大
夫觀乎會適酌古今之宜毋廷言高論以稱詳延
之美朕將有政焉

會試策問

袁楠

夫書者即古之文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
于周之文佚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
丘諸書皆焚而不錄至共約文記修者我記始於
魯公隱元年定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秦善朕惡

詩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
過於文佚之命等猶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
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為書是皆有深
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文記首軒轅以逮漢武咸
有孔子所芟者于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為
有良文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擇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
於春秋者焉豈聖宮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
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為漢記體制稍為述古於是
袁宏孫盛之徒並為編年之書而學者咸忽而不

習終不若于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繁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帙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回家陸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數聞無窮之王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春秋之所始終文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楠

朕聞自昔三五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詞

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一各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以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佛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殷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其子夫人之誥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二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

世祖皇帝聖神啟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考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祗承玉緒永惟帝王事功凡於經傳悉遵而行之特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



世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
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惟若未備于大夫達于庶
政者猶若未備于大夫故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
行於今者何策
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士人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
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官又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
是道也吾夫子等禮止樂則詩定書贊周易作春
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

文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矣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因
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揆而明之不在
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
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
者而問言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
有存者猶當可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
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
乎書有今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折而為二豈
昔人或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
僅見遠朱氏傳出一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

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
久矣至於交趙陸氏始所共不今而求諸經君子
避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而玉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
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經乎胡氏之說其立
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者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
周官小戴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非講乎大戴之
記猶有可取者乎周禮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
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可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
之

會試策問

虞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水洩導止之方以備水
旱之虞者其功高矣然而以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
有人故節渠壑而秦人富蜀棚成而陸海興漢唐
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
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及雨霖輒成沮洳
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不官於漢河南北平衍廣袤
早則千里赤地水溢則貽宵旰之
憂至發明詔修廢政山粟方務分行賑貸恩德甚
厚然思所以求相民業以稱旨者豈無其策乎
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既之利瘠土為

既不善用之則泛濫填淤恣瀆害食茲欲講求利
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悉而樂耕桑之業其
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凡不乾而下田
不浸其溝防決引之法河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
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
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業祚列聖繼作四征不
庭鋒旗旆指靡不率服逮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
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
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
年之間講之蓋明治之蓋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
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續承正緒夙夜祗懼成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禱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
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
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
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

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未無銜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替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

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



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
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新親覽焉

元文類卷第四十六

元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帶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
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
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
者乎入官者曰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
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爲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
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
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

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
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新親覽焉

元文類卷第四十六

元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帶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
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
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
者乎入官者曰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
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爲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
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
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



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
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敦守限於品秩關負者
衆漢唐以來擢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
今乎諸君子褒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問帝王之初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
政俗之丕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
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
敵小人以野故敵人承之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又之敵小人以德於乎二代善

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壽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相
機者豈不在乎乎是而後不違論也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一毛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
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溥施
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哉
然而不可犯如廟朝廷祭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
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敬者
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
以爲定乎必澤三者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

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
政事之要方符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李本魯對

朝者者網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
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
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
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
鞏固生民以奉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
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繁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
開元之禮通典載之來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

者國有大議而堂誦宸宇斷制必采而用之其
於事天享帝之為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為剛孝友
睦姻任恤之為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
樂天地之和也替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
為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
作不能無憾沿襲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臝合乎
治忽果臝繫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
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
禮鉄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戒其
亂乎民於下者土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數

也將相百執士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
闢而士習益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
乎其何道以一儲之農衣實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
下有勸農之工正塾令雖嚴而汗菜聞於圻甸占籍
可考而造惰其於都城况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
之工利器之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取售
而耗庫廩之財其何方以政之商懋遷之資也鈔
法久隳農末六病市擾不測有無俱艱徵倖者公
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莫想其何術以平之
聖天子踐阼行憲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

德音諸君子需貢棘華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本
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宋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遠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
媿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
皆宜傳諸不朽為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難
不可盡信真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
貞觀唐史作於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
臣而始定

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



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
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幽雅者念周之初基載
籍可稽也國家龍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
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
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
景從域落嶺民流沙碛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
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
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諳

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
如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瀟而還淳豈
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酥膏梁者知稼
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
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諳既培養矣名爵
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開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
盛於九府圜法者也國稅指幣量時度宜歲久變
通執所必至與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

民無拊瘠將使錢楮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未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斂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偽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墮前代之成官有與守而不冗於設員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內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許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筆商

黃晉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曷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

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
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
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
學宜孰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
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敢
遠徒勉厲驚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
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黃鄉里歸來亦乏
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
貴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轡作牧如
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曾駟之有頌小者
大者繫之維之雖病顛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
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
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
狎輕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闕後

芹宮角藝初無黃道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



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
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
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印詞客
自茲以往作者寔多摘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
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聲金之美子雲鶻吐
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
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
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後則
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
上林以諷其政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

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 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
時遼史錄此中州士大 夫聞不知遼金之興本末
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 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
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 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
以備它日史官採錄云爾

讀藥書漫記二條

劉因

入秉是氣以爲五臟百 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
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 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
若泯然然其在我而同 其類者固已膈馬而相合
異其類者固已佛然而 相乘雖其入之身亦不得

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湯為養粉相錯
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
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
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
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因互與
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
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
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全蛇白藥以治毒
滑南多氣而有薑橘茶艾以治氣魚鱉螺蛭治濕

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
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燭之兩角尚虛以窺豹之一
斑鼉鼠之窮額將木杓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
不以菲葑之下體透今稊糝以先揚故不益礪操
跡重鞭鄙銳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雨百中之功
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鷄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
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折木崖躡臨七馬雄彊之地瓊華仙島營



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
基南峙玉象西流北襟山勢負龍虎之區東帶海
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
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
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為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
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靈舉累朝
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
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為苦逮至干戈
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久而集秦風鄙蕭

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蓋唐皇去秦之心
即唐塞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必於消穀旦爰舉柏

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誌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

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瘡嵐干羽兩階甫自格籛包
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間道上土都朝會日降王
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

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
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只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鑿秋郊
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

長秋天位普臨於坤夏青宮朱卯暉暉相輝玉葉
金枝綿綿不絕驚井室鳳閣咸登社石之臣象郡雞
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梳棟民志莫居延及魚鳥
之微生亦遂池世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
之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
祖之室周成洛邑永祀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
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
而豐腆於袞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
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
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抄文
梓半出於江南巨杯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
之役咸成不日之山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
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蒲首香犀

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羨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

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營一德龍沙戰土漲天潢舞干

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奏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

兩生何太彊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

初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組豆常陳長朱草於齋

除產靈芝於廟柱丞嘗禴祀保百世之宗桃朝覲

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肇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闌殿載新游震之

居蓋將別豕嫡以繫人心所以敵儲闈而貳宸極

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

曠古之隆盛典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
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
聳四方之觀迺春春宮式崇丕構敬惟 皇太子
殿下溫之入日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帷
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
範不有侍衛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
獻圖冬官督役顧儻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卒
榘栴豫早之材檣般輪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以御華棟拱星辰於闔闔飛橋復道接雲氣
於蓬萊元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太深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僊仗曉

浮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魏戟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

威信徹羗貳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鈔繫小才蕭統輩癡兒

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

晶英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金相玉裕德無疵主嘗

承桃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廈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
瀛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傅
若二疎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
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暈飛聲啓文昌
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
燕雀相賀欽惟

聖朝齋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攬羣英

而入穀周鄉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
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次其輔佐之良惟
政事之有堂定無初之盛典再消吉地異符新基
肇來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
水右瞻鰲冠之峯聽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干
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守一筆爲霖屢作蒼
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諧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蓋道今年春澤好安排
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旭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

白雪簇春盤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
技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騏驎附龍鱗沙遙
鶴鷄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璇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沈兵
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銀寨甄陶萬類入洪鈞廢庶
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

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
材萬八千年共祝 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有消長世之聖賢之出孰與網
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國立太極
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辛
親傳之明道而後發以伊川沉康節之同時有橫
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
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為大備庶子子載
寔惟九人視漢唐訓話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運



微之統當有董祠爰即州庠上載嚴像設奠篤信好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屈而出於變誰離國頃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僊源來學者精思力踐是豪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鄧邵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設易撤阜地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盡時不再來如逝水嗚呼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
是傳來曾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開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工夫讀聖堦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學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令道德之傳贊禮樂文明之治揭盛典化又選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彤嚮之情斯在齊庭設次敬共之念彌

興予以爲中嚴外辨之需予以構上揀下宇之壯
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

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
享親極如在之誠王瓊黃流躬祗四時之祭龍衮
玄冕刀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
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絳營繩直
準平騁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燭清廟之星辰陔
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
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消致拍梁
之對舉爰歌六偉用相羣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發春當禴察太平
天子宿齋宮

拋梁西 天子秋嘗執鎮圭明發有懷常不寐萬
載思慮一持齋

拋梁南祠祭顏家神所監登降周旋無過舉禮官
遷秩聖恩靈

拋梁北大黍歲祭駢牛一 聖君方寸儘神通先
正千秋常配食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陔降風焉雲與恍惚中神靈
只爲多儀享



拋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 鬱金秬黍與菁茅 錫
夏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支益茂 黼黻謹爾文
於燕翼指紳執彝器而駁奔二世 穆一世昭永配
明禋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 載隆純嘏於神孫奉
山四維 天子萬壽

元文類 卷第四十七

元文類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若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 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
勲 眷靖康亡滅之餘 擅吳會膏腴之壤 依憑江險
壑 隔皇風 累興問罪之師 猶守執迷之意 違戈船
飛渡 列成土崩 始悟前非 方圖改過 遂稱臣而奉
耒 願納地以歸朝 宋王蠡已於某日月來至 閣下
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 朔雪炎風 盡
書軌混同之地 高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 願沖

拋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 爵金鉅黍與菁茅 錫
夏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支益茂 黼珽謹爾文
於燕翼指紳執彝器而駭奔二世 穆一世昭永配
明禋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 載隆純嘏於神孫奉
山四維 天子萬壽

元文類 卷第四十七

元文類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若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 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
勲 眷靖康亡滅之餘 擅吳會膏腴之壤 依憑江險
壑 隔皇風 累興問罪之師 猶守執迷之意 違戈船
飛渡 列成土崩 始悟前非 方圖改過 遂稱臣而奉
耒 願納地以歸朝 宋王蠶已於某日月來至 閣下
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 朔雪炎風 盡
書軌混同之地 高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 願沖

眇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求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闕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
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
哈剌哈孫答剌罕敢昭告于

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
驚神御聿懷懼省 祇薦芬芬 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王璽奏告

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爲 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臯進由憲
長詢以念言則臆 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 祖宗享

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是烝是享孔惠孔

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

昔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製祚誕膺
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茲親承于鎮寶
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
抑如大璋玄璧爲宗開世守之珍靈既之來盍知
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

右第

闕宮儲社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
徽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
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竭大美俾熾而昌長膺

穀

右第
三室

猗維瑞至顯伏非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
日啓佑皇圖穀立于差告獨致享以燕翼子於萬

斯年

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言祀南郊祝文

姚燧

維至大二年蒼龍已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
戊辰嗣皇帝臣某臣類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
眇末之躬託於德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
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祿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
庶亦孝洽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

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

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

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
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聞我後
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
盡心定依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謹致牲
玉燔柴泰壇昭告 昊天上帝加謚

太祖曰法天啓運 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
微忱救我祖宗欲此嘉謚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已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
心程朱將命埋晦浚關聾聵替明謂當後人承此
遺澤孰云剽盜咨我而文肆焉多歧孰會其一徒
爲瞻仰有愾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顛撥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漂不自
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
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道言於
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
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城山龍湫文

劉因

嗚乎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
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
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
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由由於人非神
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
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祐下民者
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
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焉得而無
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

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
民之表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
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及禱于神則
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
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波焉庶小民
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闡
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
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
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日此而變之則
鬼神之患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
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
命之職可急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
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
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
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寔始聞道自茲厥德欲誦
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蓋以求經旨以探望心庶
竭鶩頑進德倚靠疏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

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清偷內自省循括落是
懼茲焉成積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
應對謹行信立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
軻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
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消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
蘩式陳明薦尚靳塔迦實誘丹衷庶假威靈不至
大戾謹率諸生恭脩擇菜之禮用伸皮告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得防民力既殫閱歷歲
時靡濟茲害漸郡多下怨謫而敗民實何辜不德

在于相臣來言交備用乎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
國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
祀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以忠限主潮于吳潮今為心吳其滔乎爾其揚
吳訓海若得受其常母作民害既止既安民遂
至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

守護具清酌庶羞之真致祭之故宜撫御史大夫
國信使王公之實焉吁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
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也來而卒至於此乎
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名我鬼神錄其陰功簡
策炳其高議然事之齊與否必非智力之不周或
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
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千戈相尋青丘塗地猶執迷
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
蔡城既下楚茅不采狡氣盤礴吞江噓淮義膽披
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送車擁路款動牛斗冀其

來眷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殷咄弗遠請視全夏剖
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
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
圖公為國許人為公憂蛟蠅之洞而堪再投公獨
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
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蜀好合賴子以成
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
知我自不能此所以舍幸茹酸愧負于冥冥也嗚
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息報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床王遠東館金碧發煌恍然門



開林園堵牆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昭耀
南荒一日春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一難逃抑生靈
之禍未央顧公之室豈無靈藥千金一揮廩無見
糧賓客蕭條路人慘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仕及
同時人之於公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
馳陸公何人屈趙佗而朝漢關終軍孺子勢長纓
而羈南越無以成敗輒生子奪公之清衷遐略高
名大節可以撼天壤摩日月而素志未泯憤憤于
九原比余所以撫地大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
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
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八年王氣所鍾有開
必先聖不獨出魯賢從之聖以相逢千載一時巖
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
潛心孔氏又學稼其復參靈蔭其毓無盡其境無
涯鑿開三室混為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
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
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宋惠琳
歎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

送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鴻休字畫清勁彙中
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瑞庵從王師采服臬宰公
於是時蜀之章阜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
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
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
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
贊萬機皆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如公不屑細務
止解中書仍居得符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
庸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彩萬方天運奪之今也
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關戶

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
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奸誰與
拔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
蕭曰劉器量包世溫遠佛若心同孔周仁雨義風
欲灑九州蕭已先就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
門身為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塋公既
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
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
言念知舊往天其墳南州孺子生翦一束真章寫
心老淚盈掬嗚呼天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
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
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
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
操與齒齒棄一生之間終始自遠惟公抱負白首
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盛教授東垣淵淵乎
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
也因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
效公之歸老猶振頰波遠云逝矣為之奈何八十

雖年在公鮮多聞公易養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
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求談無復見期
一官羈人選不及尸千里致真富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
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為門生
者不當以是漬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
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拯人綱為心沒而不應
肯忘也令人極其在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
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

聞望不崇誠乎不隆猷之難遠萃呼四訶謂角而
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
秦功維蒙古生巖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
化于躬雖所賦有厚溥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
者相之導之以陰訪其衷使之然識心通視明聰
聰謀善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作
惟寧末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
亦叨居于王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歿也又望於公
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

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

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

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義作而卦畫始備物

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為天下之制蓋萃乎乾坤

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

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

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遺時之

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幽朔文明王道於

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行于思至孟子

獨不迷其津派派勞勞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
乃寒靡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子書無極之大
原為萬物之根抵扶泰山已摧之巖巖發千古不傳
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心做人之事之著鬼
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呈元我文正公
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刑賢之是證既
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頤盡小學之精微為後
人之龜鏡言仁義必不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
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風雨然物我融會
永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法時也必欲底雍熙之

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
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
高也入於無倫其道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探
玉詞正人心而祈求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
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
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
而宅百揆明厝象以授人特創辟雍而教胄子忠
言疊疊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
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
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曷克爾耶宜乎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亦歎才與時奪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蹟倖以通儒慨惟容翁登奮其辭衆時之隆肆其餘長日死於治功出入中外曰亦有歲索髮滿幘歸學帝曰渾渾周詰我庶見之謬謬廷議我庶遜之朝有七成衆與有慶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代本朝忍失去之以遠為超劃爾歸蓋噴噴稱遠亦有遺用永蒿弗著千里寓家匪哭其私閭之遺不我寧不思

祭表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閭寓都海邦乃瞻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脚士以遷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羈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慤力接淵懿寡識多書倖昔石梁下至琴弈亦寂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



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說
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
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予言猶在耳
俄以計來意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朱葵璧府星
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闕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
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廣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
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

識而哀一人之私來也

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

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

之以爲重四夷賴之以

爲安萬民化之以爲治

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

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

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

痾反復而竟不起矣嗚呼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

耶胡爲遽奪公以亡耶伯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

之良耶其忠惠正氣散在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爲

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爲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

海爲江耶嗚呼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

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諫公以辭者蓋非一已之私



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哀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袁掬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而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
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一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
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
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則逝豈腐滅又安所
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
彥栗形臞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
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
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

無益者深思以求之傍取傳記之說動絕博會據
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
將焉游四方開疑廣聞自擊而心頌焉噫若可謂
勳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
勝言者汎溢但雜尸坐瞪日漸入於無聞之傳予
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于坊蘇氣
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慨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歲
吟城折屐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
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門學
爲之而不果訖若是者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

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第宇友謹哭且曰
吾必奉喪歸吳異具與吾先人所藏遂爲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潤中兮闇以章學太古兮儼
九皇播翠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泐
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遺白晝速兮陰風旋數
寔紀兮吾何憇路只修兮神獨遠雲流逸兮木葉
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人冠兮夢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子同人與子同登乙

卯進士第倅曰四州縣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
部故游從爲之久改秘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
同官南坡之繼公彙德黨與列幕津要文苑康里子
山暨予實同治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
率相見俄余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
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
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
疑文冒進可乎堅臥不起予踰居絕人事獨相往
來鷓山楚觀之絕頂梵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
村居楚池靡不至焉時絕江登大別宿卽官湖賦

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
君聞我退針芥相投但恐造物見妬不終遂此先
子監和陽縣有惠政潛德未彰子亟銘之予不獲
辭焉未幾子陰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邸報同
至山北置大寧古曰霄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
里陸不可挈家水繫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
為謀子官揚州時峒來過曰我非瘠於進也主上
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抗抗而鄂鄂
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揚未貴亦不
可居抗吾樂之殺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通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僮以垂傳而北子留
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
猶豫何也子戲之曰人改常不仕君豈厭世邪通
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口偶驗我不信也
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摩令乃
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
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
夫率其國人前之子既為位哭遠人省其墓告其
家子暴為迎柩歸舫舟餞別之地哭為之慟監縣
公墓祁陽遠不能附子欲蜀同買地處之墓尚曰



抗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共賻之得楮幣中統餘萬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准東憲長峇里察嘗同官聞其貧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為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塞祈烹五十羊聚羣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推理焚劉數十事度不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疆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為若老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

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壓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觀人某邪某許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懦於施或汚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詭議如文苑者可歎而天復中道畫之於寧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奇才四十有七費志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



問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胷中乎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恕乎無情予不忍也慕尚爵狀其行實本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發其槩且以寓予哀云天之生才予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予後復幾年何桂林之百萬予獨靳於賢器方適川予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予華未實而摧殘豈增織之在天予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予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之來兮舟航翩翩樂勝匪良予道路迤邐妻子睽陽予良友棄捐我哀局志予七代言曷殫西山蒼

卷兮惟所便安土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
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
雖歿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猶馬羊膺下兮非
蟻則焉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議議

何忠肅公諡議

祭祝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
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
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若命與時遇位以俸致者充數之蓋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替國論不為迫利細故所動根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特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為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盈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衮曰仁者之勇明日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敬所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以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謹按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傳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力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足喜奇高自標

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難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任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貫



天地其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
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
結粹精數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
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入焉其有關於
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
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魏公燧爲能式纂
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士人文正之學則
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心雲起而龍翔

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
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淳固
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歲頌之雄偉光潔
凡錢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泰兩漢而上
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掄之孰得掄之哉他日良史執筆
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
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御惠公矣
懽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
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議議

劉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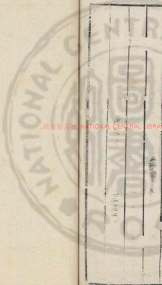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精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翔遊萬
物之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節側席以俟其至
莫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
屈則東魯奚交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
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軒君始由平
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微不至校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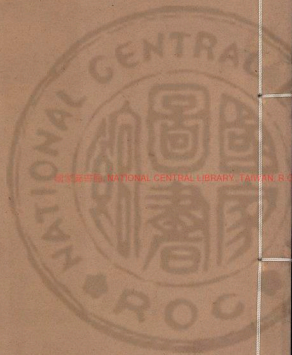
成宗武宗仁宗四微授國子司業集賢館學士未
赴改集賢館講一以太子右諭德微始至京師授
集賢學士國子必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
十七以壽終士必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
已彼不求人知必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
上微帝聰鶴必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
卧不起不得已必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
而去亦可謂得必以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用黨
之流亞歟雖其必返不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
化之功亦已多必且其累微而不取雙出而即歸



不既貞乎以勤日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
按謚清清白守即曰貞好古不忘曰敏請謚曰貞
敏

元文類卷第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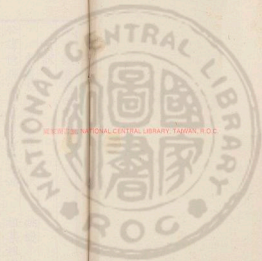




© 2015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4+





VIEW FRO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700 45



元文類卷第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

祖某祖全再

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

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

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驚刻削人蒙吾力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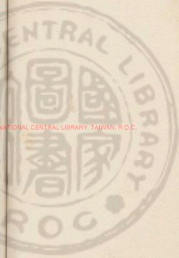
罪吾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

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饒儲五

升菽夫人春蓬泮爲權筆藜莧爲殖活之荒歲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訖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
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
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之已
乃厭措趨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
福民隱不足以驅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
可樂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
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
貞公秉忠薦改至潛藩侍 今皇太子講讀焉
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汗賢皆
就徵癸丑先朝封國親劉京兆諱潛藩擇薛區可

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
高遠民自佐特汪忠烈公姑宿兵利州扼四川枓
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
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玘議棄
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屋苦竹
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
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夔蜀之本實張於斯
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
中嘗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

未從南征至鄆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
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

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
多亂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
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
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
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疇千人至元改元罷
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
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

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
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以稽首曰陛下以臣堪

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
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

動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
以別民賊裁婚壻俾師簡儉教耕桑以富生理之
出立社倉以警青萊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
嚴鼓柝以警青萊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
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
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

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又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已俸爲賞贖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頰勞指爲之璽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伴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寬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傷以是罪可

又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曰賞泣下八年校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甲九年羅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乙丙南徒水廩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丙女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頗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既濬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子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身粟東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武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

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關樞府合
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告受兵食
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客今既亡重慶以巨孽之地
不降何歸政以公難利其割殺不得有子女懼而
來耳不然他日兵者嘗戰及招討畢其借中使奉
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
購得軍吏杖之為信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
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
明詔反命如是者山中公輩玩氣疆場心迹之著白
若泥使軍政不一如營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

功為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為謝曰戎捷與人法
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時而重慶
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
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
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賊乘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
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
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橋
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愆前與西川相觀
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
歸以為重慶帥關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

合州空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
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頓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
張珩以天子威德還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
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日歸必取將相與夏呂
比又爲書反獲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
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
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僊然負阻窮山而曰吾
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
去就者以國有主宰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
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然下以盜

賊遇君竊若首以徽橘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
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珩未及
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郛十二人者謂
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
其言如喻珩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風與東府
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揚擲懷蠟書間至成
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
前歲公爲書招珩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
今立珩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
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器刻耳未必定降定陸公冒吾

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密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觀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畫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覺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

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論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亭諳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類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德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鬼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闔死不降事畢

驛聞 上為之開可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第阿
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
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實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
他日嘗夢上烏江今措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
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上不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為將不殺得令活羅鬼馬車裹尸歸何憾二
十七日卒後七日省政大 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
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輶車 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十
人塗所經男女空室嗷嗷聚觀舍之安撫使立表
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 為發百人護喪達與元

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 書右丞謚忠宣公賜
錢二千緡具塋先妃嗣王遠 前僉書王相府事序
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命 播州安撫司事何彦
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 可堯年六十二夫
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 子一人嘉議大夫安
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與魯 頰也女二人長適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劉東恕幼 在室嘗聚公平居以
先夫人剛嚴其第宗室有小 過對象奮杖撻之不
少惜公若何而驩奉使未嘗 有厲色遽言其亦能
子哉二尤既位不大耀於時 每分吾有不至以寡

乏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為姑若從母
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
不而為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韜
其不及至絕檢姦惡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
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
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
衣錢二十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
客一日而盡人間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賒官憐
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

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
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
形勢取一錢直魏再為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取
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為言
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為謝
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絕專嬖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
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
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皆
視為已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

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
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推結荷旃竭慕義三
道之兵爲之叩首思微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
賈星馬江馬革包拯斬木通道昇歸妻荒抑嘗觀
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
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
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
嘗觀古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
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
潛藩 聖皇非遷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

掖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
以雷霆察其變字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
知遇也其後二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
或相或停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者舊可以勸
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
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
未差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知過於既久可
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
頰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
又與頰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

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
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棠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謂太后和林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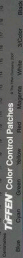
世祖皇帝在潛藩合公主文奇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拔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實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王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已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浚遣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關戰忠獻公請

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者其氣臣請先
公與正獻公圖請時行 世祖親射甲冑擢大校
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奪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
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馳香爐峰因策馬下
山問戰勝狀則扶掖起立暨復仰指曰天也即賜
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世祖曰今夕毋飲
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閏十
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
詔宣諭遼郡且釋禁軍充行衛七月還朝中書三

丞張仲諱宣撫大名 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
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壇叛城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
伐之五月而克其城 世祖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
都元帥阿木奉詔取中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
侯樞兵者其子弟勿復以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
樞重兵鎮山東我不當曰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
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丁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
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以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
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潭都海之

亂甫定民間相恐勳一風厝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復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堰中與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上爲水田若千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州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滂叛之來降者特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巨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

貴人堂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一不承貴人有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后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相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館中我殆不知郎中將此心事朝廷且勿急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旨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副使以仲兒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
赴八年立司農司檢八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
山東中更叛亂多曠上公巡行勸農無間幽僻入
登州境見其墾闢有力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
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
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
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統石里統石里者阿
今馬私人也其徒開一女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統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遣公入見上望見曰董甚
願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
馬知不可譜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
管兼本路諸軍與管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
爲兵者十九餘皆羸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
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入重妨
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
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
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

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常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
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汴
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
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
于河即浸溼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
大名長蘆矣命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
浮屠最高者才與心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

行為郡多善政臣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
撰碑文十六年命代歸田里作選觀之亭於故立
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
莊老人格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黜舊忠
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
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事未
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
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
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人分司

僅在紀綱猶不掇一旦推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
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
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
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
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曰按察
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推抑也後悉從公議轉
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如書監
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且貴官
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
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

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
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
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
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
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
傷殘也今盡剝剝無遺龜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
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
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
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

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臣
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
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
之公不敢辭遂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教同列
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
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雖忤之不顧也
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七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
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
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

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
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
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
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
國家可寶之民力取辭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
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道王
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
使又舉徐公球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

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
見桑葛皆屏息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
說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功於 上前公不
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
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
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
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去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
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下口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
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採政
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

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
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
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
也桑葛日誣諸公子 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
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
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
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
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
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



者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且奏上以上命命之
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不工帳中授經內侍視候
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語故實丁寧譬喻反覆
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臣三十一月上命公
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
子何能為謹不敢以先命王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方不勸幾陸馬下同列爭
持扶之及致奠喪次臣曰推公曰先帝漢人
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臣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

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
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
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
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
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
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卿見一至尊甚憐汝親

取酒飲之至是眷齊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
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
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
德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
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
于官鄉邸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榻輒思慕
感愴如將日之事伯兄知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

為學以誥實為主本以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
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
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第三朝每以
忠言正論為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
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
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
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
禍以片言折權立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
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遺守大姦劇惡每恨公
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

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
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
餘粥之資卒實甘葦城之宅以償積債世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
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
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
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
出董公門必佳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
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
必求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鼓動其意

至有欣然聽之故能日忘去者而蒙古人臣見之必
曰此故老也皆以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
君子者矣公先而安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
氏江淮都轉運使以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于男八
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
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五士楮士英士昌士恒承務即真
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璘次
適周俶次適齊不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
人守約某孫文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

適待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
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
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
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
行事梗槩如上以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
謹狀大德十年二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
狀

元文類卷第四十九

元文類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大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
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
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
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
為同志交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以通達沽泉水兵後橋為泥濘淤沒失
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

適待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
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
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
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
行事梗槩如上以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
謹狀大德十年二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
狀

元文類卷第四十九

元文類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大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
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
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
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
為同志交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以通達沽泉水兵後橋為泥濘淤沒失
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

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一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速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漕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濇沱合

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庚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滏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檢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

四州又有王渠十長渠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既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檢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築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元即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被視故迹使水得通

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上納其議公又言崑山於金口西預開池口水口西南遠大河令其深廣以爲漲水突入之急一水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懷州至大名又自滑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水不平行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之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二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厰先



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
以後天議欲修正而竟至是江左既平 上思用其
言遂以公與督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
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載奏於上
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
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
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
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奕堦以木
爲重柶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

極而動昔人嘗展陰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
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
圓作仰儀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渾
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
景虛周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京則難作闕
几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
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
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
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



蓋圖日出入表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
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
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日朝至於日
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
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謹守比唐尤大
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一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表遂設監候
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四海北極出

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
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晷影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
晷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
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晷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晷
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
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晷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
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
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
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

地二十六度太瓊州北極出地 九度太十七年新

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公同奏曰臣等
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上帝迎日推策帝克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
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四餘年次西漢造三
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之元東漢造四分曆七
十餘年而儀武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
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
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
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二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
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

曆始幅食甚浸陰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俵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戌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也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

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
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
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
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差不差仍自宋大明
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廿六二十五分爲今曆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云云元丁丑四月癸酉
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筭宿十度
黃道筭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日躔到太陽躔度或憑
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黃道測日五術推筭

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
三十四事皆照於筭與月食相符四曰月躔自丁
丑以來至今每每日測到逐時太陽行度推筭變
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九十三
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
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
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
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
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
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

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
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
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
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
七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
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
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
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
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

宋高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以陽盈縮用四正
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
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
三百三十六限依畢疊招差求以何轉分進退其遲
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二曰黃赤道差舊
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奇術勾股弧矢方
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胞
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
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勾股爲法求每



日夫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六交周舊法黃道變
推白道以斜求斜今月立深比星得月與赤道正
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
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
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案公於是以此篇類整
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世曆議擬臺三卷
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層註式十二卷二十三
年繼為太史公遂上未奏進又六月時候箋注二卷
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

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屋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
測無名諸星一卷丹雘考一卷世藏之官二十八
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濶河曰永平挽舟踰嶺
而上可至上都一謂濶滿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
廷令各試所說其謂濶河者至山丁道自知不可行
而罷其謂濶滿者命公與徒亦為哨石所阻舟不
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永泉舊濶引北山白浮泉
水西折而南經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

新測二十八卷五星圖行考五卷古今交會考



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堰銀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九爲牐七平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閘以過舟止水 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甃末時人爲之感服然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官能是秋 車駕還自上

過積水潭見其解紐蔽水天頗爲之開懼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渠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梁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築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



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
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
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
純德實學為世所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曰水利之
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
下西山之楸而二亦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潁河
之地而靈夏軍山一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
燕吳漕運畢道二北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
費由省又前後一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沿河渠
泊堰大小數百一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

廣一謂河漕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
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
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
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
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
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
周小餘同於日度一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
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
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
驗方來無不臆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



元之雜考

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屬分換母
誇誑一時間有起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
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
已不效公所為屑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
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
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
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差漸
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
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
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

端凡測日月生則以兩線相望臂取其正中所當
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
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
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庫
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
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窳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
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
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
諸葛舊制亦自機妙 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



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
渾蓮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
衡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晝周天星度日月二
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
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
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
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
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
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
篋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

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
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
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曾齊先生言
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
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為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
亂保民壁鄒平縣之黌堂巖國兵下版其軍民五
十餘萬歸款以勞績始受命為東諸侯安集疏亡
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度寅歲觀

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雅陽沛徐邳獲其克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

世祖臨御詢調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爲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少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讓爲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

六度以於治績仍并將陵爲州初以質于侍王藩娶阿可亦真氏生公性長厚自幼嶷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爲政一以繼志述事爲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旣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揀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郅恣率兵伐宋公爲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其倉廩所寶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爲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其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白汝殆身親歷耶

何其言之信也。援木槩山寨，復男女萬餘口咸釋之。俾復王聚，宋人以王師之至，所向欬附。至陽羅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其大舡名白鷁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維，使悉衆守禦，寇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破之，城隨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無私師於師。

降民數千，徙之內地，嬰孺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皆全活。上正位，憲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撫之勲，洽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襲至卿，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鄉司。中統三年春，李璫叛，兵起蓋都，率逆徒數萬，擄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濶爲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執石，而儲粟於內，且

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為哉又諸路兵
久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鹽鐵都督之重
擁疆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為討宋而實不
出境士卒唯知鹽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
章王文統故鹽參佐僮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
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救圍
而鹽獨以禦宋為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
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規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
侯朝觀鹽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
遣使往宋寔欲百姓休息鹽獨不喜其和好欺臣

謂方發兵邊境下竊兵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
路無論軍民皆屬括買獨不及盩都而鹽方散遣
其徒於別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鹽締交於
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鹽用連州會子
所領中統鈔頭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
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為三千
五百定近年至為欺誑省為二千五百定餘悉自
盜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盜仍前又前歲王
師渡江宋人來禦鹽棄其隙偶鴨連州輒貪其功
悉留歲賦為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鹽絕淮

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抗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
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
而擇人代瓊且徵瓊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
東南須瓊鎮戍刺其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
不若徵瓊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
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
侮也公以其言秘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 上命
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陸見朕與
卿有言也十六日 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
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

是瓊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督其補
南公告變京師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
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
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至瓊
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
城周六十里圍之瓊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
斷其饗道攻下寨柵骨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
突圍公及諸軍迎却之以功遷大都督秋七月甲
戌瓊伏誅公言濟南民皆王民城爲逆徒盜據今
罪人斯得恐軍士例肆虜掠請戒救兵毋入城於

是王遣將分守門鑰尋有卒祝民婦衣斬首以徇
諸軍肅然至元初例逮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加鎮
國上將軍有故吏撥拾公諸父罪辭連公 上以
其有功特原之然猶免所居官九年師次襄陽起
公為懷遠大將軍新軍萬戶佩金虎符宋安撫呂
文煥守襄陽攻之不下諭之不從最後遣人往招
呂曰得張濟南一言吾無盟矣公持詔往諭文煥
遂舉城降十年授襄陽等處統軍使總兵十七萬
人十三年宋平公悉歸功諱將以在軍旅歲久積
勞成疾堅乞骸骨以歸與人言未嘗及平宋事公
生遼東兀魯回河又其二父為世祖王妃性樂其國
土且便畜牧遂晉居間歲一至瀛州南優游暇像以
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
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為諸王忽剌
忽兒妃次適姜從吉次為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
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 之叛連謀于兀訥忽
亦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圖論不昕故
及於禍始逮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頑搆亂
亦嘗有人論止若等否彼其以妃所陳對 上嗟

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案之軍中賜
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
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
繼乞賜田以足糜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
爵宣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敎建昌路達
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某起巖先世
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暨聞中表老人語公家
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東平蓋郡境其善
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
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
視其故侯於路人甚至進符怒罵如仇讎者公還
真定民傾城恭留西至郭門咸鳴咽俯伏羅拜至
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不復慮我民矣公亦悲莫能
仰視論解久之方得出郊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憐
思遺愛為樹碑頌德祝其富壽及公被斬軍萬戶
之命過家觀濟南公民聞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
外里巷室家悅喜於內是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
南公性鍾仁恕動合天理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
公一遵其政故得民也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
南公怒曰國家何負李全而賊子敢爾昔吾北盛

時全備不敢易吾賊子何爲者耶惜吾身老兵戎
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
不關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
力討賊者吾有劓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了諭僚
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虜故
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
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爲何如也故身備五福
顯膺二壽善始令終復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
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
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為征西元帥府薦克副

都元帥國公有六慶壽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倍其
諸兄以公平持事迹求為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
設開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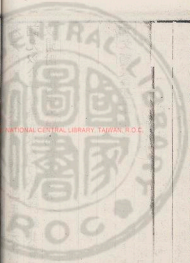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第五十



墓誌

故金潯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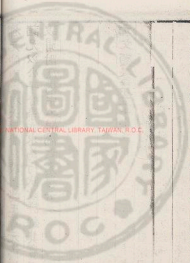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潯水郡侯貞元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粹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昇歸洛陽事聞朝



墓誌

故金潯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潯水郡侯貞元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粹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昇歸洛陽事聞朝



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
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
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
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
以公權晉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
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胡庭東大
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還北行公嘆曰吾家
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未幾仰向在乾石壕
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
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貞清晉莖節城後二年

夫人歿乃合莖馬夫人在時嘗求子劉公莖其說
也其第重以臨終之言為記故略為次第之嗚呼
世無史氏文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
主兵比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
事多矣秦和甲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
冊散失世後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
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頗
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
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寶錄已具正書藏秘閣
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

惜哉故二三年以采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
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
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皆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
御仁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
長樂妻明秀孝女益英子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
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
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
其事為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顧波方東有
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為為之樂我所然
後死者為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儒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猷臣
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猷臣雖以奇節自負名士
吾從之游有宋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
多言猷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負輕進士至
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
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
所忌瘦死雖賜獄中之純以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謀上軍仍驛遣之秦和
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
或暨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
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
根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
四方承平僮五六十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
時自娛樂乃歎言耶本義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
知大事已去無復性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永嘗一
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貞祐未嘗召為右司都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六

初并聖德廟文廟主上並即位官本財食思所以
弘濟艱難者為善力希顏以為天子富於春秋有
能鼓之資乃稱聖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可養初
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日
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
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萬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墮
壓露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
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為勿
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務注之論謂機不可失
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
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
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為當國
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葦相及文甚激氣質亦略
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疆行而必致之則與二
子為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
一時有重名者非不之仰以獻臣為輔首獻臣之
後士論在之絕之也一以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以所遇合獨於希顏尤愛
惜之云希顏別守秦州源人考諱思大定未仕

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中希顏其子也崇慶二
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祥禡涇州錄事不赴換東
平府錄事以勞績遷碩老阿將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修撰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僕羊輝薦除太學博士
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四系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驍將悍卒倚外寇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

六之類類

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間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道書生過之嘗為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跡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將望風遁去葉下一兵與權責有連脫校適回間時以藥毒故民家馬牛而以小直骨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涉罪立杖殺之老婦聚觀萬口稱快焉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

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奉於詒元年十四五月

以為資乃以肯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大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輕幹椎髻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過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太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碎亦不能變也食粟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狂酒淋漓談諧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甯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碌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屋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於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為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龍飛馳自名目中敵無通情太息流涕請進兵裨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鯨鯢砥柱不揀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濫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



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王獻臣接納奇士號為
衣冠龍門大尹復與若之會有為飛語者云治中
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
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衛辛原敬之俱陷大獄危有
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力者多故得
光事遁去依以輔之萬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
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子自太原南渡故人
劉昂嘗景玄交伯英介子與之交因得遇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姐問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
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因名揚已久重為世故之所
推折藉取華月冠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淡然
矣予意其本出將官氣甚高已浙節為書生束以
詩禮優柔屢飲偶以組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
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窟山海以高鶩自便日
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任執翻
或妄從博徒實繫者將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
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為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剡氏前歿子璋璿同郡王好禮伯美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思駕猶健破車霸路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衡彼責守間我材明室彼求殊偶虫虫之與曹而時時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武有捷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元好問
元好問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縣天驕元吉善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士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以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劓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求藥之方至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問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割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諱以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蓋其父之明日乃絕服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守節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士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

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知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
大理德輝點檢阿撒即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
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
事伯陽之夫人與考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矣
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瘠乎風俗之移人也考女
合塋張氏墓在 未所銘曰

榮政之婢哭徇其季子祀有傳猶毒之世嗟惟等
女之死句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刈孝以婦
則義以斷則口男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類履之瑞景
斬者名天曰火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界銘以表之
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石莢其先耀之夷原人徙同官至高
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
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一月庚子生公于北郭
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元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
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隸太學登興定二年進
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

尋權大理寺丞繼徽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
化簿尋辟德順之陞德令再辟安化今補尚書都
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
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
矯始終不少變其為德也披圍於德順冒圍請
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主德治撫養瘡痍誅鋤強
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繼任安化主帥以公忠
勤使兼賊事奔鎮撫軍民又詳令判府事晝夜不
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遣救
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旣不能救民之死又

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
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治及伊洛諸
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誼殊
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家
刻中幾不復見夫日昃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
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
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
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
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

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文二人皆幼以
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閭國鄉奉政原之先
塋公子孝廉爲寧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
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絮
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
宋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神但葬有子
如此公爲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爲之誌
巨系銘曰

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竹日臨桑
榆學善有得其知益積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
之私嗚呼中流砥柱聲外推內公息鄉誥誠備
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
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基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遷是時河朔爲墟蕩然
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道
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
卒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
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
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

深者俊皆真擁帷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
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
富貴之樂而其所類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
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
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
公柔則當時開辟於易山諸峇者君其女兄子也
君諱私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
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
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
以女妻焉丁未授東原長庚成遷易州太守壬子

改定州易人以壽政請於是後爲易州時官制未
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
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
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
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
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于迫於禮文謹
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
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意方慘而有忻茁

然碩果孰新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新首
曰叔者多是勤却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
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
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義我昔誰僻門易山之民
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墳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
者固宜斯人墓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師

新安王編居母喪以哀毀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
網竟以憂終其師空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擇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乎生

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備就之而夫禍是嬰如
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
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
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孺寧寧室至服衰釋杖叩
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承郡盧
摯寧不天先君子相諸孤墓有日乞銘其館士文
學掾吉張圖南實之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
宣慰公薨且墓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

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洪字元德世族
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
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
生贈魯國公掌堂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
謚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
奏公幼奇簡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
年中童子舉選青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攝宜
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
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轉田令
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寢隆而宋祚終矣將得海

尚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制款邊附
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
七月觀于上者

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
錫佩金虎符犒子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
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職
黃之白鹿磯置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倖信前倖
苑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庸賅胥數背法之羣
駭愕無敢犯公守趙希論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倖莫瘡也倖今倖懽果乃復賢遠前倖耶舊



屯威果指揮之六二千餘悍騎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閩猶未集衆公恐謀謀害士巨吏皆寬守惶遽無策
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惶惶
輒刑誅無貸石葦木當身頗行坐靡縣官敢爾即
徙徵填園杖福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
掌構茶襍吏十數盡營郡營累政稍嘿置度外民
茹噎莫能吐訊府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遠
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陞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
皆質累鉅萬果猶慮其不免公期二日獄具杖
錮諸園越四日帥繫果絀其獄守已死矣民始

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庶明即被在晉曹美
於訴及守興國移奏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
饒時論能之備寇蠹起連江浙故郡逐憲臣崑守
因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十從公曰果爾將蹂血
三輔請單騎至衛規盜緩急財地嚴郊有執寇至
者通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呼會平民互黨助
蔓寇公知亂白語其人彼起疊錄訟直之豈不在
我若釋兵而衣置若罪或頑弗半若曹能捕故易
罪以賞曹既長民即自被盜藪知僚紳罪除否則
必難劑無遺餘延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論道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論聽決旬歸業泮黃衣
腰銜卒四往一日聞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請
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衛遂寧郡勢入于政者前
守常頴病奉七日意公至嗚噓不敢出一語梳法於
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授官梓曰書以摩勵諸生去
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頴公忠實和雅英軀
厚易早歲莅此以欬斃著稱晚通殺緇紳漢權以
適義其豪爽如心弱之氣指時時有不能捨者至取
友接物識監則默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
私者不可殫述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款

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甲竊強其弓者莫能
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
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萬以為賢世所寶
古琴遠甚古樂夫俾稽籍願思刊分來我以譜雅
族既作澤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送至問焉劬
書殖學身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
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
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
契子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
父平章何公仲輜左丞趙公伯瑩然公非藉數公

為重數公者每以婦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薨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文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即彌寧疾廢彌寧獨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嗣歸寧取正尚幼孫男六人巖以祖蔭當補官高壘巖肯嵩女三人曾男穆一人山童女二人學嘗謂公門閨人地文武猷為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擢亮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

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瘖致於寧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才南一吳會只維彼臣室喬木蔚只曷器其材備脩能口義真清廟斯蠶敷只爰詠疑謀斯著蔡只爰構大厦斯棟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使邁侯軸遠殆悔只况浮星歲存蘊樂只云胡不弔哲人猷只上垂般翰靡所倍只夔曠弗音彙武邁只媿妍白猫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辭燁壘窳只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
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
時鉅夫容鄂誅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
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
器之洎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
後數年余從闕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并并有
生氣譽誇語余既念桂宮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
乃元帥賊殺不幸為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挾罪
殺以為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
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議及是不數見每見氣

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
孫以廬陵劍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
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
生負重名仕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
縣男諱達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文
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
早穎枝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
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為部使
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聽遂擢
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孫通

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將非憲所職耶我請先
之即上馬出將走驚馳以前檢邊道因按所部潛
與僚通以人爲質又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
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部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
弊躬詣奉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羅丁胡夫人憂
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雲臣以君爲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兼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
時安南旣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
民逆颺靡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主臣卜日拜
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願敬

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監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
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旣報命校連州知州
朱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
稱是行省遣慮郡囚袁瑞路各有誅惡民自誣殺
人而代死者旣具獄矣悉發摘理出入倉嶺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
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
還之民柳州左道誣叛論死者二百餘之釋不知
情百三十有七人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九黜

方之

貪饒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万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余搆或言病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交戒左士無妄受贈禮遂卒於驛身明日斂於建康明年十一月有二月庚寅墓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彭氏皆名家子二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也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為人所詘故發必中機意悟

宜弟周族與入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媿阿洪認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為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列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闕後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果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



以歸莖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性歲直翰林公為待制其敘述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問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崖王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為直學士累遷為直學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南其欽急督移括大地宋世立隴蕃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言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微為下臣執權蔽政言訖公開門

待罪後翰長司徒公偁同列論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緹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沉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為公懼至平章政事不反木奏公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為虎者宜官副其遭別給瘳彙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膺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宋文公纂父通鑑綱目凡例微言與語耳受



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
閩域以力行為致知首清簡為高沈默自秘皆東
南樞弊文以顯道檢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
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為跡數翁此其持家簡
泊無復高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
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烟黨男女
為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
為鄂州教授由鄂來一師返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
就不為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過為可愧不獲老田

不一歲卒歸槩中瘞于婦翁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

男子孟實以公為侍講詔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

州事孟春温州路教授子孟實將以廢入官孫男女

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塋于黃巖塔山

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

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

之恪謹溫穩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

混區夏內外大小共為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

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亡天子復申命而

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歛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水激榮
鷺內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蹇蹇九關壬人
墮葛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棄
丘環麓茂一息以往繫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
人以封以崇

元文類卷第五十一

元文類卷第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仁明以武力再
世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指北京都轉運
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爲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
疆綜經緯文尤長左氏春秋歷仕已行愛民利物
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
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詞其戚服親
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

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歛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水激榮
鷺內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蹇蹇九關壬人
墮葛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棄
丘環麓茂一息以往繫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
人以封以崇

元文類卷第五十一

元文類卷第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仁明以武力再
世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指北京都轉運
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爲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
疆綜經緯文尤長左氏春秋歷仕已行愛民利物
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
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詞其貳服親
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

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
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
女有吾貨財感吾上種吾是以捨術而完險誠出
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爲也未疏黃金以兩
計白金以鑑計各千百數爲壽又言誠以是懷樓
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遣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
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爲謝公勃然曰天子之
使求貨來邪極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
掠徒耳上亦曰入歲入幣事之又加女罪之誠
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

入指自是完不夷室寡父子無慮焉德計自
伐宋從至關中留爲安撫使治兵關裏虜割殘
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燕西京入漠南路俘置傳驛
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蕃經略使兵裁叛
離仁韋狼頑渠青蠻撓滋父交順六年授朝列大
夫佩金符貢安南特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國裏
陽實爲蹶宋起木勳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
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
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撥此

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線管治 皇帝不欲郡縣
王地版籍工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溼也且
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為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
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桴
搗王猶樞岸海微恃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
天威小震無須遠及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
至視丘墟王廟子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審策之
王屈降拜益慚頓首以兵悉公使力士白刃環衛
公廼示急弛袒一服一空盡擲所懸箭弓刀藥付衛
士聽汝何為天者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濕恐不
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
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然汲飲食自
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
陽猶未拔即授行省即中承事勲貴峻絕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
有以凌驚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
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也又親其人必實吾言
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
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授行省公
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

完廟學散吳軍以借月糜刻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鄧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揭魚荻之賦使人厭離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贖餓之視便轍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鄧復民間去遮馬曉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特軍興法間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授制書為民行者知不可奪歸之旋趨將然金玉美文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風常疑為凌驚者後顏為深

知公嘗語人曰請將渡江無不荒食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憺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空鞠之皆款服物則推理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



或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
乏食已聞未報輒止杖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
徙范饒及可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
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放籍
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暇
且各賣貨田廬而南至家何處愁歎無聊若出一
喙公謂其徒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刑界皆聖上民
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賑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
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
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廡之境民
皆曰吾侯賢哉其為則封明泐不阿可當今代也
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耳而歸奉寢不下秋雨潦河
決原武泛祀灌大康台京北東濟為巨浸廣負千
里肩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
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雜散四出往取避水升
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鬻京城
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士薪木石盡力以
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殫復大發數
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為三在役一月逃罰作倍起
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

三月隄防卷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官舍
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感靈纒
餘俸半月將歸墓負不能西關封市民賑財者戶
賻之又遺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起別治洛
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澧關以其年九月卒安西府
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郡運公塋之左六人何公
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即復魚湖宗西蜀江
省宣使給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縣事韓和
一適紀德信一適孫思齊後三年其季子中大夫
詣贛吏部宣慰使庭瑞以經素知公求銘於其墓碑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懷齊善孰謂善者乃究其效
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存身若捐東北雖以林擊舟
以使西南雖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若一勿餘招
麾兩王噉毫指與吐蕃顯疾化不犯令由積苦勞
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為賊死有可述短不害
長襄陽軍謀罪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
謁祖舟民于河電擊靈馳懸躬擣羅下竭其忠跡
明后聖老幹經雅霜風踰動大浸稽天以舞龍蛇
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罪罪乃求以
濟取置平地充俾推防萬許登登仗不踰時隱其

阜陵民流他疆我既其食衣鹽泔傷守于樓溺顯
顯公哉人之騶虞彼僥婪婪橫目虎羆雖占備吏
列傳史冊戴筆今功孰作爲匹少陵之原有坊其
在銘石道周以祿諸此

唐州知州楊君棣誌銘

姚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若使總制院結知

世祖氫焰烜煙燦人洋進者入購其家以籍其一
言以爲事從中下必十書官之者月無延旬每爲
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口口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
簿所躡級干政者俟不問他日則引以爲稽其人

不利也一旦爲尚書右丞相而殺之惟其子

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勛不學自餘妻及子景

九資業皆籍入縣官桑若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

州君居簡始政上疏列明其罪自部曹史主事省

務部左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

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

省政與國宜勞爲時才臣章吾在人口耳今賊國

臣不運誅夷宜爲死者雪其非幸庶彰聖代日月

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
入而勛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及而疾廢于



莘而文年及矣自燕携大參商谷左山孫企伊入
婿其家自莘而唐鏡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
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
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
中奉之寡耶身獲一室瓦裂一子繼死一不後一
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為求婿令極廉煙之家處
事變之極粗薄俗之圃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為
弟為從父從祖曰保與慈孀古人僕作有一尚之
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進仕試吏後
高大夫嚴忠濟從已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政

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廿六司請陞經歷俄
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子范翰同提舉信
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
都留守司經歷遺事雖為身出仕之官長有不相
能必委曲調順加熈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然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也惟范縣為
近民又歷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為唐若可以有為
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私農大尉寵
苗胄五世祖絢為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
秘書監為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



增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杜暑令
驕自儀曹而下皆家慈鳴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
亂居莘生澹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新識如故
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文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昇一未名文長適同略士族王文讓李在
室 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日詔修

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閱官其究曩故事職
也而其末九年遷昇侍讀高宗共總裁之昇也實
當寧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以與修撰而下半年分
其事已可見其文實無參而不矣由同官相驩故

介其考唐州君先慈于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親
及與之別未數月計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
惡逆不得見先人屈願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
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際惟在其大 大度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
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
而尊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故其中安知厚
竟之求視銘異時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



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
于時耐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
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操潛德其幽宋豈
有見丈夫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為者則以君
其為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于其
鄉其世其遷徒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
元二十一年耐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
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
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著也四女一適郡人徒
單全一適南陽高某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

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先塋其自狀曰君幼就
誦記敏為文辭異其時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
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日勿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
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
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為
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為四川
行樞密院柴榷照磨用禮部王博文薦出官瀏陽
非賢不即與居母中憂慮慕毀悴杖而後起皆出
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胷中廓廓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

惡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為詩千餘篇號
訥齊以宏信愛必不誣親遂取筆之曰君謂然吾
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盛人者則不可也亦
思尉為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為有利為江南大
縣戶動十萬一尉在額止於數一而押綱衛使恒
拍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
三二十輩盜逸不得必尉為罪小則報祿大而奪
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
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
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

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違者送之有司

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

取償有司必舉自心止輸庸又遣修抗海戰艦欽廉

人難其一君難其二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為者

必求為盜罪不抵死常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

使伺盜曰蛇之亦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

所旨使自喻之他方用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

入惟求圖報雖為盜將不避為况囊橐他盜順
指富室惟所便一坐受其有益得其粗我得其細

擇世所共賢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數盜不
得依月日則杖前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
盜特尉權一時之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轍祿幾
何而伺盜資之計伯不賞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
為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
盜必使誣汝縣當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
羅之獄足吾欲眾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
是取償吾縣易為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
代家人責入傭互與名以兵備獄者又所得為也
凡是數事今之術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歎
師盜戮觀文人顧法肆行微俸未露季人大語則
君掩耳此偷拘拘怙怙自矜其道不少萌憂不足
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為銘

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燧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
以邑大吏某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萬古善文者
聞今賢公卿之官以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
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
竊覲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
則沒而名庶延也因敘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

者不知始何祖其詳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
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
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
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頌於提舉司
以勞深而資又也制以前官起為提舉俄病廢元
德淵嗣為降同攝舉德源同知許州實侍而南以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
必墓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窆焉又曰
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
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而顯之能為

人子惟其考嘗德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
其欲遠其嗣者亦豈異乎賢公卿之心也惟家而
允之趨曰凡今為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工曹
遷入太府監官親考其善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
而藏之家第則持故器求易使界之新也臣有私
藏者罪死况私為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為要為自常工而賤之亦曰遷矣君諱智第第
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
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其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為打焉爾如君

二十始傳以及疾廢官物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袂全
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西人惟恐
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識

廣州懷集令劉君

姚登

大德戊戌遂遊長沙以平原富士劉致予所爲文若
將取正焉者走何以也何之讀之盡養賞其爲辭清
拔宏豔爲之不已可謂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
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云乃爲幽瘴感其心特昭明所
生爲叙之曰君諱齊又字子章年廿有八進仕當
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常句北京行省承發省

慶而歸授徒其家將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
會者耶當春師肇開山六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
沙也無不往干之會而可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
言之丞相丞相自省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
爲擲之錄事群盜竊以無時莫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於治也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
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度人民燔城郭以冒
天誅者肆無所忌官中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
而殲之格鬪屢劾徙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
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遺寇

之家岷崎艱瘦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
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命之不達耶今平官無要知
堂印者去丞相尋文德立憲前護守終日不食須
去晨而出暮而歸日以再至丞相察丞相出畋入
奏無不與偕 裕廟堂以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
庭下問蓋中何有君則曰壹印也索而發封玩之
其親按如何其策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
之資也一旦管勾北宮行者去丞相千里錄事千
柳西向北京又數千甲一終乃令懷集於南 岷之濱
其不寤近而逾遠者世一思無君世也豈讀百一過

千百言不志亦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
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岐之耶且求
以刺物置千將鉛刀其前蒙推猶知後鈍而用鈍
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為徒足持已而圓者始周乎
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為不易馴使而顧錄捨在
弱而不自持者為善通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
其邪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為也故平生
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
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街為澮為川其澮澗
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

文有王亭小棗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姚馮
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
士父其窮觀守之篤更極其遠試治之最且中其
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室曰抑不信之以昌
爾續

欽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遂

繫鍾從吉潁川自迫於請憲釋學避吉而來岳世
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匪八叔進字即行五
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嗟五六適遘市乃
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纘繼嚴訓厥子俾知

自奉殊賤志勤勸基約以極豐其積比邦師之
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處荒
民憊閔瘠瘠發我廩庾飲老稚崩梁壞塗楹石治
至今行者頹其利已丑之閏月庚子年六十八世
過棄塋之三陽先墟比貢室之子約秀嗣南英南
金又其季一文結襦未決議男孫福十女半是一
庭嬖方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大意豈憐之家又踣
蹟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一服被下及二季
皆學仕始早終高若登陸或者而亦由昌熾匍匐
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美必門地

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以繼

彭澤縣尹姚君若峯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
人姚絳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以政之先河中人
金代嘗仕魏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曰忠恭字敬父至
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劫誣執其仇司
官之貳右商達捕宰職三十人繫獄廣州獄事至司
貳酷法以鞠死者二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冤
會歲終吏贖豆易所掌此獄諱吾父即以冤狀白
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貳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

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懼不敢觀異貳令吾父
署贖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贖不可
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贖踰牆
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復正賊贖仗悉具械送以
上貳慙恚喑默吾父引冤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
曰非姚掾我輩死矣矣日復獄有疑必畀吾父覆
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
場尹峽之長陽提頌米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
政績歸塋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
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



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勛書諸律仕未顯
達實志以殫級將以明年秋奉柩祀墓講湖祖塋
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
有校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
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政功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
稅妣某氏妻揚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
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爲盛而不一族橫閩之族其先知

制誥龍圖公之後繇郡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
周氏以嬖之子爲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
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
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
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一早
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
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旣沒養母逾盡歡大
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
叢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圍畫
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

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入咸相推許第師
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第若子相賡酬
自爲師友乙已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
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
辰晦寔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
李登孫女再娶戶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勉女適
胡宜審孫寄生子移疾寓富州先塋期師周以前
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子妹婿周約來請銘筠謂
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
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冲澹蕭散不

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標可視已嗚呼
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
命非可以苟求得不特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
進之途泛人人懷希觀速化之心離親戚累墳墓
跋涉攀援百計千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
或至破家隕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
可翺鷲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
而安分知止澹然無官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
乎往年予被命徵爲國史官弟果赴今幸補外開
散無編纂之勤每欲逖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

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
所豐者賢所奇者年所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
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
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
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
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
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
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

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
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蔡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
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
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以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
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
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
屬公子甚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
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
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淑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

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殯之食不食未塋不少
離殯次服除嘗一至齋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
庭人不識其向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
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不聽事
者夫人牖屏間窺或弄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
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為之謝絕中表
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尊禮則歲
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
是歲冬十一月塋于鄞縣通遠鄉建輿之以以宋

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
塋于姚源鄉慈溪與之原相塋十里外處州諱洪
字某清粹雅博為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
遼東府事歸 聖朝同知郡武溫州處州三路總管
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仕夫人一男三女男楠翰
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
華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
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
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
瓊琬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



行初夫人卒少母袁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
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葬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
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其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桶生七日先
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桶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來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
泯永遠或可以蓋桶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
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為夫翰林
為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待於天者止乎是又何
歸答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鄭誰其高閔奕世相臣相臣女
孫來嫁于袁猗者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
對峙維處州君上林芬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遺被
服閒閒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官事
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
嫩胡靳大年廿一而上昔祥中兒世業在傳克闡
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咎天生也無憾沒
不隱噴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桶

翰林學士承旨贈太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
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葬
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
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櫛不敢辭為
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
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
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叙遷應奉修撰陞侍
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歷吏禮
二部郎中太常為少卿以室外江北淮東道提刑
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

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

於世者

世祖皇帝謚冊進謚

太祖冊

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輟因章有叙
其位丞相府剗剗盡弊更始選上丞相齊魯同公
信從之為始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
撤公借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戮究燕南
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
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身字
不復規成績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七陳

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
不少讓摧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
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
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仗儀物當悉輩歸于朝董趙
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錄公以完
守濟南寬貧民官適修閔子知復學田勸誅自娛
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
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雖公皆屈已期獎後卒與相
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理躡清要皆門下士
其為文閉閣詠諷落筆纏屬不止於玉言為尤長

臺閣故事贊公始能奉行公之系跡琅琊居東平
始八世祖沔為宋司農卿心郛因家焉曾祖瑋登
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知州令妣范氏祖鐸以
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卿妣杜氏臨沂郡
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
琅琊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薦娶粵南
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
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
文迄全其墓厚德勳與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
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妣氏高氏晚歲

得二子士黜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
推為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統智周世莫與倫士材之祿樊士無方髦譽注
璋孰阮其遺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
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元文類卷第五十二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71 15044



元史類卷第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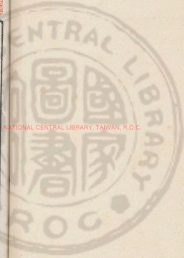
墓誌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潛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
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
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
相望供億之計宣統之畱守故爲職冢要馬自非
器鉅而慮周望享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



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人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與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番聽近侍

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迅速小君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劔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遠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與中若足寒公解衣以
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亡日上自校獵
還宮伶人道邊有被色繒綴雜苑象師子以為戲
者載與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在
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
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高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
以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壯能日馳千里又
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雷行復命無後
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

也故大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歷計其所歷
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
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扈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
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
顛上察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
上先言之者公當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
改尚書者為中書也方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
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
知然求之與望以為太子詹事究澤總真子也端

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忠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
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
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父之又拜僉
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吳外國之未屬者

咸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具告老尋歿于家而公
拜祭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定年
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
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所鑰之寄如一蓋世

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
布帛以至蠶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
端而吏得以取其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
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特得人
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
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饋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
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違私人逼脅府
史凌辱僚吏榜掠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
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富而去吏

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人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諱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示其部曲強娶其婦公為辨之

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體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象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遠遠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

如於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象勅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憂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國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鐵木改兒為丞

相子第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丞
相家奴擅罔市利責萬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
其惟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鄙人
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至折辱弼
守會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致事蕭
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顯奏之天工震怒罪
且不測類

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
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鐵木迭兒復為丞相乘間

奪睚眦之私無不報有蕭揚二公既已被奪即証
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至上意
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
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
而恩澤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
故奪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救仆所樹頌功碑而言
者始昌言蕭揚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懲撫天下顧來暇
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蓋知天人相積之故
本由巨姦殘忍以終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

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
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替書哀惻
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
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
司事泰定四年秋禁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
適遷陝西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
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國報稱於萬一者天實
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義克遺孀危禍此
惟一所以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乃見

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
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
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惠一鄉里是天所以賜惟
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
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
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名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
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容呂
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
父子之爲治者乃拜朝廷來忠臣懲往失之意而
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

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資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香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禹守虎貴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另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

阿不海牙次適糊立忽魯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登也銘曰

魏嶽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漢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壽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植舉網擘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寶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終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數百試無替乃贊國鈞乃佐本兵乃歛長籌以督畿坻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雷鑰是孰歲率其常年與位遷齊



力則非精思恭愷時入禁闕衆起成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成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鄰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翼有警無遽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通謀我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克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以制不亮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一白詎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來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

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在天道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戮戮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烏乎正人亡矣其孤景

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
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
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
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公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彛之孫
故累贈推忠効節運使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
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二師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
十六行者臣察其墓第公攝管軍萬戶明年有

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
鎮建康未幾獻武亮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
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慎者從臣父祖父
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末老成自副常兒不
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備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成湖
廣者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
其成立初九內宴慮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
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徵尤甚皆僭號
署官掠郡縣燒府倉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

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首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授衣而起率戍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省宜懲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首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劔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賊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歟兵諶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爲督勢自以前部九三隊命之曰賊勇者任

前前行擊之後立者督樅烏合耳還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隊亂而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見之公年少欲因入謁制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太彗而它首猶將巖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蹠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

知汝攝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沒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
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
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
安者十八九矣獨南亞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弔
官軍懼盜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
入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
背軍下據其壘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
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
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數川執其酋送之行者誅之

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
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材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
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
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
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于老孫矣軍中遂以無
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
業授公曰熱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
復入朝寶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
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參
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

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名對蓋張方以軍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昌魯那漢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它日上曰不然是一家爲國家踏金感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警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丞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饗倍從他鎮貧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史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賊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實得不真獄更陰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



知有條制焉得暨運司姦吏事服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通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運官殺人往雜治之得行者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名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允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為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焉亦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

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儉吝在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二以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開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浙者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訟之并及近侍之榮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名拜論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



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
中外洵洵中執法久關人 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
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 上不豫三寶奴矯詔

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謀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諫

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
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

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杖大明遂即位賜只孫末

二十釐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

制幣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

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諧道士於

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

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

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

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
必欲用諧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

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
手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
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
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祭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
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遣犯
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真之死地耳去請屯置
近邊其崩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棄前死者官
給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
軍謀興聖宮而已願之以上上書者亦衆恐懼

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
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
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
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
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
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
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
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
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車駕時巡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懋柱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饒感歎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春遇掌符真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還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憚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是子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

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壘者三延祐七年正月

上憾公生日輟上尊解御不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嘗臣朕將再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禮候諸館東平王拜住特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復為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而只上都雷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

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
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
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
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毋使朝
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
佩符及歷臺者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
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待宴萬壽山又
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鐵失等自上都
未夜扣國北門運入中書稱遠塔剌套執符印莫

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遂顧無
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公密械之
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
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諫逆足亂之宜
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
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其糞粉萬死不敢以言
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

今上皇帝即位子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
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旅平章耶
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

昭明皆磨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曰以日計
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閻微
伯曰此當書之史牴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尚食既
常悉授以賜公峻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官治書侍
御史南坡之夕殺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
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
死峻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
峻南親斫丞相拜性賢且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
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
伏誅

仁廟苑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選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選左丞姑
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
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
怙恃思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
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賊送府盜有親
者方秉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
告諸者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
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按
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

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臣照乘
曾彼識之不若乎又于疏極論法度寬弛如網日
壞汗穢賊虐恬不爲懼逆順不明於人心爲亂之
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而守之澤
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爲增劇非扶掖不能行且有詔
常見免拜跪賜上車行乘至殿門下上登而兩經筵
講帝王之道明古今之忽之故命左丞相由公領
之公進翰林學士六等以備顧問每進講必公懇
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撤權謀術益之涉
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番而後許然備封蔡

國公知經筵事別刻於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
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復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
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
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西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
曰臣老寡窮窘不足述知真定保定河間巨鄉里
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
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
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
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刹多高
翠可以順神已疾御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

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木幅巾道遶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問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因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閱傷其意雷其俸友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

學力殫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于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小變而氣益昌雖貴極臨之數黜悔之公一以誠懲自處又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亮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抗強命中嘗從大師出林薄有虎狂爲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天洞其喉一軍譁驚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



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
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
祐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
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
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
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憲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
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憲次適武德將軍保
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
旭布衛次曰昌明咸將領保軍上萬戶

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珪餘皆幼
孫女六人銘曰

維秦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
孫滂揚世武遠王夾夾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額
百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廷官略用漢制將
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
已極顯榮我以世將興司風紀既或宥密又使宅
癸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
弗哉德則惟世智周盧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
及成武仁心馬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柅

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遂既藏侃侃大剛先帝遺
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檢壬雖野
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于老成人
亦莫問政亦莫適抱其道經積誠思搭白髮蒼顏
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威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
止公疾邁已公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未壞一鑑
之亡四國之衰勅在土室德業存于著銘之堂庶
者太史

元文類卷第五十三

元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文卒于京師七日
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
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
省治和林國家創深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
北邊親之帥重兵以鎮中書者丞相出爲其者丞
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孰謂得君無忤構厄既遂既藏侃侃大剛先帝遺
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相時檢壬雖野
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于老成人
亦莫問政亦莫適抱其道經積誠思搭白髮蒼顏
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威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
止公疾邁已公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未壞一鑑
之亡四國之衰勅在土室德業存于著銘之堂庶
者太史

元文類卷第五十三

元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文卒于京師七日
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
新市鄉新城原先坐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
省治和林國家創深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
北邊親之帥重兵以鎮中書者丞相出為其者丞
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
牛馬駝之畜射獵以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
寨蒙被涵煦咸安樂不富庶忘戰聞轉徙之苦又矣
丙辰之冬關中猝大飢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
知計所從出人大出恐益塞奏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庖人畜壓沒在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
相食或枕棺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
率懼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
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
其子曰慎爾謹治文
言數實錢穀知節過事變

其勢失上下因為或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
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入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
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之軍與儲備之則
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
急募富商大家特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其中書省以
聞天子為遣使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
和林以三月至石與六百五十千四月至石與四百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貫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更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
索公持法一不予上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
對曰有司知給事非軍事議不敢擅與且樽節
謹惜非為己私王早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
之襲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
傾索償其賈和替登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
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甕趙仲良等
五人當坐者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
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竊當用

詔書卷後議乃奏決無取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悞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伎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為真定中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
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
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
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
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
在真定從其尹決獄克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
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
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
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
妄權貴翁依傍釋教立常府部署其人婦誣劫將

世之士不跡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
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
便利為嗜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
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勿不好弄寡言咲不安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
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
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左右為於教子餘奉輒買
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
之樂城人再徙真定冒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
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姓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
云義之孫征行百戶誡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夫其
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
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過勸農司使宮天積次適真
定醫學錄張蒙次適米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
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
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邊沒君子惜之
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
洞嘿自持弗耀其材
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孰學孰
新匪求乃得付不以求氣直

合其德以萬凌燥州縣為茲利不法者能為明其
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
家子女數百富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
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罕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
至十餘年不得調卷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
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者
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者辟公獨不赴泊
然守局如常尚書者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
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一曹濫出財物數千收
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
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父之使盜引良民者能
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
弟之誣其凡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倖矣我國家初以干戈
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
工作計策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
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不違以他道進士公卿
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而昌譽譽舒舒何行先臧直道若儒不利淡世我
篤自信守以終始五孫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
祿光以亨頌頌和城與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
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
有簡從執以書執害其人據義扶除天子德音元
戎往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
其人識知採語孔文祖安易挽我際其會以甫以
縉幕府維宸邊人方懷公不少雷見用駸駸而疾
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辯斯辯退
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
之豈惟官成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
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江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文
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先生先生以咸淳
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
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馮公夢災固已為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
生名不在三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
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
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務章
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凡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
而不狷儒者倚以為重馬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
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
太守陳着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
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
濬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擬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
儼然立爲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
論經義無虛日。聞以政事爲問。先生慨然曰。郡學
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因見之。而是日有
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魯柔不
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
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
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
而終不敢以事困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
三公稱銓外。遷於江西。於是行者參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即中馬公駒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
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
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
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
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
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
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
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效雅瑟。而聞
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
授多為閩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
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者諮問於
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
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
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
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
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為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

尚之以禮經推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周禮親御衮冕祀太廟奮然制
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播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
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鵬言於朝以先生
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
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
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手禮樂
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
不精究焉先生妻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
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塋

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者左丞廉惇前進上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其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誌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二易矣銘其故綬乎故為之銘曰維昔先聖吾詔放鄭律失音浪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遺宋仁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感德方被今石沛乎遂作失此遺則孰越朱弦我則不聞歎

先生祝文

辛先生墓誌銘

虞宗

隆山先生姓辛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即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秦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憲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吾字先生曰翁歸猶長髮最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

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
公傑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
尤力此先王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
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
持困柄欺工閣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
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尹致與清忠游今
其孫踐世科誠難能章見之當必以高第先生拒
之不往見又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知
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放置上第綱光州定城尉人
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言忤史雖遠

言忤史雖遠

洪雅尉本國當尔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
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卒亡矣故相菴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
可得也先生不替菴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
教授涇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
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
先生猶及見太史每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
緒自此始大理公前歲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
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謹相切劘若
師友然自大官願人遇其與者必求大理公拜床

下得一古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
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
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懋日以益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
以自詭輒牽合無稽元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
里如指諸掌蓋非直甘文雅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
闕然也其為文沛然如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
時人以為似眉山蘇公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草
草屢空不以介意門人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
與人交樂易意言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後引

撰搗不見涯涘居異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
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上八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
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
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世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
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一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
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臨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
次適建寧路總管府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
次適安吉殿天錫孫文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薨于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光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
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夫史喪者兼吳門先生手為
書命其弟以其門人卿以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
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為我著小傳
集承命不敢當將請與拜先生命有國史之召
不果奉定二年冬程去八人之第其縣尹晉輔以先
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一先生之志云尔集惟家世
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必先太史
一歲耳先生韋不鄙也託之以言是有以愛余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亦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
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擬拾偏駮欺世之
怍文孰為雄江漢之末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
租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
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
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
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待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衣被春遇蓋工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未嘉三
振鷗其一人也振鷗之學效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緩折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負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牽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
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夏部饑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鷗官七品既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鷗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鷗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騎尉追封未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未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悍著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發子之功功跡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龍異先朝又興號究孰承慨茲其微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四子生特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洽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
焉未幾遠方獻異賦曰麟作賦千百言上之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 泰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
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
兄知特宰人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旦而治
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
家其母果病兄明問知共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
而起後六日殞卒之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
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方相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
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
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 謙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
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特榮父天驥以



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咸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譽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遭暇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暇明其勿祿女二人其塔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墓廡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醴有尊不
少延兮誰怨樂益在兮物談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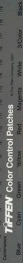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
遂為滇人曾祖考諱世爨氏有土嘗領布燮考諱

達叢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
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
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
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
雲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
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即用行
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
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
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未昌州事明年改
石平州判官階將仕即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適懸

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
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
尹階承事即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
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
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
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
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湖金沙江渡瀘水感瘴
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
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母從嬖俗語畢而逝年六十
有二越八日葬昆明菩提之西岡三妻皆張氏子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總管照 磨曰昇仁德路儒
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與子生曰益監稅曰其
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一皆適右族孫男若
千人既葬諸孤伴書乞銘其苦必嗚呼滇南之壤地
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年朝廷置首憲以控
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
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摺必為冒獷慢喜爭尚有
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
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庶部徵南蓋悉其為
人方以變俗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



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滇限印楚皇風遠被爲樂國生斯牧斯揚
乃職半刺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爲息獄犴有
寃我爲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執統孔蕃殖喪
子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
譯西岡之麓卽藏室水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
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
世爲浚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凡諱某由

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
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凡嫂及歸胡氏事
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紃之工
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
能有成德睦仁祥族姻訖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卽
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
史治書甫卅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頹悟可令
承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
文未冠令舉日著起家爲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
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者臺

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
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令官使者及
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待夫人榮養為辭夫人曰
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
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為臺
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
養為辭為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計至徒御不戒號
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交馬祖常曰
彝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
卒將以七月三日祔塋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

入杜愚為之狀矣請吾友為埋銘以刻之嗚呼人
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
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
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為女
而能賢為婦而能孝為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
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
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為銘義不
讓迺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燁其輝
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羅于福火也雅弱玉節

閨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教子組豆不繫于遷弗
離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
居其孜孜延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
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譽彼種桂我稼
則穫且痔錢鏹恒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栢松蒼
蔚之隋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衽之恊其龜食
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搆廬
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
一諸門恐潤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
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誦銘君諱元鎮字元
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
爲太學生孝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
元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
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
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
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
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即卒官君所

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
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
者則在師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芭芭幼弱其
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芭芭長愬于有司
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去田仁君抱贖方力爭
帥怒目左右梓君且下吏詎亦未壞幾壓帥帥乃止
田仁恐未援行者權相數日使速君甚急且諭之
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往必
死君竟往極言田人罪反置獄所顧不能屈乃與
已在武岡張氏欺胡氏奪其產倪萬戶脅

張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
二十年不決名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
在緘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蓋姓殺之求明伏
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
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
方疑所捕二猫噉牛耳鳴號于庭求捕主索之果
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
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
近皆縞素會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者及
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
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墓
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
之子墜開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
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
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妻三嚴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孽孽稱所施而止於斯彼蕤蕤焉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
聞而哭之慟知其墓有時水行送乞銘於歐陽玄
拜且泣曰人之生皆有禮意孰不願有辭於永世
也弟一漢嘗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
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得庶幾猶未死也玄聞
其言惻然乃奔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
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
俞廢夫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
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耻死是月戊午改至
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
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量心年十二三能
少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為志

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廿廿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
遇宗族鄉里之長老若不及壯有學行辭章靡靡
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擊
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
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
拔並舍大木似翁簪得未濟之異心疑之不逾月
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
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
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思義
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可磨不如殞匿之不翰斂不如殞奪其有
據無與之爲殞墮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
而慘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元文類卷第五十四

元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
蓋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任
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
至百人或倍之今人每與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
慨至大邑西漢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
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
質求表其所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olorChecker 30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元文類卷第五十四

元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
蓋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任
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
至百人或倍之今人每與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
慨至大邑西漢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
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
質求表其所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00% Natural Colors 3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人礮石所賞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
不於在三足拔淨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
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求其世考甯君某隱德委
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姓李夫人撫君誨
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庶人且金名士趙潔離孫不
可以貧廢學感聖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
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
冠齊遜及出接物一誠以和稱無少長相謂不字
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甯臣歸
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甯多士求親禱光聲歎
鐵聞鼎鼎其末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
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於為監為令與丞
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黷淫妄加疑
盜廢棄求道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懸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
事大吏微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爰作
晏休誨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
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
成均作則井然有儉即升監丞再丞太常
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國立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

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
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
竊干外政小人顯列君子名實滲滄刑賞備差陽
為除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
為以盡殞之道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
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
闢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
言其子治喪無用一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
五日卒年五十四塋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本
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
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
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
廟堂為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
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
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
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凡羽
有文行登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至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膝
若敏備篤行鍾鼓衛門益大其聲初起布衣于定

敦教祁祁縫掖寒則來效再主高城簿領匆措不
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為冑監由傳而丞
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
章遂拜御史為帝耳目言者塞未龍鱗逆觸一不
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
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
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考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
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燾

掃几秋主凝冢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名此
矣壽由避宅左換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
貴冑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
韓忠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
燧燧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
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
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
子助教昔者貴冑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
師屬非其道督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
裕廟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

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
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
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補送刑部獄
引降婦有色者教誣公牽竊往來怒隣婦力明其
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
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
而峻風節者咸倖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
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為其按歷皆
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
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

遺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寃所卒至則兩不可
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馬制度卒有
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
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讖仇也問曰所懷何善濟民
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
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
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拈馬其州館鄰壙
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
竟曰濟民無往特校其結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

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聞者京兆特
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命河南河北提
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緝八缺庫中興故李夏都
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葦
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廿六副程思慶發數縣民
完提以捍河水罷當暑賦已八牛車轉粟入漠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趨萊其考已疾行
至衛而卒公與兄溢即藏德州西輝之蘇門周卜村
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言不死事生即教授于輝
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故竹骨見衣表弔哭之予

其徒數十人拜屣進退朋讎賔敬之道蕭蕭然先
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右
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
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線以出
世議隘薄自便非特燧儻重過衛不可畱不得身
見為書語其然閩方督課者績其妣亦卒附其考
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
十六卒苦蘆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
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
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技淚擲

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
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
羣馬與游其門者寔拜燧還其幣曰吾無答吾亡
友者以是佐刻石頌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
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棟考天祿繅官而不顯居順樂堂號順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
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畜孫起為秦將封
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
豈其苗裔耶銘曰

閭古五十年不稱夫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窮
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
教况冠解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拔
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
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
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處位而感吾賢盛位者
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跋有判其首碣石叶隅千祀
無朽

至大庚戌郃王府長史魚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
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
玉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
出不遺於受不備於發如他人侵靈以溢其家負
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文人以誠御下以寬
禮賢樂善者求未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安吏
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賁耶蓋郃王之考
初尚主

世祖再尚主 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肅孫為置守
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

進晉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祠孔子元
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
恭今臣其子一觀其所事者賢若一不可辭矧有大此
者懷之為州

憲宗大封同姓初國

世祖于秦以少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
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 咸廟賜名懷寧以王
今聖時方撫軍于此

皇太后儲皇柱居者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
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

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歲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顏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慈有立志遂與階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答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李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惟懷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責可參繫繡翔况復有孫翼賢王遠字恭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對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隸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塋其鄉二子珪璋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益州禹璿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破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惠欲阮城公請以身贖母

元死王哀之併全羣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
虎符獲推與其兄廷議多其佛讓改公冀州軍民
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 睿宗承制監易州再
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常 憲 嗣世

世祖方淵龍牧召開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
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
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刑則今
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施民散最號弗治求潛
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置安撫司後邢易為順
德升州為府乃以直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安

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

臣苗曾為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

世祖踐極制監直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
慰使聲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
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
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米因鄉不返整飛狐即
全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
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折秉政
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
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

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馬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儼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復世封羊枯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敵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其志中山即別業順德李馬封若不同宥記稱合墓北古也因求之吾家為州郡督文獻公關元宰相者也

卷之二 墓之狀石百官咸會焉

及妣夫人劉氏則墓萬安山萬安高高西趾去峽

石二百里耳以唐捐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

不足於至哉不合相者亦從古也今東政斯北

未必始亦由燧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

三男二女男政秉彜秉文適焦簡周某孫男

女九人秉政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

不諱死惟不取死之速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速

之趨後苦誰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

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之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末田惟

良宜莫如襄術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
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
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
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選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
初請曰吾祖靖肅公觀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
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
事無使吾先人魂游徬徨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
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遺其少子可亨擘舟廣陵五

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搜其考所輯家
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
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剌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
爲今弘之順聖遠有延想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
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堯荅館酒使子貞堯
荅實生甄官署令君謹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
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
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
子金諫堯荅弟省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
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世官皆以公貴贈號峇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

逸其諱一人再上官皆以公貴廢君始監順聖酒

改弘州酒使鄧雅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

增歛姦無走匿召羸善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

又為使改文繡於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

署改令甄官署平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第增琦珩璠玉珩太中大夫行部

侍郎珩朝列大楚安司徽瑞翰林修撰令諡靖

肅公與特賜皆明經進士官璠懷遠大將軍耀

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廢官王進士未祿卒二女

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

孫氏君寃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

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為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為

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

業覈其進情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剪修聲輝耳目

漸涵化淪其心諒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

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

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

若曷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

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



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
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矣府縣惟憚君知兵興
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皇及其鄰人
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
時卿居閑有出入非常者君問得情嚴其錮防書
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
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
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屨未按日而逝君之考友
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
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

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
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
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李曾鉅鹿輔政茲降
脩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
中天齋爲報時待天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
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
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
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
其知子哉矧必獲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
與事學行疑疑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衙身期後來門令容
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
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
二邊其季叩莫塵又仁厥乏祀修撰編官以祀比
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藩大宗
頽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臚臚
桑乾原終天地碼孰筆其文太史燈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
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

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
狀讀之曰先生姓重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
壽八十五以卒實為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
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
蓋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帖者
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聞化之
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
遷邢著戶版大父買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馬先
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峇劉道濟遂以儒顯要張



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為延祐丙辰月為辛卯日為乙亥塋之日為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舍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菴銘之也宜齋曰龍岡之支洲洲以池種蓮千茲而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微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一碑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贊隱德不耀入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兼成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蓋確嘗有兄弟五人為盜或論為強於法皆死君聞其蹟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者可其讞閣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實赦新凡所當為靡遺餘力時長



官有媮其顯者君曰上頌其繁下任其繁此自通
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史幹其慮不煩以細
惟重辟則正是爲父之懼事墜職范舉浙西廉訪
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部太常大樂署令
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
劇遊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
嚴徽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
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不劑
上者臺臣爲失風愆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趣行
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

亦異況死生命定願一可以微善使吾有不職罪耶
乃決意往回及半途而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
十九日卒官于威州如江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
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即
濟州判官君性端介以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
議踴厲臨政稜稜有口以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
則舍已從人如弗及故以不知者頗以爲翁余爲右
司都事時君掾者以事日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
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臺曹不必陸
刺曼兒而後知其利也需要臺不必路極九有而



後知其良古人韜奇操異困於小官而不獲伸者
何限遷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
而又驗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勳不及書也然有其
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
何傷哉是為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銘

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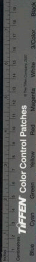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
書戶部令史歷庶事核吏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
府經歷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帝因事得見

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其姓名是時

仁宗愛尚文學常不次擢拔材備於衆入之中人
亦率更名所居業以自傳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
君略不少自銜驚才得為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
主事以廉敏為丞相器重而君丁內艱去國服闋
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為吏
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
西歸至京師以疾卒奉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
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
遷相遠數實省部要地皆不得久又常以文書為

職業事無專制獨為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
為盜者獄具矣理出之書張童子以杖為戲誤中
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
東大水氏多徒死檄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浙大
郡獄允夥君決遣之數月迺至無事憲府以其狀
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真定縣君
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未仕三文
皆幼重為國子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為同舍而
集為博士故其墓君於真定之三家原也以天爵
所造狀來諸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貴族石抹氏
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為謀克謀克
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為官名云貞
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
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為千戶鄭公
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
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為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
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為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
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
縣君而君又有凡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
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其書之俾後世知



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諱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蒸匪信局徵維鄭有
良吏維遠是自樹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
俾永詒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為同
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慶俊之士先生朝夕
授之經懃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
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
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

先生鄉里稚敬先生

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

公赫然用事于朝先

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

私謁處士張子素好

立奇行自裒樹袍冠布衣荆

口言天下事常傲視

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

以鄉里待之甚勤至

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

分教諸生之在宿衛

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

牛車進先生食已福

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

以為不當靳長者而

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

六年有傳其子好文

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

御史中丞張公恭浩

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

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
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
而好文登進士第無吏館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
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不言
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
文公為之銘鄂城府君之墓得闕文康公為之銘
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
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
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全亡徙大名之明大帥阿不魯版校軍民招

撫使生庭玉鄂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
卿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父之
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
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
寒暑不懈嘗鬻藥去不孰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
也初從太史氏測號小陽城禹居嵩穎間讀書三年
而後歸為郡學錄闕下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
嘗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
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
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

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疏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
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
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
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
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
洙浚潞文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
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
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
以為山日對之吟詠先生者書甚多而不甚行葦

所存者有詩
看篇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

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
之泱泱用世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
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
常曰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
善不傳而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追先妣棄世
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

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
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矧又能思廣其親
之志乎乃為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
貌魁岸奇偉端嚴善談天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
初籍民田棄端聞君與其凡俱在行中兄弟勤穡
事無代凡作社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
百夫長嘗率結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
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焉為食居數日不降宋人
疑其有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渡
鄂州江命別時阿里海涯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徇

湖廣地君復與其凡從破羅鼎文才喻周隆黃必
連張虎諸軍還靜江凡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
塋既裏事輒屏迹田野課種樹畜牧耕桑衣食
以自給於湖南遇兵得一儒生黎姓用金購之曰
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為弟子師果同歸
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年
八十有四以正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卒葬真定
平樂原先考萬戶府君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
天倪辟署權里軍萬戶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即
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

姓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
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
夫嶺北行中書著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
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
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
適侯閻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
興賊雜蹂躪醜其民搦真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
焉而今爲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火
日君識其爲今器以文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
學進有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

闕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真定挺身焚整而官弗崇雖則弗
崇勇也匪躬斬馬嘆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
則移其廸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
甥維彥日肆於文克表外氏績茲勞功刻待墓門
維以充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
石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于同登進士第又同官
于朝先人生世以迄于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

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
為文沂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
周畢公高裔孫萬世晉更十世得列為諸侯滅於
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遠戶部侍郎
山甫始著於家謀子三人曰元節密州觀察判官
生綽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閑遠矣曾祖
諱鏡金尚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
使河中詰總帥完顏仲德戰死節考諱振報關
轉徙占籍真定力為忠行起家至江南浙西道提
刑按察司經歷配一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

宗義皆早世仲即石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君
居浚都為士子經帥尤長於詩誦試浚都文學掾
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事恣他吏恐說弗敢
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饑饉群無賴起竊盜
斂相董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獨徭發
廩以贖此謀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
供玉面狸四十畢采不獲則轉購仙邑廢貨毒民
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
吏循捨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
春我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

有寓望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
郡守爭爲鼓譽江湘行者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
又屬覈考江陰錢穀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
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狂爲會誅者吏黨
按之既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者事
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遣會誅者得免死南
陵縣僧以貨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露潦水
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
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蟹
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雷事適湖西廉

閭官與君素同田土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
自詘以希合乃以風言奏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
辨起除瑞州平江平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
不就家居數歲以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
君所與游畫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寃而君終
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思是一姓而無
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
無爲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
階前資遷承事詔監黃池務稅以至治三年五月
十三日終于家言子年六十有七以其年月日葬於

某州某里之原也。把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澄沂洙女一人。適潁東廉訪使傅其同朝之子。通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爲。崖機其官業。行已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之所爲。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開嘗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卒謝去。後果敗。而君益富其學。以老。小克用。鉅公聞

人。累薦君才。宜理劄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唐詩書。專祖諫語。息偃泊然。無憂。世俗慮撫育諸孤。子姪。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舉人之善。汲汲焉。猶負宿諾。而抱隱庸。皆他人所難。而君爲之。不知爲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厝裂。焚剽蕪蕪。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不數戶矣。初。御中人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其德以歿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

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所以進
士入官有古學方心獨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
其碩大光顯又將心在茲歟是宜為銘銘所以使後
世為善者不怠也銘曰

冕弗媒也玉有玷也一擯不用有子哲也彪炳而
文立其嶷也載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道玄碑銘

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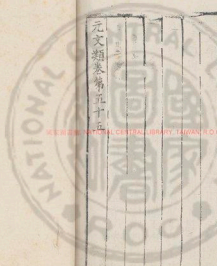
應奉翰林文字上具定縣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
甄君行狀求銘於某某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某
先師侍其先主地地春秋綱王公尊俾天爵叔以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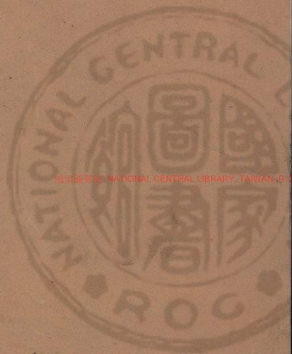
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弁冑氏甄代選避君世有繁遠蓋略茂先昌祖字
諱錯無極從臣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潛燦祖讓事
金刺萬洛考用致佐民部慕此劉繼王淑相若君
讀六經得大約母王滿適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
郭木石與居隱操樸師軸友博敬不謔言倍行過
期拔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可冊示尊閣修名
嶠然日孔昭蜀憲聘採以養却戊申月正體魄落
歲六十二應諸修儷代之王賢以嫂胤恒補吏晉
臬擢文章樂于死未約子子克敏面踰弱王俟不

事斯道卓幹母之蠶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護頤
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鏤頰士載辭傳石
碣抑木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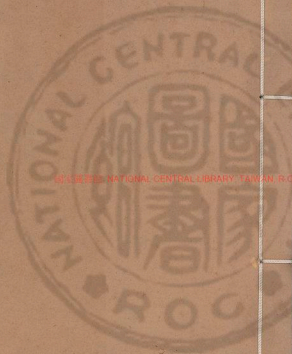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第五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104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100911



元文類卷第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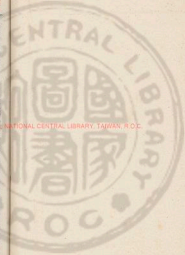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
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
若克懷英趙風皆師事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永安
五年四舉推恩資高稚清苦寡言笑無雜賓嘗知
阿于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操琴書不出正襟危
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
責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名應未翰林文字同進士入
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通
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
也死之日家無餘貲藁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未平
王尚書擁墓經兵寺宇廢蓋荆榛埋沒迷所在後
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窆其在墓西十五步初
元卿許並負而東旣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
五月九日奉天楊炎感念平素會長安邨邦用楊
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瑤高唐趙安世浙津張儼燕
南毛君仁取都陳父雲中孟舉鱗太華郭時中郭

郊范文炳平陸貞輝加以本余藏之故究蓋有行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癖直有操守
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漳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
說自是屢饒文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
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親前
賢奇蹟偉行擊節嗟賞而不能自己至推耕牛以
饗實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惻時之艱急人之
難切於已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凝
焉終迺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此

渡後赴戍戍試魁河北西路建中統建元三府辟
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曉節知回鑿方柄不能與時
匠匠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者三為書數
萬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法
敷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綱章武伴承正統及見
考亭綱目書多所謬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
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
者雖節目硯研表本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
用然探棄善俗激應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
公以鄉曲義來周知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聞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
許公每道邢必式問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欵起城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
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賦齋樓寔蓬華心融
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
曰通作四充講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耿振
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子手曰吾老矣斯文未
衰子其自將既而聞卧疾慮乏調養詢諸友生始
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

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
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
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立園行於
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身名用當光範子謂寧
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
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
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板二例如以卓行
加之則名與行爲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蓋
石棗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爲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入與一物於其間其
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旣壞之後
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
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
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
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
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
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
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

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
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
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
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含此而為
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英
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
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
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
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澤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
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
感激為之泣下然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
為之訪諸故老撰諸小說放其姓里增補而詳記
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馬
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徐州陷盡驅居民出
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
為媿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
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
以待之卒舉人未暇者聞君填腦中兩刀而死夜
及半堂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

以藝被選而行次安爾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
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浚河水傷
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
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適章齊高奕
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
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
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善於史官而先人之孝
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
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
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思

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
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
爲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
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
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
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靈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
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執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瑛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
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
任者若崩厥角悉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周
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
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印發死池
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
止宦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遭海上被執
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與人心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
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土車駟輟擊比來
不絕聞坐論對語及日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

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妨甲以非人以言為諱抑
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又以馴至此極始知
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所窮而天命之有所
所屈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
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
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豫字麒
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
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
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為譜升朝一再
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見即以屬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為軟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千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為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普於夕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處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

無一不知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著龜則世執能之殆天與為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箒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如至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間若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採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顧運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來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果廬陵文陞其婿孫男二女二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脩從祖洪侯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竇欲列五口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備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以東京帥一日致其婦凡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葬必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隨赴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

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益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固指為任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死無聊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赴大兵奮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徙于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提兵柶河此董忠獻公後

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
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既
成人仕州縣以庶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
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
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錄國亡之
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
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
友友輟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激曰吾父以節死君
此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
上重冬具衣冠指吾父之魂與吾母合塋鎮江卅

狹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
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一以表於墓敢以累子
激被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
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
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濶辭
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題之宋三百
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
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
巡許遠南霁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
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啼



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
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善大
將吳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直侯見帥深入不感
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
可獲也大將遜還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陸
化縣界遇游騎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
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
衝擊力戰不吐輒還卒謂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
額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互射發無不斃帥兵屢
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

日其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
八矢貫侯背裂帛立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矣
盡衆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
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
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
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
過客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僑黨言昔嘗焚嘆曰
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
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
隨州歸師至缺陂戰死塔王祀守樊城城陷不降

亦死一門死者四人倭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嗤嚙齷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戰帥器之妻以兄女歸邊郡村枝良家子選補軍職錄武定軍屯尤徙屯黃勇勝軍後將取將於武定而以倭為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倭叱曰大丈夫不為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倭代將名統制官寶祐聞蜀歲歲被兵倭往來岷渠開達等州扞禦用以擊衆數戰以多軍深入警激築建

城堡化那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殉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入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嘗書廳而周於鬻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親其北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而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魯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采君曰諱果君曰諱海君諱采君娶張氏生子

曰諱信君諱秉君妻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
君曰諱王君諱海君妻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
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貞君由將仕佐
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從盧鹽壘場同管勾諱
信君妻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妻張氏
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砥令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
曰諱林曰榮曰瑩曰瑩諱成君妻趙氏生子曰樂
曰善諱毛君妻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
君妻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妻焦氏生子曰諱或
允諱瓊君妻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

傑曰檜諱瑛君妻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
行中書省宣使諱首君娶弼氏生子曰明善以儒
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為中書省知管差
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曰
娶皇文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繼
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通娶
季氏生子曰翰福娶闞氏生子曰韓或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
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
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卷

于縣城郭西買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墓新阡
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
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
命執事機要益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涸先
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
緝學勵行命不違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
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德莫無窮豈無其人鳴
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君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

元老父誠成祖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
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
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
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
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
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豆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
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
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
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于文
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胤已若成人從鄉人

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泖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黜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斂校儼無豪忽舛異迺已厝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為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願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嘗曰學

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謂曰金於市遇友家壓焉友故救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寡人君為具華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嫗喪莖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綏解鉢分不為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沈君持平才諳日聞轉運司辟君碩寔定稅然非其意也賦人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感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

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姬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
饋既廢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
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無請弟妹族屬咸盡恩意
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稱通財同爨君辛諾弟稍
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
曰君之教行閭閻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
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
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
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瑒或勸君止一
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施耶故志道由憲

司戶部樞密中書樞長官僚司書誥皆以治辦稱
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世只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
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第可調荊州判官累遷應奉
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
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依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
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北烏乎人
情孰不敬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
今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掌寵鍊氣
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理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
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

完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一不謂賢乎而況教然有裕
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楠

嗚呼金趾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
辨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
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
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
統宗據會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
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
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

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 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
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
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
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
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
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
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於陸簡傳者
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
言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

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錄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釐以折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懇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八等占位藉考松江東宦

慈習照唐姓劉氏君出敬語諸父咸器之素多

齊避陸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熱氏子二墜垣女一嫁王氏是歲善臺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塋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楨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然之備食于廟于祠無異離集



賢劉公生愈後開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
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感矣哉春陵之學四方
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真
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楠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
治書侍御史趙敬叔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
慶使鄆唐佐皆出於公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
之兄冀州知事奠王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歛而
賓諸城南僧寺其子揚載述本訪其平生所為誌

文傳之又為作畫像贊及著哀詔哭之舉其孤迪
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
以其年月日葬之其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
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
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
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真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繼其
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
章卜反未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
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

沈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
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
以伯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
繼去世無為伯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
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
上客畱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
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漢如也徒日與彭德
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
賦詩為神交時人逆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莫一得
過待為幸嗣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

供奉翰林首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一不屑也後十餘
年始為翰林應表文字承務即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
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驕馬遇好友即捉袂出門
竟曰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索中
金不識記數及背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
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
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曾中了不
可混長年京城君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

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首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閣案上晝夜且半莫擊頰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附几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復膜鳴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歛集往哭之見唐世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已事于一坐皆款款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立極堅緻理其家充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大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焉乎是為表

稷山段氏阡表

虞集

秦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隊地蓋為金



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
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
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
行乎採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
不盡於汙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
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
之稷山由輔而上溯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
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
諱矩生三子長曰鉤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
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

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四在防禦時隴西
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
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罕可徵焉罕爲叙而篆之
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
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鉤始鉤生汝舟汝
舟生恒恒生克巳成巳脩巳克巳成巳之幼也禮
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成成已登大
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觀察學
故官不起而克巳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
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也

克已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
皇子安西王召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
順大天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已
之子曰心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
似英甫彥享輔之元非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
仕有祿位獨輔寧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
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
常禮儀院尋忝天官舉名曰成君子有望焉嗚呼
自司理君至下今殿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
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功名富貴齟英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
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
爲得失哉故爲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慮偏物邈無託兮久焉識耿弱翰兮著
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額余庭兮鞠
存嘉邈兮無間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
林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史維岳
兮潤流斯河世寔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
生之家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君民間則為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文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虎頑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陞殿上

皇帝幸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祝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情特揭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旦

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猶如大駕出宮則履肩黃髮序勻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其為筆也管以墜竹毫以鼯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為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重書編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堇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斂穀



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
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雖重厚毅然有
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曰其貌非儒生
雖多子憤終不肯出其善者界之學士先生如洪
上王仲謀上意宋齊度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
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
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
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
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
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于郡董氏董氏多財
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
將絕爲外舅買妾親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簡
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簡保抱乳哺之壯
老致家貲以去簡力畝田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
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養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
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
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
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賞次適

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日蘇君持君事狀
告子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塔
主家產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乖崖張公
為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
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想非
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
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為我文以
表其墓為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于誥而
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
郡君者已亡子憐其拳拳故其父若是乃最其

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壻塔秦然有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
傳實弊俗也妻之寡不以骨肉視壻塔雖贅壻亦
自不以我為妻家骨肉張延賞韋臯猶爾矧餘人
乎陽為翁翁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
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鬪者至殺民贅壻
為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動勞困苦之氣耳至財
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
飽贅塔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慶非骨肉之
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方以杭

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諱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笥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夫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孀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歿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未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頽父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乃而生蘇君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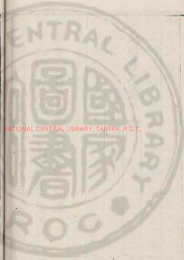
豈弟觀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無所謂弊俗者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滿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微焉

元文類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
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
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
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
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特
泐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
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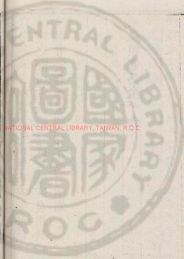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元文類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
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
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
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
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特
泐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
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膏肓之根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僑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並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獲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涼留

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懷然敬之嘗以

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蔭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與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時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

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狂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驟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

元宗朝...
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
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誤乙未元曆云
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
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
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
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感之由冀得中數以
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
十年詔提控衍慶宮書功臣僕以摺程降應奉踰
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其子宗爲金源郡王
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承問請曰殿下

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
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
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
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
孝經指解言中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
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
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尤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
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
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
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



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爲比丘尼當時朝命寧有
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柩于景陵朝臣有以孝
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
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
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
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
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
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
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
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祭門之教以

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良從之世宗
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
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交甚款至作歌
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
傳聞未必可信就今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
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
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古之古入陸贄
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
言明日錄軾奏儀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
解世宗憫其勞授荊州刺史爲郡實猛適中旬月

之問政聲藹然此州實地鹽司所在瀕海之民庶
齒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
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更疾其然凡以鹽事
逮捕者一切勿違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
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
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馬讓
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藺人至今德之是年
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稱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
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
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潛王定冊之功二

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
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勝進士及第初世宗遣詔
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
遣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
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
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
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
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謙公乃
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

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
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
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
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
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薨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
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
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蔣護喪事
允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
正議大夫漆水 卽開國公始娶蕭氏 貴族

郭氏岷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雲之女公以
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
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
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
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
鈞鑄鑄公資通敏善辭令曾懷倜儻有文武志膽
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
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
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
病推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

元文粹卷五十七

景仁領國史公為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為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為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為者誠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為史掾景仁以漢文為史官子事之譽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却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弒逆血濺於屏史亦不言之卿謂景仁無是心

何下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闕而董者也海陵以廢昏為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弒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為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為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宥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為子後生子震與平指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



貧無以為資復收養之族人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為輪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蕩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瘠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為寇曰死生如士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擢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者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蜀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博有所撰

銘為未盡欲香轉運字為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為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善潛剛帝前魏冠講度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為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丘山萬牛償且僵顏以提闈待豫董擊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族士作裸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

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考漆水其
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

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
能圖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遠定中原薄海內外罔
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
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
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
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

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
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
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末丹王突欲之八世
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妻因留守生將軍國隱
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
將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
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翰以爲子遂爲之後以
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
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
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

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
街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
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
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公生三
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
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
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
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
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
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

國朝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以遼宗室近族至是
微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
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
臣子豈敢復懷戚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慶之
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
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
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
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入斤者以治弓見知乃
詰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
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卷之五十一

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
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
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
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况
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
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
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解骨以符之行次
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焉尾綠色
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日十迴上怪而問公公
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十里解四支語是惡

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謂下願承天心宥此數
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
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
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
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疫至駕車行劫有司
不能禁時 睿宗監國命中使借公馳傳往治既至
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
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
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
安枕矣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

卷之五十一



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
朝者多以冒禁應死空言 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
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
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
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不遺音而彼
州此郡動輒兵興相功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自
太祖西征之後倉庫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
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
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
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奉地

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
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 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
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
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
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
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
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
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
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
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



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舍重山實為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強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遂來使不數月會有此事告感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押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為晚

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幸

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以貢賦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畱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銀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鑼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書苦木恩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為采鍊金銀



我種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
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
以實山後之地上曰仰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
已疲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
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
陝洛秦魏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
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聚附緩則復資敵耳公
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
數國制九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

陝首將遠不解遣公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
殺傷士卒意欲盡百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
數十年所爭者地十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
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
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
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
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贖其後攻取淮漢
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
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



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
 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
 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
 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
 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
 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旁者踵相
 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
 用故也若勝負未分虜虜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
 安往豈有因一俘囚一非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
 禁金國既亡唯秦皇寺二十餘州連虜不下公

吾人之得罪進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
 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一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
 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
 大臣忽覲虎領之國初方進取所降下者因以
 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
 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
 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
 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
 戶若果行之可輸一七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
 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



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奉括戶口皆籍爲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而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

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

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二文上議討

諸州郡分賜諸王賈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王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矣失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王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天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土去豪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



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
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
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
爲質然終不能償公乃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
七萬六千定仍奏定公後不以歲月遠近于本相
俸更不生息遂爲定制待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
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
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
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
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

批馬公言漢地所有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
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
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乎觀儒
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
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
而使臣猥多馬悉剽之則豪華民馬以乘之城郭
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
輒被笞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
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
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

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上貢十曰置
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
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十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
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
宮殿用銀一十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
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
以贖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
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
之於不義而不義者其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固
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公之

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且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
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
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
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二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
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亡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
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
差發汝獵發丁者以銀二千五百兩撲買天下係官廩
房地基水利豬鵝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
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
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

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
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珥超之言蓋
平乎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
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樽之金口
曰此鐵為酒所蝕尚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
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
四方無虞上頗急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
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
天合至自汴梁測得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

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
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
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
竊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
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
汝欲闢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
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
是政出多門美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殉
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
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

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
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
足以樂生君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子違常憲吾
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免三穴吾不為也意
丑春二月上疾篤詔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
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
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夢或退舍之事
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
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公以之而已赦發時復生冬
十一月上勿藥已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改

獵左右皆曰若不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癸
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
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甚幸與都刺合蠻方以
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
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

於民者輒中止

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

天都刺合蠻令

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其章號令自
先帝出必欲知此臣不敢奉詔且守復

旨真都刺

合蠻奏準事理今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

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馬事若合理自



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刃乎因厲聲曰
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
亦不能以無罪殺臣也雖怨其許已亦以先朝勳
舊曲加敬憐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
於位享年五十五歲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
林爲之罷市絕音響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如
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薨於玉泉東麓
山之陽後遺命也以涑水國一人蘇氏補先妻梁
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誠生子鉉監開平
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或州刺史公弼之女

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微曰
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
逸曰希曰希曰希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
姿英邁迴出人表雖案牘填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
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命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
有差別通宵不寐平居下小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
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
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甘寢也人有諧之者曰公
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出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
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

舍晝夜宵誠諸子曰公政初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法以治凡星曆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城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蓋公七年令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曰公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網絕地軸折人理滅所加明吏造夫婦孽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攻每相戕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

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焉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或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聖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

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坤轉如再開闢內外
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
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
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浼號一布捷於風雨指麾群
雄圍豹檻虎賁誓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
草間隨封擇用鬱爲穰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
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賊
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通停墨業蔽野僵
屍我煥而寒我飽而飢圍城喘喘假息寸晷我解
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

受其賜惟天維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
勳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榮終始萑萑新
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元文類卷第五十七

元文類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鐘鼎
之勳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
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
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
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
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
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元文類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鐘鼎
之勳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
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
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
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
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
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



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
出多門針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
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
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
一心奉公而不敢為徇情杜法之私又奏罷諸色
占後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
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
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
德不耀父秉直是為尚書府君生二子伯曰天倪
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

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本花里軍
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
為都元帥府君為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
仙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為河北西路都元帥仙
副之駐真定公年浸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
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
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縉幣為北觀需既行武
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
燕公聞變即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
撤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即不招自至公慨



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
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資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
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
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
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武仙
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曆
寺夜斬關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
人夜踰城東出走走崇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
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
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

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
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
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
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
他郡

太宗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
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其定大名河間濟南東
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

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

睿宗相會破合魯軍於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

諸城公遂下太康拓縣元岡雖州復與大軍會軍
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
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為備矣不
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
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
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
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
為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
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
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

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為
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
經畧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為中書右丞相秋
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
土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
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
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
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
騎奔赴至則丞藥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
不相聞九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

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
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知度公自始
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謀退慎密如此入見
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二毫出於己者至元改
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三
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為左丞相兼樞密副使
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賜
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
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能入付授蓄銳而守兵令有

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
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
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如可商量小事
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
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志是十一年秋以
公與右丞相伯顏領湖路行臺^如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
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齎蒲萄酒^如公且諭之曰
卿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
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

自調護公歸至真定上又遣其子江與太醫馳往
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天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
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計開上震悼遣
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
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二
月有旨命臣鑿製篆隸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
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
以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勳碩德位

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
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
色見於顏間視富貴功名歛然退避若將有浼於
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器所能窺測哉初
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
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
職以復讎恥為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
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比舉
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
公姪為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

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
權臣復久叨奇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
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之吳世忠勤有功
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為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
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府官往往不能
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共定一路事不
乖戾而民以寧李璵變後謀者以諸侯權重為言
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
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
即日皆銜職而退

憲宗朝公為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藍答兒勾較
諸路財賦出入彭益阿藍答兒性苛刻秉勢橫暴
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
進曰經畧使司我實王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
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
得釋者甚眾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
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
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
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為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
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侍氣貌異常

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案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畱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即畱置門下署萬戶參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敢問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連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舍氏抹撫氏皆先公卒于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棟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把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措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沈毅厲鴻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止笏

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
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
獄無歎傾謀協宸意事合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
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後指
駢羅履養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囊鞬十
嘗八九其在鈞衡整而非久蹙而非久又復不專
同堂合議嗜好竒偉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
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楫足依風雨震驚夏屋
併懾止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執寧忠
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文齡公今云亡

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栢生
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
時賢上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
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茲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
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
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
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
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

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州軍資庫便曹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

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禾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勳臣一千戶為貪邑感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懇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於

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掾焚拯溺宜不可緩盡擇入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無出貪暴剝除宿敵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

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八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可務所當先者為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且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



漢鄂公皆在行

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口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害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一文統素忌克謹諫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深求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百姓行詔卿此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罹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

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

取之未晚也竟詢常賦卜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求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守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乎

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士爲人僕隸者約五六人後恩例埋而出之俾通
明吏教以案牘以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
人始遺子弟讀書言土俗爲之一變又踵唐來漢延
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額之三年還朝諸勢
家告有戶數千當後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
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
之而未占籍者即勸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
無爲奴之理其說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
川妖人曰胡王以有作亂惑衆連繫百餘人事聞
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

惡三數人足矣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
官普化菴決於濟河南旣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
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教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
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
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
齋許公衝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
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特望達於
從政皆出公始於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
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初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

平大名不與民爭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估
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

世祖前極論其言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
數欲中傷類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

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為不法臺憲發其姦奏罷

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
知為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

領太史院事初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浸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

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

故有是拜曆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

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攻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

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

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

政大夫

今上皇帝御極追念其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

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心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

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

孝衣絮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緣素

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末常語人曰
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
白金器血轉遣分遺親族在喜周如孤貧恭勤遠
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
尚清白有書數篋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
教子之賢類此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

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

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
司農丞不負改元

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

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次曰果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
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祕書少
監劉廙次適集賢殿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
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
子曰昇一女適劉槃初大理之後我師至其城下
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逸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言入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
非民之罪

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後王師



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
不可嗜殺

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
進各遣儒士相其役於戰軍上母肆殺戮毋焚燒
廬舍所獲生口悉縱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
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公爲
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這際以來每以薦達七類爲
已任或曰人心不同出此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
乎公曰人才何啻粟也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

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以芥之嫌而負國以蔽
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
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
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
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胃必欲快吐而後已若
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
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
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
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摠求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
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

若寒士門無聞諫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
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
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
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律通乾龍將翔瀚其雲從維我皇
元肇開五葉群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
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擁大理之行武昌之後頗
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
匡輔有功警養擁權害民竊國奮義直前發其
慮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敬地不忘公忠見善

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
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其察
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
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
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
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從相與號競
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
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竭休滂慶適於公壬辰

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
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于職及其為學盡或
忘鋪通昔詰旦未暇危坐誦誦不輟幼勤如此自
五六年削剗挽摩磊砢而直廉稟而輝灑積揉累
日殊月異擢芳馥腴充而足之汧源洙泗以肩周
程雷風斯文陶治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過屹乎莫移浩乎莫變變化不可測矣既
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特以國士萬戶
張蔡公承帥公帥唐張賈子等皆從質學海內名
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燕巢屈

高贊友公一謝絕

世祖在潛邸羅致典構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
既奉清問上稽唐虞千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
綏類以談絮若所禱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
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篇皆援據古義劇切時
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已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囊可
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
賢以尊將相悻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

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
培殖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
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
不中止遂絕江圖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
憲廟昇退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
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璣璣潛師侵
宋兩淮制置使李彥葵寓書于公端以款兵歸焉
真州籍為口實公忿誓募兵息民迨好兩國實為
聖衷日喻邊將嚴戒守固以契和

啓蒙自瑄一旦律以遠詔將無以逃罪此何與使
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以政論辨古今南
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
志知其終不可怵於愧數也捷鑄館所壘垣掙棘
驛吏訶閤夜士鳴柝防閑控抑獄行之嚴不啻如
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然無復生意公語
之曰鄉願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
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撥
之天時人事未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終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瞻隱其疾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承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得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鸞雷舉國皆知其非

似道不怙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末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儉一特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隋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隨

奇蹟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
紕丕儕權還續草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
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辯以理為主樵渾有
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
乎指累適己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魏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洽擢實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文
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孫采麟謀徙公之
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

來謂摯曰先子薨有日也公隨之碑宜得銘得銘非
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
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纂庸莫詳史氏其
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拚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
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
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鐘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
魯駿乘濂伊獵德游藝著載驅載馳孰濟其瀦孰植
其滋孰芬其敷孰吹有實其居實吾能戲聖
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



麟公雲遠迥瞻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
夷夷遠其顛公凜乎危削繁操觶榮觀幽羈訓述
耻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
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
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求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
之

元文類卷第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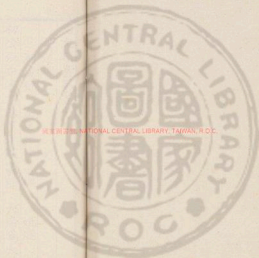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5193 v.2



HEXIN 2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文類卷第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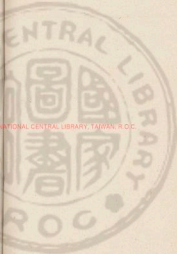
神道碑

湖廣行

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左丞相下江陵驛聞 大帝為大燕三日
晚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孫軍戍鄂朕嘗
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寧必擬城為
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為
北庭書昔魯魯合西地所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
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御為阿虎耳愛虎赤嬀



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一億萬維臣之中降是
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謫如天語之溫崇功福德匪
夸一時可華及于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
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
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以特置榻班諸侯王阿
夫拉下賜之金罍曰埃至云而者必合樂鼓某曲飲
是他雜以青白纓色龍鳳所服御帽金玉珠帶白
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鶴。所以侈服貴近田奴
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矣公比庶人妣夫人獨
聖乎突盧化胞生制而也 考阿散合儼弟善也

將棄之夫人未忍遂遺鞠 環幼聰穎而辯長躬蒙
新喟然曰大丈夫當掛勳一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為
舅氏習拉帶達拉寨所異其狀曰而家門戶其由子
大及從事大將卜隣吉帶其子故中庸右丞相
呼魯僕化從受北庭書又其為其忠謹得宿衛

大帝潛藩已未從濟江 女射虎未墮公捨馬而
徒挺矛吞殺之攻鄂先象之登禽一人選流矢貫
喉出項 帝勇之賜銀為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
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為大



蛇奇藏所懼莫至最後違公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闔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顏左吉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中書省郎中褒曰又侍禁處已著其方蹟至元改元如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皆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曰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知河南大名順德沁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羅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廣訪使虎符川領鷹坊凡鳥獸皮角

筋羽悉征輸官爭領諸路廉帥獵戶再兼中都路闕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改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托以爲策襄陽香故物由秦帛成使宋得竊築爲彊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毛田給鉤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

來蒞師宋遣人謁壁若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畫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
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
今平章范文虎於灌漑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
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
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
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鶴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
新順旣弱過所當帶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
乘出下令軍中舟更燈篙洋楫皆與貴吳結戰艦

為障宵遁盡然燈新戰四十餘里斬之橫門關又
明年遂請以西域破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
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孫
軍禦我數年今為飛路絕 帝實嘉能忠而主信
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
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借以入觀真拜參
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
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
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
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

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木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鉅鑊戮艦江中築礮壘穹逼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壘其上攻拔之施舟八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口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劉趙腦虐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崔貴運降大軍去而後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

千戶馬成爲事由已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按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背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策東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曉撤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戍鄂哈公雷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關安撫高世傑將艘艦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詔爲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瑛曰自今功者

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
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魯之江陵
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禛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遣常德辰沅靖荆
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
俸改認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
窮而來歸棄江陵市襪孫微至京師死猶沒入其
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核湘陰潭守臣植混
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按城西
耕射書招其守帥李希遠下以活司民不無按城

者矣不答乃令諸將盡地分圍決陞水以樹梯衝
礮鐵城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中
命諸將凡所由火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劬
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按謀諸將曰國家為制
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
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岳法生之發倉
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退桂陽水衝武岡寶慶江西
棗連皆下之劬圭面縛公入覲賀始慶拜平章政
事遷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

管小濬江諭經畧馬鑾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
公以靖江遠中一非長沙匪民性驚驚易叛難服
不重典刑之廣西宥州不可言以綏保其阮之市
斬鑾傳檄下柳鬱林橫邑廉象海歸梧貴昭融賓
宜賀化高容欽甯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爲
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汝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牌
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逸舟承制以萬戶史格
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
哈人以劉規復其舊全宋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
才喻同陸張虎羅福之倫大成集衆數萬小千

在在爲辟與江之北黃嶺相嶺以勳皆削平之
將張世傑傳欲襲至交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
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各軍士高渴所求馬踏
地出衆人資
名馬踏泉而爲空巡趙與

瑤巴戍海南白
擊與瑤并獲僞使舟文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
南寧萬安吉陽關僞土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
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者以其首龍
文鏡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代交趾其君踏海
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



光祿大夫胡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
勃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剽歸即與夫人訣
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
望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帝旣才公勅陳
毫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勃復以其妹爲繼
日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帽服白金
爲兩二千五百男一人帖力生故齊魯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解生王奉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七爵監兩淮宣賞只各繼郝
生輔國上將軍湖廣道宣慰使兼管原州軍賜

正帶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
昔思海涯滕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
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樞里斯琪一適承
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
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
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
海涯女孫六人一滴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吉思子
宇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埜斜餘幼後公薨十
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創書與
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述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

爭與昭揚先德其生予職責已寒夫嘗讀望諸君

善善作者下善善者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

慨歎於武王福南國為善實思國形丹

青空翠竹及襄陽下方

成淮西淮東渡

江接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雷成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

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國地籍民羊宋壘理其時

將相踴躍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荆之

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

廣東河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篋被

毳大主小酋甚錯輻裂運數千里受糜聽令者猶

不與存其休日月之末光張雷寔之餘威以會其

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首幕我麾與所

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

真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

托李慶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相

凌突完顏訥懷關出柔落也訥左丞相四關出海唐兀

帶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

鼎樊樞朱國寶張華實費家帶烏馬耳寺羅合答



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
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象名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此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末他名徵後征海
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
爲虐今較江浙諸省驟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
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
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金獨二銘曰

時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懷可恃爲擇天混皇
與其險則邪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故降吳平

於晉陳兼於隋趙趙遺祀罪靈生東有炎朱光
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譽
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躬躬浮江亦既
越之歸正丹旌聲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秉勝籍民按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
哉惟爾協朕假爾以弑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留後早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
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
皆勳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龍善終心亦孔
棘又銅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數時知

公勞 大帝簡在衣裘禽集靡有遺愛不事故常
墮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疊合樂而
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
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前
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嘗寃延世其北居
廡盧溝社西有碑斯豐流時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越持節勤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
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

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
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
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專以繩宗光
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鑲之金石將日遠日忘矣
以昧遠曾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
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驪畏答
而公之曾孫燕木昌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
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嗜盛強畏翼
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 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獲雪泣而歸請獨宣力 帝戴之曰汝

元史卷之六十一
十
元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
不終事 帝者有如此矢 帝感其誠易名屑履
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交同死生之稱

帝後與王罕陳於易刺真彼衆我寡教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履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 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 聖慮者辰入疾戰
大敗其軍哺儲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敵
腦中派矢 帝傷之曰朕戒御養休兵竟創而歸
親爲博藥哀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景只里吉

爲敵將實禦盾屢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履子
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
家 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
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
郡王歸奏 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
差次惟視 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

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
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
兵不及臣半今封額多於臣 帝曰汝志而先玩
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

凡事干其域者各違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
十六爲斷事官 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
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
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開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
輒誰何李璵反詔將仕死一軍圍濟南鈔盜都萊
州賊平決獄熟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
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董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
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
言敗事臣請從坐 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
死第年少目不知毒 帝曰朕方恃御求皇子死

高書別帖元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
幸自卿明目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
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
負金六簾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遠邈省臣握兵
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
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額先真
曰卿舉得入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第
角惟忙兀以時黜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
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
傅羅驢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
曰其右受伯顏阿木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
曰如別急急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
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
與泗州昭信淮安寶和犄角當水陸衝木易卒拔
可頌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達比數百里其守
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
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謂
之一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

猶城守故八傳伯顏入觀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
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景高部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
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葡萄酒介曹
弓矢數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
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
昌賜玉璽帝幣帛與博羅驢同署樞密院事未久
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從
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
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

矣不能自陳今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
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
威臣恐一蹶南土肆為貪重斬伐平民妻其婦女
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與疾入
帝視其色怵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
入朝唐兀帝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限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
連干皆遷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
往凡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
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

不可舟惟半犂而畜刀月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飲
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
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徼內地戍兵進
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
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
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
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
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
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

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
自足帝之何煩乘與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
賜介胄弓矢鞞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滂雨
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
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
塔不帶斬怒倫董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
賜銀爲幣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合
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扭
於屋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逃走有

壑絕前廣二天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
越三人後者皆見絃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逐北極
於東海之墟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
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給士以故人致死
力賊平初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
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
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口以 陛下威德奉身之
物亦畢備矣 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
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
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

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
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准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
如額而集賜異幣開封監縣鐵元而告廉訪使
胡某不戢其民昏集囉散縣簿陳勅置巡屋器拭
於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扁鑄司夜出入詔
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成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
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垌不思佐國
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驃馬十有八疋
河水逋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校

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切著爲令河
後從濫規掃橫濱歸德雅州汴梁水及城下泮爲
臣沒分親行視督有司擇完之皇上元貞二年
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
一軍戍北歲又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
入絲一斤積四千斤蓋輪內常易爲匹帛分糴諸
軍上以爲益物迺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
十幣第三陞解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髮
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其宣
政院使大食變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

右則屬之伯顏阿木左屬之博羅驢谷伯顏阿木
皆有田民而博羅驢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
豈彼取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守戰地高郵已籍之
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
園背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於
海道官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祐玉藥木忽而
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駙聞始是時以玉叛由其父
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烏來歸宜當爵以勸未
至上曰是奏深契朕求改平章知廣賜金鞍功
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於公光祿大夫上柱國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
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為贖務高
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醜惡公變其法張省曰憑其
富蓄凌轡府縣肆為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皆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
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
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
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薨于檀
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
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



為右丞四為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
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
討叛臣四征及王其間事平而疾開變請行惟以
有國艱虞為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
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戰瘁其膏鋒矢交集其躬
飲食飢渴不呵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
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
世祖身御纒穢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
惟以賜公海若不肯雜鷗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鶴
背小玉如聖心曉曰是禽惟朕及虜師所繫以卿

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
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鶴所集時出縱之使民
得見昭代春秋菟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
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
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
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
薛徹干平章子愈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
孛蘭朐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恂烈出次適山東
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實銘曰

皇矣

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
一其中矢矢溷告 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捷戈而
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
叩輪懋功是創 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
既王其子迨分茅土 帝自筭差國以泰安二萬
其家公祖王季勤勳克類再傳而公 世祖之事
勲閔遺苗 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舉其材聽於
禁閤無止入出翼翊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
患靡干承命即往 帝遠矣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

甌閩炎陬金山遐陬間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
藩無一漏誅人臣宜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
鈞踐 先聖 今而齊予優優良駟天閑豪華御
構彙韃介胄鞞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
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
之神孫神孫 世祖開乾俞坤考其皇與南北猶
判孰是浙右羸鬼敵裸大興師征嶽業百城罔不
簞壺竭屨義聲傳廿國都弄王銜壁最爾淮東諸
州猶壁詔公進攻濠殲渠克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

陽江嶺外內於乃朱烈先光以大嘗聞古先並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求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
與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削平宋彭義斌淑擾山
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邨再列於兵戶不足萬
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田蜀入從攻
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
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六日日生公

六歲而孫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
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字
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異養
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軫常
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蒼一魁傑也其年入
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
瀾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繼教告無隱一諸
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井六地矣軍中夜驚
公出撫過人識言音喧嘩一寂梁既平爲募兵
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下生活賴賜穀帛

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入者不以行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藉其俗時相方急治賦罷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廩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葚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益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遺錢粟所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微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銅考彙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募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輪其隣追繫收坐崖

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饋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愛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持衛介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街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鈴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
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求木旨醢以謝天下以
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為 帝所忠怒御史
臺臣不善彈劾坐觀政此其自出而汝罪皆曰奪職
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怨於臺乘其憑
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也而孫盜燒鈔八百
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土不入抱索

帝前示曰搆是可見悞裂卷為之縫留半印公曰
縫用印者以杜回欺汝為宰相注司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 帝顧罵之起臺辯始釋明

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
省福建賜為之金五十銀五十令行禁止民便安
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
約束不貪勝不躁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
稱不攻示以慈暇晷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
仆鼓賊或偽降覘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
昔由不堪汙吏之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
則平民矣吾不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
孫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擗聞
者旬率以出其渠欽旬日浸南再大兵隨之倫生

陽中其黨縛以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截自是方
三千里袍鼓不鳴正帝其堂畫諾而已聞

帝不豫馳歸示師常藥晨夕俄然宥天與諸侯王
大臣走策禁遣使逆成宗龍屐入踐天位大德

之元拜江南道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令參議中言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

教化而刁筆爪爪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微賊以

多為功至迫于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

敗風教者我其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

帝聞之以為何職職紀大體微資相堂七年改浙

省平章政事廿六治如臺門無私詔以轉粟京師多
資東南居天一什六七而松江墟淤歲久富民利
之當水出塗泥為園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
民不可稿公公散卒數萬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
使復其故凡五才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
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燁力
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
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
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職我良人矧一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緒緣不滿
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
昭炳白樂施為仁不富之實官給轎車始克歸葬
于徐邱距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畫人則以為
公之營魄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
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存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
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
府僕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於戲
至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為人臣下貴出墟可謂
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 大帝立一極之威人生是時不億其幾何獨
於公光歡氣紉一姪是元臣豈僂所同如敦詩書聞
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帳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
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多直一棄關可
彌馮怒安郵一七沃宸衷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
贈金汀漳風恣一知公來臨授其及新耕鑿詎一吟
成宗繼序曰泰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
臺不專繩愆一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一杭先民
所急浚通松江環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藏餘策
右已相阿中速一事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

救時望失將之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
彰嗟茲九土昔與有神禹依宗巖巖北徐為襟其帶
伊何准流在古而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鬻彭城其
水瀾瀾初公苗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
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委隕祚上公是命既土
既爵傳子而昭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元文類卷第五十九

元文類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
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
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
吏考天德擢全興定進士第由傳之聊城丞掾陝
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
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
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



救時望失將之徐方岬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
彰嗟茲九土昔與有神禹依宗巖巖北徐為襟其帶
伊何准流在古而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鬻彭城其
水瀾瀾初公苗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
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委隕祚上公是命既土
既爵傳子而昭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元文類卷第五十九

元文類卷第六十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姚燧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
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
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
吏考天德擢全興定進士第由傳之聊城丞掾陝
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
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
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



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冒於禮者名行秘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寶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樞衣之徒以外蒲種橫經入問爲新經義

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庸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鐘堂之席有繼與其誣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而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帥賀賀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樂

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
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
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
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
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
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
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益變不事浮
末矣歲甲寅司徒秦潛酒敬米秦公往見之際其
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心服曰世
烏有斯人之倫敬事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

而行執席而坐一過也謂賈勳窮日力而所造益深
平居詡於爲言喪中上八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蓋用
牲盡祛秦門感世之化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梓柳
皆黃腸衣衾必緇跪泣不復鬻悲憂爲疾杖始能興
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隆典夫夫
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
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
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
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
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相始與右丞相安



童共政日舉公賢丞相以間十年上遣協律郎申
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
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
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今國王和童
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
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鳴血上遣高醫來候
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
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施之時以日
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
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復請設取

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實文正公與公雜
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實興賢能漢舉孝
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場
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
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與矣哲宗
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
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
治安之本今欲取士耳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
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

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
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
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
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
十有奇曰日月之青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
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顛
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魯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
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
秦焚書廢古偽作四閏歲終兩漢因之遺曆之本
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賈逵識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
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
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
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
以取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
退其畧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
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
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
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
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朔先後一日時亦鮮

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
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
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
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
元日一行造大街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嘗令授時
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
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安芳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
起司徒及公曰二老口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終奏皆坐畢其說亦曰無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
大夫兼太史院事明

以行家得請歸又明年儲

皇俾靈堂郎岳鉉召召俊中書議相承旨李溥儲皇
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
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
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
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
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
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
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
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
則公嘗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剡誌其

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
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
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
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而修而闡後覺粹然
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
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
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
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對之言同
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

六年八見前十有四廿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中入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
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繼謂不得
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
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
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
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墻
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
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

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象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乃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魯祖妣皆紀氏妣冠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如皇德焉三子寅其冑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公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朝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倍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

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於明命實有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蘇令聞之延已徹宸難束帛爰變貴及林藪丹旆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倅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儻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喙紛紛汝折衷之其從誰某九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灑膽悉剖丹衷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者惟汝為可肱股

元首公益抗章臣蠻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
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撫頰垂詩千齡
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 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
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仁可謂必世之
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
故不取取當時明哲保身以薨 帝為震悼賜祭
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
聘財如所聘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

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 裕聖太

后以嘗侍講 裕宗言之 成宗贈諡祭祿大夫

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 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

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

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

祖錡銀青祭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

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歷三

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

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

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遠見留

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御弘化翊亮功臣閔府
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
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銜之生
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
衛上將軍度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
金東上閔門使全州團練使珣生閔門祿候武德將
軍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鎰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
化丞淵後更仲宏生公及弟橫格公自稚弱一力
於學蓋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晝夜分不輟魯國
夫人恐傷耽書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

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
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
樹宿止於館亦出以誦自期甚高不內翰九嘉少
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閔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
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
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兕葦宜然猶竟
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
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人獻東
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
採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

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畫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程
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
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
無殺吾掾乃死公聞 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
春宮教之俾揚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馬中書少
公六年凡稱之與僧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
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揚中
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
公所招將蓋阮之大將皆竹林間公前辯折明詔
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公魔數人逃入竹中潛歸

其營匿嚴候軍中纒脫死數十人繼授德安得江
漢先生趙復仁甫見 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
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
筥與之言信奇士出 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
不欲北與公訣歎死 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
惟寢未存乃鞍馬號預尸間求至水齋脫履被髮
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木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
存則子孫或可傳緒 句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
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
者百人北方經學自始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无赤行憂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
競以措克入媚以公希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
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種簾間遣人
追及與之遂携家來學聖荒雲門黃田數百畝脩
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龜魯
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
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
遺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
人曰幾褫五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
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俱揚中書版四書田和御尚

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禁傳春秋胡傳皆于燕
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去廣教弟子揚古爲沈氏活版
與近思錄東萊經史以兩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
許魏國文正公魯齋仕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
老下至醫卜筮兵刑其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
過魏與賓漢卿相聚其才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
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
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其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
從事於小學四書爲其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
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



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汝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
以居會上在潛邸遺說兀脫故平章趙壁驛至彰
德恐公避逃脫兀脫幼日壁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
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
限恐使者誤徵不敢亡及應壁曰汝非棄牙魯元赤
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壁曰良是乃借姓彰德
受命送行既至上大吉百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
惟不直宿時召與語臨間而言父之詢及治道公
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一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感
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拍身驅馳宣力

蓋其平生所學數心瀝膽爲善數千言首以二
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
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
善遠佞次及其敘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
庶政出一網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
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貪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
班俸祿則臧穢塞而公道開定律律審刑獄則收
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
免毫髮之過免權掣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
陟則善良姦惡可得而舉剝閹微歛則部族不橫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
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
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墮則民
力紓不越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
織者日就飢寒爾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
擾攘調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
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廉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
以子爲母如特生犍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
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
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許以絕訟源各踰旌張之方

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之具述上奇其才向
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
丞相木止各覓故右丞不華吉丁今司徒買奴爲
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若温山南者聽上撻之
大爲張宴群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
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
遽問且今天下二地之廣人民之疲財賦之阜有
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
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擁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關願總
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 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
下功未及竟而逐陔退 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
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
戍邊襄樊壽州亦歸而壽州之民盡於軍官
分有由是降附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割
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
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
耕積穀高唐邊地既寧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
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都宿重兵與襄

陽制閭持角東連陳毫漢口挑源列障守之又置
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魏諸州陝西則移隴右
汪義武公成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
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官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
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河池轉粟入利其年
大封同姓勅 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
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而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
上古名天府陸海 上願有關中 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白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
入觀受命征大理至曲江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爲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嘗殺及克
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日勿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誓曰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
能為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
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禍才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
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三司撫司以揚中書為使奏
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心五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
道不捨遺師行留裕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
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
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以著刊木未塗以前三使

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
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成以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
公盡裂素帛為幟書止殺以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
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
三使之首或曰投珥水由一遺漁者網之無得也俾
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
多道死公惟一馬瘡不可乘之則牽之襟殺數升
時搖木盂以銅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
挽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齊之
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六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



至八州諸縣論上重農之旨允今關中桑成列者
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日或讒王府得中七心
帝遣阿藍蒼現大為勾老夕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
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罪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
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
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
遠將受獨未若盡是邸地王以行為久居謀疑將
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
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生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
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耳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

許駝二百乘傳毒藥重先及見天顏於雲大會之次

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奉交再至又酌之三

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食有所白而上勅罷

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帝規

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跪指瀕江州郡津步

要地可舟越者遂棹上兵遠由一舟入歲已未秋及

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濬以汗駐兵結層樓蒙

以皐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詰

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

興聞叛王將為非覲於家追前茅遂振旅斷浮



梁以歸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
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
以公為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
當入覲陸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華其
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
賦後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
召公見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為
丞相惟專從衛宮閫諸事疑則免謀二年拜太子
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

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旗爭求嗣為訟及
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侯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
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整其歌工舞
即與樂色俎豆祭服至自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
守臣負闕充補無輕肆習臣宜撫東平嘗問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九庶等版洛士
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
禮盡真於庸教官以成國家有才待聘風動四方
之美又許議王鑰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

考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
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
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技備內治
外敷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
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
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
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
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當強三萬燕京東西分
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
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掞辭避合司朕甚

嘉善省中庶務須預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
三部尚書劉肅往畫乃心其間無隱條成與丞相
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以中書右丞相安童
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
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
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於簡竊歸及有迹矣帝問
卿料如何對曰便壇乘吾比征之釁留後兵寡瀕
海搖燕閉關是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
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

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 帝曰若是賊將
何出對曰出下第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
壓抑者伏闕群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
敢為反逆 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
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
必反去年實漢卿上書累數十言亦發其必為亂
首秀才宣盡皆切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
挺實舉之至是也 帝以九事中特惠忌詔商公為
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為
徵幽商公上都 帝以良弼多智疑為文統流亞也

繫于獄會遣阿疏行院威都而無輔行俾者擇人
公奏惟商挺可 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
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詞事聞中恐
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
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
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 帝悟出之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
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
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 帝怒天降大
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 太祖開創跨越前古



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
資仁重自昔在者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
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
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願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
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
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 先帝陟遐國難並
興天闡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
不絕然能使官離積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會
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

陛下克保 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清所致今 陛下
於基業爲守成於 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
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
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先
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邇矣 陛下
才畧行此有餘曷者伏聞覽聽日煩朝廷政令日
改月異如始載之木生而後移既架之屋起而後
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
陛下之後憂國之重害 帝惠爲釋五年用兵

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
問其事宜公對曰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
生券軍縱還熟麥分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
舉奏如求大將北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
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陸鮮付劾書惟逆
戰者如軍律餘一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
一人汝能不殺曹亦一樹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憂見公曰自太祖世既定天下列聖繼
之豈固存之令八帝制南國都益天命未絕朕昔

濟江而宋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
江天能於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
命未在三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
以進公曰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
責負歲時常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曰陛下降不
殺虜之切此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
隅降城二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
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割殺是致降城四壁
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

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
爲國審奪，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
是用力拒。宜申達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
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
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
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况今民
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鳴爲亂。
祖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勤宣壁山，獨
水卒未易卒。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

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
酒酷榷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
之人，必誰敢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
權酷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
評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上子八見者必
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
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
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饗京師列肆百數，
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殺萬石百肆計之，
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

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蹶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
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黑
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
今帝側固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念密院
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特孤姪燧仕
安西燧僉准西提刑燧獨舉其樞筭蓋京城東南
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燧徙葬卜於西
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燧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弘
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
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望恩留中憂患之來

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舉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
京晚屢錄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
不一出言恃其父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
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戒咎
公獨透明端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
賢材烏噤不聞其鎖尾者烏敢藉權樹親宥市私
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
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
書為先雖戴惠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
亦手披一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往性多然故中書



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謨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大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視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受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設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諺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府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諸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矣燼撲滅而公始驚古以倏之晉羊祜曰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

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甘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祐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的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孀出今中泰大夫河西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三女姊亦不出姊完顏出姊卒姊繼皆嫁爲閩府忠武公中子杞准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鳴呼誕生三歲而孫公卯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但粗在聞承乏翰

林復世公官忍心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
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佞而撫其實焉耳矣
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
通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

世祖方龍躍淵載奉微車返薨之選賢即輝起之爰
置左右授太子經事廢不叩公志一介盡其平生
所學與知傾數悃誠書首八事仰身以始賢親畏
天愛民以次申以世條揅弊之夕施治所宜如紀
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

上征南詔公陳邊製上曰汝言吾行傷優展也

神武操旣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
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
三年其民款舞樂上法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為
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歟帝逸其歸大
統入繼移昔已試施以萬方帝思舊人台家用
章公拜稽首元良未上臣何力有太師顏先改爲
大農尋拜左丞申以五月雜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詔
謀新國昭文禁林必日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
生沒爲法程謚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

太師莫尊國魯榮榮赫石斯大音兮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元文類卷第六十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魯大父銜金紫光祿大夫魯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顯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汲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反寇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



太師莫尊國魯榮榮赫石斯大音兮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元文類卷第六十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姚燧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魯大父銜金紫光祿大夫魯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顯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汲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反寇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



峻絕不取 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
白金爲兩百 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停
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
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
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
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 帝自將討叛王漠比漢人
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
其周旋莽聞破寇之鄉不懈益勤也 帝開御即俸
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
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

日必有由郎接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
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
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
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
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 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
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
制勅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
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
府府隨陸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准
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

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
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
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
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判闕遣安撫使高世
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
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
却其贖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載吏
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
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指幣弛湖荻
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繡歸

之指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西四民實藥局遣
醫更視疾瘼妻安邦以信陽來歸以其子入覲矣
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送賊加兵公曰爲
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遺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成
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方有怨盍明之省
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風夜廿廿心於汝柰何
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無少猶豫則以
叛加兵與誅矣思聰果來隨微其妻子其徒至數
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取其從二人罪
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

天祥挾益衝兩王逃之閩廣爵人吐死年東南大蠢
覬侍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
羣鄴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曰距鄴尤邇鄴
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收檄曉曰汝皆
平民爲賊驅脅至此得殺之獲子一女貨財渠惡悉
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旋
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作改過平民不縱
逃其既性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
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始初離漢鑿以官
軍遂盡株檄藟平無留高亡之江二武寧公又檄

敵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
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頗以高
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
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八姓初無與知
柰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入誰敢然汝第
往吾能必其無佗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
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賊是會其戰不
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
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詎新民乘城民
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



專權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
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
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
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特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
有者坐以連賦無者謂爲斬匿符令後用誅論巨
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石工出其非辜下
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
餘著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於水火敢有以
索兵仗爲名俵入民家固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
取妻入于女孺編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

者發粟以賑其逃登屋木者遠其具舟載糜粥糗
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
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十
右丞闕出勅責曹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
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帳於後言
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於
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
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交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
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
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

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戒其操
戰不為用懼左亡竊取其首為功乃閉妻子一室
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
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
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誠
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邊彭蠡西湖別遣方招討將
其軍伏仗舟中偽為商農徑造荻舍生禽萬一與
其相曹者以歸礮觀與市其後散駭復其民若後
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惡誅
矣廷求何為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是者媚其成功

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徃討私有
其賊以八日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
東使曰賈郎中為若何有過差且是賤非羊豕人
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
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
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閣詔令異
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
始成戰艦遣宣慰其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
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
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

月歸塋威州井陘生山先塋嘗取其平生家居事
妣夫人曲極孝敬治其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
信氏雍睦無間言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
馳負書以行從討如王度漢有暇猶為世祖陳
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熟饒德諸子曰或
至其舍出門交友始此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
府機穽尤篤故舊故以第遺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
大享其日每風雪不寒非執豆蓬聞鐘鼓振發不
敢安卧其室冠服立坐至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
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

唐聖大有為之時其二三元臣上以禮贊其經
以變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
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
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
之難盜賊附起禍孽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
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
仁人求能推守大命論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
殺之訓者無公亞不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推忠輔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



典無一遺者恩重矣指公而欲茲可作於九原矣
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
鑄令曹之禹城鏐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
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王行臺
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
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直揚萬戶劉遂奇武庫使劉
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顛成世一弱齡卑官潔慎已至
世祖淵龍謂治須時寇以自毗如渴續泉公焉其
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為郎左右

中書九表庶政丞和共圖日月入告 天顏謨顛

不惟於感不愉於臨垂十五年政治隆平維

帝之明公猷是經此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諮
為烈益偉既下江石友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
優秉紀藥疾于賦丁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
勸勸勳萬為曹以之言為兵訓其豪民視曰公予
父予母胡不像之爭以互袒聞遷首洪出涕齋咨
洪聞其來人拊以之婚既繫岸獄截換與之舟取溺
逃于彼登木南安之勒狂不缺斧斨僭偽都昌生致
用方惠懷其仁雨之有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啼

非位相死而罵長沙時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
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茲歸山螭石廟
穹神保焉依期古興終

念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考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
父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襄畝將鄉民萬衆來
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
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
定其倖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
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巖門夜又襲入太尉

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波壘奔藁
右副聞亂已艤舟漣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
走壁抱積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
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
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
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即位明年壬子
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
鸞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
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
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

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鷁釘求先濟教遣他將
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
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
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
所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
陳十事六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闕王孫夙以賢
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
為乃從旁代對慷慨詳切如身條疏者始得聞可
八年侍講徒單公後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

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科書生類教道學類渾

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公使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
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
辭猶必詳識是事未可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
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
公嚴監布告毆得誣杖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
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銅其說恐非陛下上建
羨以給非身利而為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
怒際御曹皆結喙非昔師南伐民困供億奏鬪常
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

晚官臣曰方歷以雷霆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
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都莫有關志釋甲投戈歸
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
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
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
懼乎章廉希憲復相必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
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止選貧弱者弛收官書曰
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本富俗惠惠多盜勅苟犯
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卷物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
令樞密使饒一至中世斷不屬惜贖莫甚恐於

稱乘是隙言儒亦有且德多所干傷勅革之或告
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太府屬虞某盜斷監布
辨公自外入上曰汝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
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窮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
關脩身何益為國由早命乃遣近臣詣滿殿殿傷
臣今所誦皆孔孟言豈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
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官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
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
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六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
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隆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



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
師至外而疆場內而方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
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貼
爵以貴汝祿以富汝夫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
移憇而君不戰而坐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
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性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
詔徙大都獵戶鄧中丞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
器之稅聽民自為以劫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
者殺無赦在在繫壘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
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

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仰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
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為人臣子
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教而已以臣所
知盡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則理
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
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
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
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
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
議怒承旨少休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

告而使南土以彼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今日聞
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
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
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君其
間言多目公公志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
汝顧臣而言言實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
奏者公猶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
知之彼不汝去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
指以為報者公以楮銀萬緡為壽求交驩積棄不
取忠獻公卒亦口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

相上使嗣公伯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
則可臣給事官中宜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
局為典瑞監郎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齊德大
夫食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驛留居大都凡
宮禁城門直入宮徵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
器尚乘等監百領馬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
權臣累請奪二選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
鷄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
藥投抹不及遂絕傷恨不已猶觀其息勅勿速斂
五日乃圍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貯錢數千萬

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茔最
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
服繫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
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駭奔心
無急萌口絕勦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
懼故能滅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第
第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
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
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
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魯未中壽而不淑毋茲言

側失正人矣一且賦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
不加少而奪公之脚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
後廿有一年當入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
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
國夫人男五人工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
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
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
張晏次適王某弟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
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滙守簡守
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變燮次適劉



文鐸幼姆士珥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
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
伯父文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
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
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漸行省左丞士選相
好實再世契矣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文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
聖與天靈巍神明其變雷霆其感公三十年日侍
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
職克脩敬慎無尤人庸其觀曰郎與實其自任重

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各按義為中關馬彌
縫或攻聖學真教之似公曰以具言由孔孟氏彼去
其實務華辭章為利達資何啻網常足明其心斯
道力衛病為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
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
陳周遺于外其非建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
納言姦竅滔天庭伐其愚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
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宥
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忠之聘以
送終嗣聖功之追齊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在竹帛豈足賴垂休
聲其以是詩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

姚燧

太祖燧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關
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關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
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
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矧子廊廟清劭執德無石維在竹帛豈足賴垂休
聲其以是詩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

姚燧

太祖燧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關
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關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
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
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



太宗大其勛以尚萬戶俾將其定河間東平濟南
大名五路之兵 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
昨城新鄉獲嘉許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 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改選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漢
雷謙州依其儲以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壇反誅
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
繼元終而弟可又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
小大皆罷之請上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
尉一門一日解上死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

所將兵自先制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
及是亦解歸他將公無以為者數年會故中書左
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木木大集天下兵
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
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
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勛之曰戰無後人與
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
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
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
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鄆下復夏貴鎮戰艦



絕漢為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堂諫都督
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為導旆舟出沙武口入湖
達江故丞相阿末公將二十五萬戶為前五萬戶
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
將令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臯
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銳東從故丞相
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垣百日礮
激掘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
戍招摩遺殘旣集旣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

尉王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
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請將獨一品服從攻
靜江衆皆輜輜自敵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味
所集輜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掛鈎接攀堞城附而
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昔曾威名非他將可
輩留治靜江初城旣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
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為師隙為居第市為列
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
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折旗城居而所居第宏寂靜
江曰示吾文此不為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

之斷手則屋取備蓄直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
女為人所奴從主止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
籍究者三十人皆議欲一切徒來公曰至鄂必分
為勢家有託以從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既立不
從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
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桂融賓邕潯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李慶德慶到廣東之州三皆除
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鄰何朱國寶劉五
剛趙珪趙脩已五萬戶戊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
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京張武都英關國順

脫歡十千戶戌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上
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今不專皆便宜假以軍
民總管事聞制皆為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
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
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則吾
備是吾不違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發文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
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以
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
洞聞之觀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首平



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
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
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
西道宣慰使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
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
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唱其鬪賞率起爲應裂
裳爲旗荷矜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
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
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特方之鹽發庾下令斬
首來者以鹽爲贖謝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

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
曉之曰君等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
審不可也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輟棄戍
也省議棄葶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州公曰委地撤備
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
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
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
爲是大爲橫暴資四州之糧公令四州爲堡其
界守以土臺日嚴警序官軍行前縱火慮搆隨以
民夫具楮芟禾仲窳來歸循官以資之嶺方令走

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澤州由靜江北全永
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
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攻騎赴之大殄其
衆未境遂誼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趙鼎州壁海中
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
進兵逼之淵子奔硯州獲其兩都統驪送京師遣
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
後差隨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
糧公抽兵潛殺敵廣高化諸州再破走入之用兵邊
南詔公親成雷式通西安會衛王蹈海死南海

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竭及戶賦酒
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道
急其為盜省是其說調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
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都之舊軍
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
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
年要束木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蒼然多事民喪
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鈞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必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



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
左丞俄復右丞還之必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籍
怒詈同列辯詐驚刻紳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
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
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
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干為十五萬定可官有之
令州縣別方為籍草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
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可費
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令籍用
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蹙矣渠

曰吾徵其餘貴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
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
得為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
日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
姑昆弟羣從空橐不受馬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
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
人交襟懷曠夷雖疎且賤不峻陞級不閉門廡游
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
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
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

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末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
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
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
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
慰副使換湖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
相兼將許其子第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
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即舉公柩
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定之真
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
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英宣代臣將制可授

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還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靡蓋相
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哀子已容有李裕者嘗以
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塋又奔走京師
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隨首
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
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
軌轍聖武我祖剗金河北而宋盡守猶江之南



留大道艱待 帝之戲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
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
後事漸故橫江流楊楫先濟鼓其孤軍壘敵全銳
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後戍雷均之爲
勦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
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讎鯢騰海狐獠陸起威
柔四年平始再底拍我度儲復而田蘇方戶廣東
十纒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文吾潔是求孰涅而
黜一日震首公優宜信天不慈濟一疾不振雖偶
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

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
太尉旣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
公祖孫相也王榮未成童亦嘗龍虎歸偃斧丘奚憾
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泮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
帥隲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
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
元故副都總帥惟登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
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

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
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
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
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
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
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
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
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
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
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

正月死於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
正朔明年乙未始下 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

官官以便宣一都總帥俾從皇子闕端征蜀公雷質
帝所忠烈皆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陷
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
破土番疊州 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
子擇宜世帥 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
汝弟而得無 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
爲之與兄有 異邪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

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 祖宗賓天
取授符節乘收還之於公金符亦歸之官

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亨明年癸丑
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
將軍南詔馮牙臨洮公來趨觀俾督漕嘉陵繼利
州魏公造船發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之民
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 憲宗自將討蜀忠烈
集諸將問計 侯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石無所於
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
則曰吾嘗暖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

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

烈然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

所孤元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廵所治樓

壁橋陞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

地可必能當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

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

下尺猿猴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

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 帝勅諸

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

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



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尊反於
帝曰吾能誘也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遣
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饒教使勿下帝爲書簡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礫以徇奪銀爲四
百五十潼川府洽長寧山攻復先登資銀如苦竹
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爲舟
行計輿礫竿鉅纜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
不之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楫而求事無
有宜虞以應病者時蓬州壁蓮山閬州壁大獲順
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

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棟不
即下礫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
搗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又蹕此特著我師疲矣
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李卒軍馬革裹
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寇宜世衆曰公言是
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制以
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戴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
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
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峙其南即合
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也公又子身受之

開屯田練軍實遠倭斥詞強鄰入必摧壞其軍不
令棄去後詔貞肅還羣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
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執獲府推其團練使鮮恭
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馱獲遺甲仗寶幣
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
父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羣昌仲副都總帥由行
省受命還得疾奏事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
十八其年六月從華古漳先感爲性安恬出言質
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毋包以孝聞友諸季終

其身竭力靖才羽翬之人然可明總帥府屬郡一
十四事至厥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
時得專殺不嘗妄管級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
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言者紛披莫有我
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 憲兩利出攻遇虎命射
之一發斷其吭 帝喜至解所佩金鞬爲賜夫人
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壘之女惟益纔世
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文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
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立昌必昌復信厚
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

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
前所以言揚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
深平故地與便宜其特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爲三帥打敵他日專劉帥以移貞肅南
九十里夾嘉陵東西架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
爲里亦然畫則出邏設伏嘗待淮戰夜則畫地分
守傳警鼓折箒大照城遠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
敵盡知之况敢抽兵邀利他求哉惟是軍當其
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獲敵捕品掠敵府庫劉其
人民逞志於忠浩覺黔萬施安之間上功朝廷

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家寥也
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
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而克
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纒有汪氏隴西關
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忤倫益忠讓忠烈忠惠
貞肅邁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
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觀私廟庭竊駢羅公以其序
太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倚功潛不自

張等姻吾家聞命即行安流洋僅以如水就防所由
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大闕歸以何日戾被蒼蒼者寧監
下而公惟我 皇上心靡不同嗚呼未報未隆何功
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
年已躋公位古者太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膳尊祖
之恩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專遺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姚燧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臣堅賢言性歲臣待罪工外伏奉明詔旁
求為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言中以備纂脩

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刑取者臣喜以思陛下先孝
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
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老蓋帶出處始終為
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具槩已此何敢
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
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
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仗聖澤獨漏臣
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
二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
郡夫人興元行省老古帶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

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
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
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苟德交張自顧李顯輩若
千人疏公平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
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諺為女真避
遼興廟宗真諱改為直

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
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眾即守威寧十一
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可復失地定襄

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擾爾民
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
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
師國王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
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
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
不能圖矣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
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往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
緝卜征蜀田事宜遣官督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

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
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
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岳諸城無要此者日始取
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
敢復城郭墮而弗完田疇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
吾兵來扶藪白以資學蓄以偷雙生活窳朽太白窮
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
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使吾兵戍守招徠未降民
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
使水之田按以耕未假而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

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康焉
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
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新至至民及田事可無時藉數具效以聞仍錫虎
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
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首興元公至行
之如所奏築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燧得警
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民庶數萬區悉起於墮
焚之餘墾田數十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鼓鍾鼓
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樓巨棟重柰壯瓦宏壯

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三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康水韓仲炳小黃栢智德潘水薛閔皆割裂自霸昔為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閩張文貴自己李繼之自廣壬安斌自閩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處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茲也如爾言誠徂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來天特放兵動吾四境歷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

侵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斃零夜燄一城為之赤赭這裨將燒絕棧道逼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鈞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盡或荷甲傳食夜則晝地分守會都元帥禿薛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忘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



之官及是 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叙
平金戰勞蓋 睿宗所聞 太宗者今賊玠至汝
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
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
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
都七日而撲蝶墮壘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孛南
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 世祖以大弟
總天下兵公去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所
於通縣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鷙負
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

官田不稅者無幾糧是年下教若曰性者與元軍
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北其還也汝
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收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
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斌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
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聲
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
寢之壬午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
嘗聞 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革而書之授以
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存
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詔行



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入轉關四太山之左右
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 睿宗
奏是功 太宗太宗不知非 憲宗憲宗舉而揚之於
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日一他人樹勳於
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由又氏之手其間
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極其蹟則公父之身荷二祖三
祖宗垂法萬世之願謨乎則公父之身荷二祖三
宗及一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世不遇何如也人
漢氏功臣子孫守先烈者惟一八侯獨長沙王
文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 公昆弟並時今

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
於邊冠紳之嬋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
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持童子植植旣失定襄荷其父斯與老戎
行右頤左頤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
挫退舍社墟矣庸蜀是剗掠鞅之遙九圍半周再
鎮雄藩益豐梁父金穀穰穰斧管在手施陽翁陰
舒慘自口為艱為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獲其
當大府如城雲屋遠遠未忘倚疏歌鐘清火聯目
脫顏願使趨風良庖致饌貽豹跡熊酒醕介驢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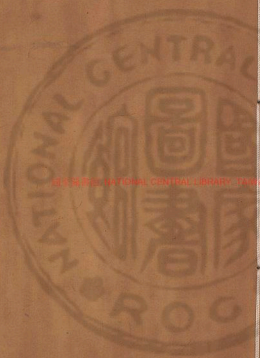
薛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碎碎昧者安之耽不知還
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廿六子時統于野犇廬覆
車勝地即舍維嶠之麓與水之水往徃禽魚識其
杖几乃知喬松可名與遊世似得十年歸安茲丘評
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心吳納鑿不受公而兼之
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公曰天人之蓋旋旋踵行
息公有哀哀于河開國生干之名耀其益昭矧于
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山吳信者文一刊不磨用
告無上

元文類卷第六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4 Tiffen, I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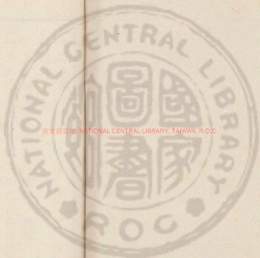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南分館

79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47224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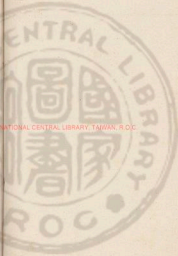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衛州之明午而夫人亦卒其中子
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徽拉叱者將歸葬其鄉
先慈由是軍受徇廣者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
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道
在君臣先其叙則然木有去其能忠而禁其爲孝
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蓋以小從而奪虎節大置
於理一惟命克寔而還凡聞者莫不稱答其能拔



流俗善于子職無少老一嗚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鑿之石文志遺忘來者或不聞誦以計事至弭持與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營成荆憲由糾郡常德公一時成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增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伴聞風騰鼓聲聞聞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傍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吊者乃三復是狀學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減曰濟江將臣功

者皆相而獨後公方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

世祖奪職民者符節勿其故所死其子孫廢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士一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竹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但曰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奪焉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定乎幸公未



相相而亦踏是轍劍心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
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
獲于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元史問亦懷
遠大將軍成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
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茲年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
遐哉松年憾者恐復何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
姓張氏中山無極人高祖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
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為萬
夫日隸其職下

太宗賜金符千戶老公公世從大將營韓征淮南

能以少兵擊破其軍世領關大將壯之費銀為兩
百聞功于廷賜人馬介冑裝具未開山南東道制
閩于襄陽反寇洛西孫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
憲宗詔以漢地兵專營命

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
武為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
萬戶宿重兵于鄧去窳八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
鄧甃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關吾袍甲車道屬縣新
野西港盡鈔于敵府城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
之及之拷掠渾令騎有二步敵奮斧謀折馬足

推次下騎為陣以待分騎為左右翼合擊敵錯愕
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缺戰次馬嬰橫死而顛
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襟裹創與
歸府迎費銀為兩百鎰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
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
經略振援東川假以總管成東安虎嘯一年還鄧
成光化州潛安陽灘舍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
敏公極開用兵端大矣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
江西諸壁戍焦山敵安援將張嘖江中設溺過所
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

援樊拔移攻之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
襄陽下功陞總管冊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
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
丞相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
鎖戰繼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紐江中大軍擊拔
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傳藥拖
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
皆負創先登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
陽之冰試口口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

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雷後抽十六翼兵俾
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願責守誰不能守
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則曰漢鄂衆輿所至視
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
已往成聞荆關道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古
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竄降詔移軍江陵從攻
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
中躐血濡跌躓其軍江陵精銳於是馬蓋安撫高
達以江陵降制置朱溪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
降非其始志新江陵市襁孫死京師猶沒入妻子

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
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潭雷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
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
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伏兵
立寐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
肉薄而登可以運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
樹旗捍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拊賀謂諸將曰
非用張某言而葛猶坐城下安撫李爺殺妻子火
解舍倉庫而死潰軍築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
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

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衛永安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尺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以歸孽蓋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蠢起平章謂公衛永安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安之穢文才論七事斬祁陽令羅飛主常寧簿黃必達磔同隆張虎新化降其黨龐隆劉監軍凡誠受僞命一千九百十人縛從賊日丘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二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事亦縛斬功因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

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使位總管上西清文公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師既降未至而還後從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馱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害死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以拔之虎怒爪韉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衛秦陵秦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賊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

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
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乃行酒平章避
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
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
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
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
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邨九男長忠
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
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
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六

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闕知虺虎不聞括嶺魏茅塵塵以之勝
督東苑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荆州之域連城
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
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推完
戰必前列荆城底寧移兵夷汨來其降王祭教遺
種矢石癡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迨其
入觀嘉名天訓乃首在司華其衣袞又勅尚方叢
矢象房魚服報弓雕鞍金勒歸馬蹀躞亦爛其飾
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印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



勞校報既多蓋指龍光也况尚荷二長萬夫一千
夫長今代一門三將誰一兩制是萬夫一戍燧煌一
殘閣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陸亦遲以勩無羞前人
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郎公神道碑

姚燧

公郎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
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台兵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
洛磁濱棣七州之兵戍陝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
是軍七年去城毫鹿邑泗水河流鵲移戍潁州城又
荒棄蕭荆以葵隍斷樓世嘗會民廬皆所繼始宋

黥將夏貴夜悉銳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
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
滿丙夜代五鼓適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客也騰
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
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
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
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欽鵠山拔平塞砦功最暮
府賚白金爲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
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

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
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
于岸遏我舟師下令澧舟黃灣達藤湖入漢越郢
去從拔新城沙洋下獲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
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
兩三百明年雷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帥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
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澧州流矢貫肘太股裹創復
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味傷首岑
岑垂絕已日乃蘇旣拔從者還湖南其年宋亡陳

宜中挾益衛王浮海據閩粵人號年規爲興復
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
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蕩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
軍衛永路總公從鄒平生致三渠襍皮以獻進懷
遠大將軍萬戶虎符倂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
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剽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
撤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
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按官
佐其工材倂任興葺補如平時州界詔郵道詔寇
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鄰盜聞宣慰司將調

兵萬人加誅未啓行公銜焉擊金帛即說曰今盜
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未遽入民懼停殺必出遁逃
無所適歸勢與盜合吳之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
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若輩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
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
贖得五百人惟誅首者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
三之役始得占城之城人以深鑿死地忿怒無施
所經城市肆行剽奪道道居民十室九空六擾種
絕至柳亦然公捕得天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
部將威令不伸皆市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

以日本之師貴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拮据爲貫七
十五萬取材有制戡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
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
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
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名只而逃可前知
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贖責諸縣即桂如
數糶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
稱願他日比貸錢加于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
淘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
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柳民盡倪號呼遮留如

去親戚不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
兵全集徽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
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警以禍福皆不煩
兵而從宜且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
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勸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
里峻二石犬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
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
無爲省雖噉餘抗勝固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過
而闕之必歟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抗以並有八年其
歲辛卯五月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

直沈毅誠誦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
財不恡姑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穎故
人部曲皆以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
後卒十一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抗元謙紹
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熈曰先公之隱憂藏穎
濱今將與不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勳勞不
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堂聞國初以二
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
軍燕顧成或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間
濟南東平十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

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覲得焉由是萬_三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于繼元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于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書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爲山嗣雖總押其靈篋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孩_左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勦敵足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及顧以是身干_三軍入百死而

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關西四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仍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_必 _罪 _馮 _夫 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枝安施_必 此太史公贊蕭曹董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爲大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鄭氏嚴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娣娣也前卒十年娣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搆部器器械車馬潔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次先奉元恒四女適鄭長官子璧閻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襟幼未名



二女孫銘曰

嗟若邱公初由爵堂嗣東父節雅及鹿邑凡戌十年強敵尚迷城頗而南北文壤隣縣將未嘗恃已能軍寡謀輕襲大北其為奮帝考貢曰是南紀子向著茅朕入包圍乃屏丞相百萬燕徒以漢滔滔鼓挫以浮分徇坤隅置公前驅登陴長沙桂林入鄒大帽小恃勇無秘道從職萬里清楚以吳歸燕其軀矢石遺餘嗟曰臣子居則有異務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誠為孝寸膚之傷盡心療治及身而將三

功其贊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祀考下傳

旌簪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忠孝大斯以

語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四已聞

慎保垂憲爰發頌歸從先立烈敷于碑貽爰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姚燧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

過樓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

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

具歲上職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十夫戌膠

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



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
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曹宋亡
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曹南海平矣與
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自合是三者之戰凡廿
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鳴呼勞矣而官已足命也
今將以某歲月日還墓吾鄉雷之大城王村先塋
得善史者銘其碑表先人對不恨其無聞於地上
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鳴公乃序之曰王氏其
籍大城者不可世宋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
考英故參政張公諱某

神水軍百夫長

世祖錄其從濬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澄反戰
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
銀符長千夫成膠州從築夾寨嘉陽戰疾力功換
金符登最獎之外郭首旌楮縵百戰江中斷披江
鐵纒管楫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
旌楮縵百從今太傅南伐戰寂郢之抑林署首鎮
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
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
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
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詔

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校明威將軍從叙子天
祥子額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蓋
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者從右丞至廣張經略
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
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
將軍虎符遠戍廣取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
南安別降林桂芳弟新會廖南海軍三千人生
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
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
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擊德德已集船至七

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

先是公嘗拙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為戰艦
三百五十馬船五十載是時艦德林衆大潰沉死
海洋生致蔡德歐王與偽都督丞相兵馬鈐轄廿
四人皆磔之椎其偽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
加環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
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
少戰其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番再
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
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額勝立

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
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壞其壘最新盜為起廿九二
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號者皆隨省連兵頻年
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
梯崖絕谷遷索水則乘烏舡游擊之不盡不已其
為什為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劇棄凡是諸盜名
若可易不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
丈夫死登五陣陷陣猶足為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
草竊手出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胥蔓
盜所以也及究公心忠勢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

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以兩司功其盜弭民
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
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
遠亦既先子矣餘未名男七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墜南溪萬里歸探低昂絳旌維之南
漢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依宅嶺嶠何如峻削
胸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
兮吾元跳跟豪勁公有砧斧香領汝膏十八年中
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終履武庚極洋無
畔不是之書逐盜詩詩大棄錄微矣示後人曰訖

夾趙道爾兩孽噬爾死及乍然已鳩公與樹功帥
從相從貪人所同公羞有躬雖祝融墟實漢南趙
大兵艱施小兵弗擊劉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死
知今思未悲白港昭幽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室
斯石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姚燾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
皆不仕金里亡也鄉里及彥孫豪傑以公質而美
沈而信修幹有力馳馬引強奔走服屬之至有二
萬衆將之卒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

蔡氏治宋將彭義斌後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
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
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
及安豐軍融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
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
書平章魯愈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
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番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
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屢出之其後西山道
民由雕碭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
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

章游公築葦鐵狗兩堰以灌地田歲收粟爲石亡
慮若干萬沾饑羸爲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
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若厭若兵于珪能荷
父矣請

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
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
日薨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壩夫人同
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
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王與男孫十
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忠祖儀祖遵祖

興祖繼祖字祖榮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
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行祖備俱女曾孫八人最
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文夫甥孫猶
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
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
昌熾胤裔而何况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由
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
與均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
人襲之反爲均兵逼絳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
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

略拔蜀之開達兩州戰奪義取耳諸山又戰同波
若萬石壘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母德章以拒合
州又城大軍平以關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木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辨凌三山
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營馬軍趙鴻管野鶴池劉
總管胖山問探司王德管格于川又禽無名將樊
城戰六年襄陽破下功授教武校尉從中書右丞
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院沙洋邊都
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救之戰鄂之陽羅安
殺船五十五艘遂清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

阿里公分兵而西蕪荆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
沙市先登院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
擇峽屬歸宜都富氏言能動衆聽者駱升著為邑
令追還五十戶從圍潯州戰西門鐵垣三先登進
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衛永全道四州拔靜江
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
至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為
萬戶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
院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
斬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

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命從及城拔而當讖言
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六之戰七十餘
身被十五劍矢分右巨擘洞肩汰股負踵先登屢
殞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勩位踐三品力有可至
數所得爲仗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
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愆又自襄走鄧
詎筆于凝鳴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
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
道固有不恃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
以示全歸其平居則又以戰陣無勇爲非牽夫小

而殘形大而隕元至不旋卷孰速戰陣苟於是而
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
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及死者是誠不
孝而執綬援抱以死固其所也况戰不必創創不
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實讀史氏書見鬪將之
登陴陷陳折箠塞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
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
得奮筆大叙其傳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
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
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
志論第英雄美之精芳草木華同雄鷹健獸逸羣
振迅天於位人此與彼吝或昇其全萬邦表貞英
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過亂略
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
須彼文維巨何有是威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鑄
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太令躬金歷祝斷有
衆二萬來公帥

太宗獨河足亂棄民而戎轉關淮漢戍鄧空郭招
道立開鄧八病飢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戢夷

丐者而休年宜延駁而止七十玄宅長卧生子如
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
五嬰虎符以庸缺餽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
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墓令存章庶幾子心
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擊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
歎

元文類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拓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
夏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
穆王御服盜驪驂驅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志歸徐
偃王反役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
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去不可稽然由所記
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從始為真
之衛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反播

199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文類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姚燧

有虞臣拓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
夏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
穆王御服盜驪驂驅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志歸徐
偃王反役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為趙氏其子
孫散居何望傳次幾何至公去不可稽然由所記
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從始為真
之衛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反播

199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勳倡義兵數千爲帥
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登平輿富室
藏粟負袴疾戰百死突圍上銀召先行闕嘉其忠
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
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閻改信劾左
軍統制制閻後屢降將多恐聚此叵測謾爲受稿
欲致盡院之太尉以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
不義又吾閻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
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漢北之州
獨鄰近去吾閻程再日耳比與敵鄰乘彼虛棄未

成盡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獲地
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閻然之別遣路鈴呼延實
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成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
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諫皆
言制閻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
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
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閻欲
一切以計藏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成不
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
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冠手必歸

皇元後應者新統領徐海獨辦不可立斷其首以徇
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其以出盟令呼宋兵
投伏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
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頃不
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
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末生之非固
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
為公曰若旣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
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然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
開門納吾元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為具車馬遠

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閩昔者固已
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

太宗為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威力
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
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安唐治福昌許公權宣行
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之藥疾前羽隸壘萊府寺田廬
於黎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
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宇民別降銀符
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
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為

斤若干萬以餽餓人制何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止羊丑授鄧州長官奉以弟將州兵亦可
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

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忠武公經略河南
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為徙鄧均唐襄樊五
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經襄樊均皆宿重兵
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一州遺者無所於歸襄樊僑
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為援南州數十里淪為
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石七十餘萬丙辰
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

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薨葬州東南之曲
專里以塋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皆受
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
如孝親及弟及有地方數百里東鉞垂符常布衣
韋帶盛冠弊鞞江漢大都督為言衣冠責職章也
何乃為是過儉下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
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
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一可速修邊幅改度平日也
必齒坐序飲其蔬間日一御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
贊姓李生子二人長公次弟即將州兵者大考仔

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以賢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佩，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文端、劉仲溫、李幼，黎公之始，潘之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勛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為，十百千萬，不能齊司，以一人當一人，為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十若萬人，奔走為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擢無可出，除反正之才，豈以一身

質實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為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族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為置監將防虞，而我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以王安能轉禍為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並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佩也。抑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傳而可遺艾之邪？後莖三十

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
里持節學官鄭怡所謨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
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雜西與我先人居相邇
而游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與趙公幽宮返是之
平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
興時如闔孺子貴獲是支金甬沉淪提是窮旅曰
奔與國涉漢南驚來成是州始脫危殆乃棄象星
日月載瞻甫少康蒸燠蠱存殄徙北就豐于洛之
納維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

州民楚雅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澤之仁崇
年增川宜是州民歲爲二天朱邑相鄉古帝是過
卜置家傍萬家且糴有子將軍方燿烈光虎節斯
皇輿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邀我筆載茲後來
者順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姚燧

公以至元廿八年五月十九日卒官朝請
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燧遊吳
會運過行臺廣陵得計於杖御史中丞魏初所遂
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

交友間文惟我怡者它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
已叙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
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
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
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
三世皆上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
魯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耶吾官日有避而不為
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卒官應別班序正與
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皆不逾六十
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闕耶中議中順通

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官壁考中書右部郎中諱
渭世稱馮子于公之先諱由通議蔡松庵崧山曰
崧後更崧字壽卿童子聰敏於書博觀疆識賞於
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季之子闕憤由資試吏征商
屹屹自飭不盡華墜中統建元特年未壯入掾中
書職奏事嘗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造膝
清光右部郎白丞相辨章而下皆友諾之父子
並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議禁中省曹
多徒顯廢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備察數對有
次晉後一其相長左右慕喜氣排人諸曹華縮公

不下之故事諸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真定轉
運經歷換衛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鄭令真定之無
極事治考最換令汝之曲周狀其簿貪儒黜之圖
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
戶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執宮室施
許無所允以名官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間
江南旣一罷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
司事換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
壤夷蠻人所輒行公月阻凌激瘴鄉蠱俗上下山
谷至不可二馬或輜以杖拾數千里剽奪周洽簡削

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旬換河北河南
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
之罪去官吏三百積沒昧賂且三千定霜摧電擊
靈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顧列公
實田湖陽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乘傳多燒驛斷不
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臯陸朝
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
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
臺臣終曰舉職夙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
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



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檀溪之東筮仕至
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
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遺佳林泉野服珮寶瑤鳴琴
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捧
入盡於及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
產不盈十金所得襪其闊甚高跣女恒以羞親為
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庵墓馮孝子墓雪崖墓
賜休後曰各伐石表之行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
文千篇晚而筆刀逾進辭多雄剛深古早於文者
不能句求九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

夫人王氏其母休後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
者不以為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為德如何女溫
香幼三男孫鶴齡壽齡鹿齡二女孫皆下瑒銘曰
公生自尋見靈奇也應衝辭然妙為辭也人一善
偏已兼之也其蘊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
施也入司奏牋出縣為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
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躡吏不欺也風行嶺堧
江之潤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
也聞之悵悵多傷悲也曰良弓傳子為箕也採木
不弦世業早也柳公青檀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

外師也子子父田播其舊也父材楠楔子構基也
有華蟬螭冠雙綬也與乃祖有官醜表也皆不持
銓家職禪也豈天為懸座右危也不盈其泉斯不
歌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津沱之川浩灑灑也苗
宵必賢餘波滋也毋折楚箒以筮疑也麗牲有穿
微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姚燧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
嘗為州孔日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
府提控漢及濟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

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其故習
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闈有
閑及出門庭平以下人語恐怖之過風無所厚薄
者于堂必謙謹懋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大保
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報監知事轉貳左藏
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
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
兼諸軍奧魯始有主民以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
百神已乃詣郭西象校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
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

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判有罪幸漏譴于
明天子必將殛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罹斯毒
則爾神又伏罰矣敢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効
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屋祠龍泉上
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風者
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煖燠寒之氣發達遂成萬物
者也特自為患反之而已災况暴厲無節亢涌谷
起飄翔塵沙偃榎木稼以病民哉木民恃以空上
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俾以盜賊報事乎明神今使
之貧窘無所於食目其苦之頗耳乎慈嘆之聲

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敗是懲怒自引
風災哀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緝前政繫疑盜八
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劫家
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不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
他郡過洽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為包拯
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
出吾界而已歎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
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益益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
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
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儲為表



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
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偽爲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
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公懲
他郡騷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奔走須勞廢
其犗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爲市吏無所姦利駟僮
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監察御史刑
部主事侍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
公從卒至部補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
山比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
獄已結矣公詳憲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

司民嘗二人法又有訟爲奉室奴其一家十七日
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允今帶人皆畫男女
左右食指攢理於券爲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
小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
人公曰偽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人以待其
指者密不合囊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
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
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噎
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轡求竟公獨輕平主果
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

尋入都事御史臺劄白群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寧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政察其間有失而下中哉今日必言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困以資蔭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舉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按察慰家兒怡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比臚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抗

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養希連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塋先城夫人任也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卒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

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塋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教工役石求其同門文秘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為人桓為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第為父元求託金石為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凡能反復



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
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百事之仁義微
鮮道德盛儀日耳以闕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
有鑑多稼離離尊闈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聞
聞泉絲秩秩其宜出焉而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
仁柔膺肌何有劍器其種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
順而履風稟誠之裕思罪入髡彫有少狂疑猶已
喝飢不身之私場慶解景必由是期發摘走散大
法小宮戡威顏眉大繡斧持處浙江溟皆所陞登

在在教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寺中塗其美識不識
悲中郎諸碑亦無媿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大
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姚燧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
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祖叙陳姚
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
公以總管來蒞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
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塋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
家死不送窆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中公



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
志亦懃哉會祥離大矣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
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
所撰誌銘墓以蠟希副吾家來願為銘樹石以表
墓道遂交讀之其先賴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
違亂于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
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主事忠印太常公太常
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蜀州司土參軍輝司土
生金儒林郎願儒林生國子監丞基國子生耀
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相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

元凱也子敬立最之九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為非
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
多哉燧曰是足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
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
叙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顯頊子孫官居功
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
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
意生高陽是為顯頊顯頊生窮緝窮緝生敬康敬
康生橋牛橋牛生替叟替叟握登見大虹意感



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
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
下封商均虞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容
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
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爲周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媯
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
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子釐公孝立
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公
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變立平公卒弟文
公自立文公卒長子也公總立也公卒弟五父也
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六
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過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之此其代以陳有國子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也右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
後小岳則配天物莫不附帶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扞曰共令蔡人
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
公卒弟宣公杵臼立以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
受惡禍奔齊桓公使也工正齊懿仲說妻完卜之

子曰是爲鳳凰于飛鳴緝緝有棧之後將育于
姜五世其昌並於正正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辛姜
完以陳字爲田氏楚楚之近也或曰食米田完謚敬
仲生田穉孟夷孟夷孟夷上着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
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
生成子桓及楚滅陳而桓得政於齊生襄子釐襄
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
食一城太公會魯文侯決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
天子命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
齊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說師伐齊敗之
濟西燕將魯毅盡取齊寶藏器潛工出亡及魯將
將淳尚殺之魯人立其子法章是爲襄王田單大
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也後爲齊襄王卒
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齊王建遷之共自
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
始同爲虞中同爲媯卒同爲田之末分若後建三
子桓稱王氏於稱陳氏而不及異豈異仍氏田耶
自是田或名夫傳次王莽自以桓廢封完爲敬
王以田豐爲世睦侯莽後莽死王群亂

過江吾吳興改姓鳩五世孫敷後改姓端惟陳可
以世末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永安君餘餘生
執執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願願生四子清察
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前寔寔字仲弓漢大將
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謹休光謀字秀万
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敬
舉字道英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躬建興中渡江
居曲阿新豐海生江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
徙居長城下若里生宏相孫康康生野貽太守英
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去兵叔弼鼎鼎士散騎

侍郎高生懷安本諱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
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元霸先休先
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
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僧繼立謚文子伯
宗繼立崩文弟曇項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
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華弘徽某某會稽郡司
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
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一環評事長祕
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
丞灌高安二子伯仁伯當伯宣著作高生旺旺生

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
至機三十九世孱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
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
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藉
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姓氏則自梁
高平今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
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說哉嗚呼亦有其可感者古
人爲誌納之塚下必載其世次官職官所備或世
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忽
及其圓焉初不謂爲商孫克念其祖求徽而謀也

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徵太常公始蒙而糴之亦
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
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寔於三易代八世
之後亦古未聞者故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
十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檢之非足止慰
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
庶幾乎孝子不墮永錫爾類者邪固爲楚人之辭
歲時上冢飲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崇高阻西鷹兮由嶺趾其印兮坡陀墻
洛水兮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誰兮幾何所既

夷考已焉有不夷考焉焉主將帝私考之家俾鬼
護考神訶待商孫考爲告賴玄石公不磨維裔孫
考思慎其守不忍嚙考求牛馬走曰先志考其成
庶階茲考來胤可究余亦虞考遠古匪妄宵考華
逸其統緒考可尋具方冊考昭昭在丁數千考世踰
百生民祖考或幾及豈伊神明之位似考不與他族
而中絕于何孟氏一言遠必五世云卽斬君子之澤
坐令自今諱其書考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
考垂芳業者考是望勿替考休與媯水考齊
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姚燧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
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
山西提刑弓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
梭翰昔教與子堂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曾學爲
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
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
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
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姚祖閔姚鄒
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王材武爲皇

仲府提控提領寧縣崑崙長官後馬公行刑部
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使夫人高以歲丙戌主
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
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任俾歲儲計吏趨龍庭
甚為參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王二人者知權以
為操已未遺迎

世祖於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
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姚夫人憂去官後六年
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
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池一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

王府以君為太原舊由其地文不國民監煮食有司

雖密其禁犯者終不棄一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
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漕司行習久矣至是都
漕欲變其法復轉鹽民君以為若然是驅是邦
人納罪咎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迴不使賤
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催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
積亦最隆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
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
尚俠其事如李壇將為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

而平陽總管李穀不思核文太原為忻之監州阿
八赤所發故兩總管曾誅論穀子青童尚孩坐徒
遼海君哀之帥教家僅訟之宥密以為 祖宗之法
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
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成西川
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為兵
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未脫者總管烏提患之迫君
諳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
為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
優者為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為平有泣謝者初

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王人者言
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嬰夷怙惡或
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唯無遺類至則彼以
為誕皆磔之懸尸於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
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二家復
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贖口數十
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亡贖口已為郡豪張某者冒有王
氏子願受其人備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
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

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類其爲力也又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命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書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美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

柳利城獲火故既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令事汝父者其縱民之當不意時伐石爲柳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塋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元配同里穀母盧夫人祔置穀爲治書廉使夙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五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



乎繼妣邢夫人生教投穀救濟校宿衛成廟載捧
河東憲司穀大都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祿女歸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
四人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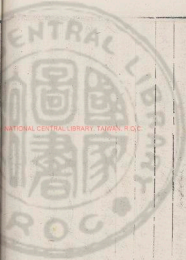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
然輕合權與德酒以金矢死不諭小棘見告聞已
掩耳大而去之遠若鶩恥允義徐君聞其故侯世
業塗地而身亦剝童子何知亦避以置曰是 聖代
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但仲克再家爰東將
戲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待顯七不我則姓直謂爲
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
有條理施以裕人之目奉則非伊誰無子無不欲賢
師匪其人學則滯四報穀高曾從許文正耳其嘉
言目其善行故出四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密
賁毗不昌其身而曰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
貴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元文類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康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脩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三之佐巖巖焉為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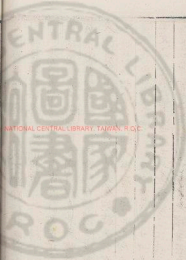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

平章政事康文正王神道碑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脩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三之佐巖巖焉為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虛



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
凱雅從回鶻國主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
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妣
石林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
曰希閔正奉大夫漸黃等路宣慰使次即玉王生
司徒拜廉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遠
廉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
祿授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宿衛

世祖王邸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
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死四海 上善

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為京兆宣撫
使關中時為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
為蠻俗摧強破姦織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
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
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
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
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為本餉餽亦給
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微子數倍三曰歲月雖久
子止牟母後遂著為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
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即予錢使

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 世祖伐宋下鄂城命

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 上指庭

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

以官錢贖之脫五百人隸 憲宗崩於合州

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 太祖諸孫 先帝

母弟旗指六詔群賢善定師今入宋鄂城即下天

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為今日神器所

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嘗嘗海復至陝

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

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王威明糾感

群情其險致死殆將不利以命起良弼假事往視

以報初 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至是

發河朔民為兵將與上爭 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

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 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

行既饗語及波江王大稱其美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

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

所語 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嘗謂

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

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 上至開平諸王

宗威威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



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接會之乘不容髮間上良文曰吾意決矣翼日登

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奉封高麗世子俛為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都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

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進一日至宣即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潭柳海殺所遣使馳召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

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馬等擒捕劉臺其黨皆衷甲侍約捕至關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王曰身承密旨君

第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捨將之戒八捨曰君所將烏台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關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濟陞完城儲材聚糧為城守計敕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有尸

諸康衡然後出還王乃上奏曰傳赦殺賊擅發請
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贖嚴命

上曰書生書雅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
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
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八椿遣其子執二
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撼鬣其黨五十人乾
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而不求吾知其無能為
也悉殺此曹徒獲衆心因其怖死釋罪籍力乃送
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函誨八椿之子使曉其父
果得此軍之用八椿振旅囑渾都海軍後阿覽香

兒爲阿里勃哥日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于其州
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寧糧
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
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
前驅不利既而汪帥八椿軍會諸侯兵力戰獲阿
覽峇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
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
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
禁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
之由是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



有老魏王使持書與宋四州制置使余玠俾知天
命玠得書欲守疆界不敢妄動肇昌帥上鎮戎州
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
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
不可詔歸王東川帥鈔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
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
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而王吏請誅以戒王曰
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整入覲手書宰
臣使整有所觀感思決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
安撫程都統張叙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今所司供

億億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
及宋人矣詔括古北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
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
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
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獎拔
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二曰朕欲
大用希憲又矣策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
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遠僥倖首議行
遷轉法會魏國憲心王力行褒禮水不入口者三日

每勤嘔血毀瘠幾至滅性既肇藉草既竭必於終
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
還為詔奪情至元改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
山東省併州縣雖陞官吏承制行事不諸侯登懼
聽命其為民言者登與除之為民利者登與興之
凡兩閱月召還備言徒盡力請終制上不聽強
起之墨衰即事白王居憂中書滯事十數上曰
其當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決剖析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居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
顧諸相歎曰康相四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

既回殆將沮挽遂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
下敕授罷天下世一官諸路歲貢經明行脩長於吏
治者各一人中書久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
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合馬
領左右部俄其當自相攻擊詔中書鞫實王窮詰
其罪奏仗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
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賻費先朝嘗已
成矣自相卿等既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
臣等未能以象效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慙對
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



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
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又將難制詔
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踰
陛下身自潛藩多細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
可屬大任固使承蔭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察
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
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
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恃天澤既罷亦當罷臣
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時思之天澤無對訟者
有訟西川帥欽哉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

明日王覆奏上怒曰尚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
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遽之至此與訟者庭
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違能者按問既
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直陳無少
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為天子臣
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為天子論天下事
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
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
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
何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容姦究外糾貪



汚肅清朝網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
所言必使群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
塞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
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
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
豈可幸無已暑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口詔併
釋匿贊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
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為罪
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世門養德談經講
道錄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

顏間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 上世世問希憲家居
何為左右以讀書對 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
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合馬讒曰日與妻帑燕樂
爾土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故右丞相安童
奏王行省河西 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
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 上遣御
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
求諸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
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運愈疾也
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輦哥行省鎮邊帶

東人有言王疾獲愈上命王往有與入辭朝廷大
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 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
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階班師之要述天命朕心
不忘丞相卿實當為顧自退託爾還甯戶不數萬
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
者見往知未察微燭著塔察兒諾王素知卿能命
卿往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
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遠繫宦家誣其祖父嘗
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且日以牒告王即遣
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有堂徑坐榻上

王令馬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整
民其械繫之哀請命國王亦為之言稍寬待對
一夕掖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
自如曰大臣無為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
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
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
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衛其以馬依元
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
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
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譙公王

從者慈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塔
怒起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
不實我已馳奏矣國塔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
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執數償民幸公
止使者自後責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
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
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涪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
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
新附來遠人 上校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
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未知我朝有

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山南土滿下於瘴疾非宜
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曰臣以入食留者馬五
十足給從者王對曰臣所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
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也又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
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土發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
諸軍毋擅離部關城門勿譏往來砲燈火之禁通
商販之塗館傳豐潔師人官相望詛越止營壘餘埋
臂鬻擊著罪之殺俘者王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
材者官之不聞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
號令施惠知旱而雨豁山嚴憲悅人與王對瀉瀟水

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
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上取用俄公安發之以振
王曰民相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
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廡以復竹林書院子
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工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
輒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
稱庶民云王或疾士民研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
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入政化大
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一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
重慶趙定應堅守取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

語爾主速歸所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
爾土矣奏上上曰國豈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
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土城勁土其仁政高何如
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
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日圓納款王移文其省使
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擇
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樂交
母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
夷音皆泣拜而回關譏信付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
樞密臣發之上前其書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

醫文卷之五

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湘唯惟人漸德化草木昆
蟲咸被澤矣 上歎曰王中憲不啻殺人故能至此
王疾自劇愈樞密院事著文忠奏曰江陵濕熱奈
希憲沈疴何 上即召選荆南人聞王當夫皆號
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 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
別大君繪象建祠小者 復贈禮王素裳蕭然琴
書自隨朝于上都詔館以華嚴寺酒入歸夫日勅
供饌王語太常曰魯良于一都 聖上龍飛國家根
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心無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
水惑動 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遂

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
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
生懸望庶公復相久矣能起庶公是惠及天下也
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 上喜召入曰聞
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 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
疾苟能戒謹誠如聖喻稍爾肆情終將不瘳蓋以
醫諫也 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弟扶養
上笑曰儒習不少癡邪命近皆舉御前白金賜王
為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



門下省 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
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
治所必煩親奏有與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
忠効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
挑酒諭王曰 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群小吾為公
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杜
舟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
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無所靳我蚤事 聖主
倫位宰相未嘗曲巧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
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召入中書王稱疾薦一
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
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群邪遂附誤國害民病
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
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 上嘗語王曰受戒國
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
子戒矣 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
上領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不足
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
者天下苟無牽制三代可也又曰稷契皋夔伊

傳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
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
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
志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
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
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計聞天子痛悼士
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
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大會議
決大事惟願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貴臣孟
蘇逸文也生一男曰季正義大夫愈遼陽行省
知雜造總管府事齎眷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
海撒女也官元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
範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
洵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恒
齊德大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
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
適管軍萬戶何德溫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兩
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

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恒陽王仍謚文正兩夫人加封恒陽王夫人

皇上既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邊家範克奏父勩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

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

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可謂名言然勩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

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天祐 大君 降大臣 君臣 弘濟斯民烈烈

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澤滂滂左右 聖皇大開明

堂四朝寧侯奏功效良手援群溺措之安康手援

報災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

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

天子母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霄安化齊魯嗟病天
有偏恩我不久公 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
行坐嘯府單秦蜀士女跣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
之梗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
乎元宰退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



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闕，何施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嘆。尚在宥息，鏡攷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叢社。帝曆萬年，奮有康氏。上爵等官，醇其前勳。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刻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其裔而。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元明善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劄人。遠祖青徙蒙城，又徙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陳旣多大節，不肯入心。鉅耜，長也。人上。歲已稱，僕丈夫。至元十三年，從丞相淮安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子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錄前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墅，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黃君濯，破獨松關，斬谷總制賈張濡，武康禽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

通守劉甲衛人畔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
元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揆都益師進戰蘭溪斬
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
燭等十九人戰衛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
軍其軍潰戰陳家山閏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
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僂於衛門敵大將魏福興
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趙秀王
陳三萬人水燕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達
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二裨將二獲印五
馬五百下宋參政陳文龍降制置使印
七十八艘十四年旋師鎮發選鎮國上將軍管軍
萬戶佩金虎符俄加衛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
檄公討之公請以忙古臺為都帥東陽賊張九強
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斬賊首千擒張九和
尚忙古臺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州破敏陽等賊
砦十戰賊福成若屠萬人公雷鎮閩宋故將黃華
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邵武
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召公入朝從諸
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



大將也侍燕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袒
臂奮刃死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
其秩頒宣勅命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
差公遷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
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
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算又平王南尉賊漳州賊
起別將討二年木下詔公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
元帥賊撫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五破若
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九七日賊陳吊眼聚
衆十萬擾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吊眼臨險

馬五百甲日吊眼寒千壁嶺拒我公誘吊眼釋兵
面語吊眼下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吊
眼及擒賊二十四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
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
鞍轡多休所將軍一年廿年改宣慰浙西道建
寧賊黃華十友有衆十萬燒信州南門公統兵戰賊
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攻建寧急
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
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亦嚴黃華嚴陳

慶半日華敗走走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
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赴闕勅副雪滴斤
征緬么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
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
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乖十改宣慰浙
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為尚書行省復參政
丁太夫人憂廬于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
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鷄
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
印公潛由青田險至盤山追及賊賊陳而待賊擒

詹老鷄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啻徽州賊起討
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秩岩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
斬之軍至淳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
碎爾民能擒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雖去縛七百賊
來會賊財物與縣代民今年夏稅廿八年罷福建
省進階縣騎參政行福建道宣慰使拯荒疏理冤
端安反側撫良慰閩人大和鈞考省厚隱官錢五
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賊歐狗詔公入
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復立福建
行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司海

般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爪哇窳我行入孟琪詔以
公及史弼爲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廷平海行中
書省該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
七千賜公玉帶西錦服甲胃弓矢鞍轡大都良田
千畝進階榮祿諭公毋樹不殺降事以卅年正月
一日浮海二月十三日抵爪哇界史弼將水軍公
將步軍期集八節湖王土罕畢闌耶魯午國將遣其
相來言爲耶王合只葛當數萬衆來我地公
執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西來小賊戰至
暮賊敗公度爪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只葛當陳

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擁賊
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
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盧葛郎王次子燒其官比
還史弼已縱土罕畢闌耶歸國遂時去誅合只葛
當及其子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
月一日獻俘紫檀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
畢闌耶者是役微公師幾不反成宗亦登極改福
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魯夏言冠軍也大德
三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者吹江浙平章
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二千章改河南

行省平章 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 成宗御服
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必魯事在至大
元年至是兵廿四制賜 世祖御服六人金紋幣
今上賜銀及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一日薨于大梁
之路寢計閏詔若曰村忠竭力國之心其臣也其令
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日葬祥符之土入湖里春秋
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贈推忠以順佐理功
臣水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承國公諡武
定夫人某氏子某其官集賢大學士 某某奉勅命
臣明善為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 西梁公始從

孤軍為國出死力不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
校拜官至丞相贈大帥封大國錫上謚國家之於
功臣亦云厚矣建威將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
七十子男數人斯又何耶蓋 世祖方喪大患致
天下於泰定非假手雄傑莫有今日之隆而公也
有功土室固大有德在民濟施於不識不知之地
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若此繼之而起益
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

太祖辟國創全滅夏 世祖一統乃履宋社維此



宋昇元戎是禍 帝曰丞相汝帥渡江九爾征夫
母朕我降糾糾果公氣敢獎鋒校劍愕晚萬夫失
雄如虎如龍騰霄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攻既虜
元王丞相通朝野盜賊跳越戈魚然首鼠林莽乘
暗發鶴朝斬千整森集萬歎多招巖巢夜出民騷
九二十二年有伐斯擊隨彼海即行浸天池奉辭伐
罪竄進王帥兩主戰執執其一既縱乃時投兵
宛窺我孰如兒吟怪陸部助獻赤輝 帝曰噫嘻
定厥罪也汝賞彼管涔公承聖旨戰百勝勳之守
殺著于國今既蕃既宜聖機是權端按之恒致理

平平壽以功 逸人由正賢者壽而安多子而官歸
究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
勒此詩雅維範維壘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
繩奕世重足何可紀齡

葉城公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葉城董氏自太傅高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
位命勳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
政事忠獻公輔

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為國元
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

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第
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為神君數年去從
世祖軍又之上復以君嗣令實佩黃金符盡踏前
蹟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剝
削民者振德孤弱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
漏官者未無憚苞直一絕意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
平民自以不訟乃備孔子廟廣會舍招名儒躬行
會業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更明法律
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
厚而人能正卷爾等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

今襄城人或誰為器者輒曰汝吾董君聞君諱文
直字彥正志烈第四子剛毅莊采簡言笑通經史
法律初志獻及李弟大司徒志貞公去事
世祖次凡少保忠携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
食者餘百，待爾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
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
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萬乎其睦也又好施而
甚仁里間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
所來微至僮病必手手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
賤違吾愛心及奪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



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短絀。獨恬然不見諸辭
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
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塋于九門之北原。
君娶楊氏。臺城丞沂之李文賢而克配。相君子以
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塋于男
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
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為元帥將戰分而
請先忠獻聞其無兄弟不許。因請乃許。父子果大
捷。策勲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攻淮東屯田軍萬戶
佩金虎符階至定忠。大將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

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也。田萬戶曾孫男鈞
釗。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
慟。左右曰公慟傷恻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
第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第第勞苦三二十年吾
無內顧今而後永存之矣。侵大哭夫一門四世若
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
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邦
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
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
待表與信辭也。雖然。茲德源者其發必大以遠子

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
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慕慕聞闕赫赫父弟佩黃金
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請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冰
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威君子胡器之盈而
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厦棟樑把梓乃勝列戟差差
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鑿扣至止惟弟之榮惟章
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歌嗟嗟彼庶壤九門北原
下有九泉孰急斯賢既彼文天羽者聲聯瑞若皇
鸞孰新高寧人貴乎德德大人大人而弗達德也

真官銘以揭隱昭示事以尚萬斯年無泐攸載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廷節臣少保在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
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
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
璧之仲子信公二子喪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
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青龍安及春代天子祀淮
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顛
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
即著其友玄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

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白或審矣君雅病熱不
貫於馳而騁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君
生也無憾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
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老人奉狀託玄
德問銘於明善烏乎審矣愚銘于士友耶是良友
可不與銘耶狀曰文氏自成郡遷廬陵七世祖炳
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右富川五世祖利民
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漢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
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因中興君書曰吾
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君廬

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有
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于土母生
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微
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
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
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
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空
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也
對曰得母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衆咸曰臣者
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

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 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簡勅江西省臣禮遣來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陸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冊方冊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 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秘書命中書頒制于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實範臣執繁然譯為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

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負危天下儒士徬徨君實贊之君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即富也次曰實曰窈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鑑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其原禮也銘曰肅穆爾門道諧 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親暫而其顛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違人小中闕暇堂試大觀萬物皆斃存者奚哀遊者奚憾營手藪澤萃手

密峰達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
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元文類卷第六十五

元文類卷第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
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
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
鐸字考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客已落落善占
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
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
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畱給事邸中父



密峰達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
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元文類卷第六十五

元文類卷第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
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
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
鐸字考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客已落落善占
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
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
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畱給事邸中父



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
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
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史
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
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
訪司即用公爲副使聞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
土風因畱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
十一自承務卽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
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滄沿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卜大都宛

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遂以四月辛酉其域距
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爲政多本
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
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
卽俯拾俟有聞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
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
財吏展轉賂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
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
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卽大感悟相抱持以哭
遂爲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答公卽

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
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賈
於蜀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
拜曰我嘗笞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效節
兵伍爲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華昌會歲大旱
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寃獄致是乎取
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
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
而地實無礦民徃貴市入輸公急効聞有旨罷
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中讎誣其有歹狀州

若縣將繼選獄公慮囚及之喟曰有是乎有是
乎卽極以法公仕雖蚤當官之日不多於閒放之
時故其施爲注措緊逸不博今擬其士大夫口道
以熟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爲試用者小耳令充周
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曾祖忠源仕金
爲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槃川處士者府君自號
也以第錢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
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銜後至中順大夫嶺
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

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
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諡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
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
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
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壻
曰程博組錦局使具憲中書省掾盧言翰林待制
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
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
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徃徃援琴以
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

年距公薨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之碑
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象絜之疏疏構之渠
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消謂德
既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彌其盈不侈其傾以
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迤西山之原
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秦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朶而只爲鐵木迭兒
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
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
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
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下矣陛下幸昭雪而贈
卹之恩已釋冤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
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
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
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
苟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
可徵者武宗皇帝方喪天下皇太后在興聖宮

以鐵木迭兒為丞相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

之居兩歲得罪斥罷而自結與聖左右至為折辱
宰相撓制中書諷以乖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克
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
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
而朵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
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
脅雷守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名雷守將罪之雷守昌言大奴所
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罪丞相語訕得解去而中

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賂鉅萬萬大奴猶
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營其
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
木迭兒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為不
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
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名
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
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

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為東
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其後 仁宗皇帝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
鐵木迭兒復為丞相乃宣 太后旨名蕭拜住朶
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
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
耶又引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
等嘗得備風憲顧為足犬彘事耶坐者既慙俯首
即起入奏未幾遂稱旨執而載諸園門之外俱見



殺是時風沙晦冥都

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

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

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 天子

久亦覺其所譖毀皆 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

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

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 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

木迭兒諸子列在禁 近威儀猶熾聞者失色言終

不得達及珪拜平章 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

拜住曰賞罰不當枉 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

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避之鐵木迭兒之子

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

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

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

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統法度

脩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

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

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

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



內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
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
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效見其人之行事以表
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
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
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
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
兀臺贈推忠朔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
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

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

德丁未從在懷孟間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

孟先之京與右丞相荅剌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機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

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

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母敢

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

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庸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理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嘗問時羣臣待坐者或言笑過則上目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諧言興矣類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閏月拜資樞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閏罷江東

西奉使幹來不攝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
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臣測公
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
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
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捕非
才恒不免撻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
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
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其觀政要公
侍側上顧謂曰魏徵言之直也朕安得用之公
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

卿意在納璘耶敕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政
關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
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
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垂耳目之寄
特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
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
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
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選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臣總管



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樸臣將奪以昇入夫人前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于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製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才能發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寵臨患顏色不變宗廟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其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陸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駭良駭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拙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 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闡其幾不驩以呻

投巖膠箱竊東大均 天子曰嚳誠有墟制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保僂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 天子尚孝押下 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慈闈披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諒望時有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



定人復也枉辛雪明眼天子劉子嘉忠教言萬方
大道為公至禁廣益比氣死勸忘方來祿施孫
子春秋之義誅意憤激谷爾來者尚徵臣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
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者
俊之士詠歌德業贊在表訂謨於其間以貴飾一
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有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
斯世安富尊榮自壯士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
統初天子慨然思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制

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
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名拜左三部尚
書綜覈網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
去又以為禮樂之興出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
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名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
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
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
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
成為國著蔡長澤經籍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

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繼大統作新斯文
建奎章閣以尊經而興學而故老漸已漸盡閣學
士忽都魯都兒孫其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
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 上言之 上以為
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
謹按公諱齊字熙載世為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
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
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
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
主符河慈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
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
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
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
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
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
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
太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

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
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
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
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
治元年丁外艱奉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
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
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行為後女二人適
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

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汝水縣樓船鄉公孫寒先
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間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國家建
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
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
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
而太常考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
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材略善任事然好
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凌之至公常以容禮

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輝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沉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入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舉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雍雍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普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訟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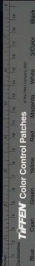
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慈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髮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誄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列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情容不以
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
年權臣思文師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
都以旨意名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
方服闕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
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
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
公翰林公之葬幸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
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其而吾老矣大將誰屬乎因感
慨論平生感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

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
間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
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王珮朱履入
而奉親綸董滴瀾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
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
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為浮夸朝黜夕壞孰為
疆澤外肆中隘衆人充之君子之說君子之興有
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
拜靖式穀遐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



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
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放大父和仕
金爲河南安撫使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
學公嘗從紫陽楊總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潛邸都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
間宋亡天子嘉和公之節擇士得公送之還京
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
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名在宿
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
阿合馬秉政聚飲因上牒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
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
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惜戶測似秦
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親覩資藉情露似漢董
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
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採解
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

長卿爲同知即以所關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知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

乎曰自古君子死小，八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效之夫以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寶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強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遺治徽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



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
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
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
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
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
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
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邢師雍
其三人夫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播
國家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轍而從龍嘗夢其先人

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
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予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
君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
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瘳蠹賊陰消陽明君子
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
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
風節厲完乃聽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
譽維洛泱泱潤覃和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元文類卷第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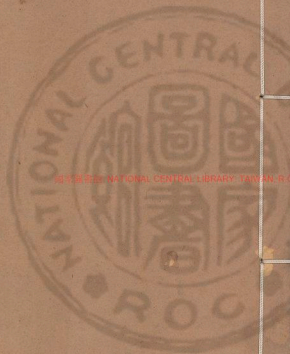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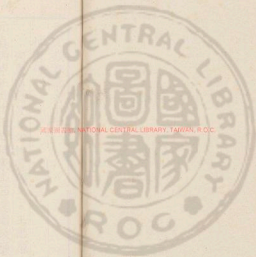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014-51404



元文類卷第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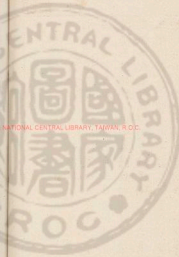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四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于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授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實勝公處士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公遣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姓田氏公始知請書從樞判白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
文貞公薦事 裕皇子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
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
領河南行省選牙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
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
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
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
未幾陝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陝西漢
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
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兼政廉訪使公識見判

敏沉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操之儀
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
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
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拔幕府有疑必心武公之徇
公者時規取裏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
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
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倉廩憂使人規
公方安卧帳中名而詰之公徐曰敵人人在通常宜
鎮靜縱有凜濕折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
中夜撞動衆心驚或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

矣聞者疑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
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為知人公之世父治
書公金南渡後嘗為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強
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正阿合馬革
不法至陷困園居之泰然其黨巧為地獄奪卒不能
傷出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撻不克殫紀其尤者
大同楊刺真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
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
道彰德聞兩河凶歉民大糶食而官亦徵租甚急
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粟不敢專擅公曰若猶當

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句呼矣即移文俸催然後申
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鞫獄中而不果其
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蒙濬洗
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飢民多轉徙于南朝廷
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于河上以公挽之公與
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
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為衛輝懷子等害公親乘
舟臨規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沿者數版道
郡僚各以事出公與也成萬戶張公生軍民發倉
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書夜督促暴風路城隅閱數

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為患衛人佑之興元命
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桑哥擅權以指所及竭
歷承承親奮力勸之公以大夫人年將九十旁無
兼侍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改已嗣有映
西漢中之行亦極力丐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懼
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內艱哀毀過禮
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謁必為振舉綱
維肅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知公或疑跋
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若則此三陰昧
死陳情蓋以老母歿也今當宣力絕食以贖前過

也恬於進取勇於為義卧病太原以教典兵之官
視事一旦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母致人言自
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寤蓋剛心子廟朔望長
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公如此此學之士公乃
相弔如失私親靈輅所經皆畫哀眉集行省臺以
人際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化之有遺子
前公卒今天人柏德氏臨潢之甲女又如此河東
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大三女長就王馬駝十之
室以其年月日葬公于某處先塋以歷年積弊前
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空鄰瓊之人

外才可吏師霜凜烏臺風生憲司心剛稜疾惡恒
如兒捍患禦苗美翅已私事不辟建儲貳以固
夏喪夷悅禮敦詩惟是頑積化而守卑之差封謚
兩鬢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饒而望人以革弊皆急
著命也奈何竟止于斯有報于中禁止農桑存
不蛇賢人嗟咨有墓者碑銘以昭公著平居不事
無愧辭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人情好愈焉
遺嗣即禮意

天說宋命 皇元一四海而統之

史臺侍御中程鉅文以宋遺士三

為之辭
感又

庸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莅事即去未得謝猶力疾
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望日飲啖應酬
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不大不屈之氣充
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吏士民涕泣
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致真則公之為
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鄭氏婦道可稱
第受業者公之不鄙裔矣推誠敦族也明悟莊重
地瘠民貧仍遣早曠公奏除歲餉適尹氏二幼在
九所輸租稅易遠倉為近倉以便之次禮也銘曰
政欲去而不得者下車未久蕩洗一及天資揚歷中



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公頓居風雲去惡如草遇民
以古人自期晚并言事尤切直如且難去必見思用
國本訪求賢俊用資王圖車服辨若未慈萬里來歸
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六公廟堂決疑
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不究設施不龍
序檢突賊盜尤所盡心至志飢渴之公有遺恨余
生產悉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之
不以貴賤為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則
象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王元廿年行御
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則丁人為子則

李源道

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內艱辭亡何連詔
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名
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復
被旨集守令成將進覺上道遇行夏四月至京師
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
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冀原其門人詩而題之
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鵝考應
瑞澤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
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
高等比對力詆時宰聞官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

甲第一人和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
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召試教
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
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
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貫似道當國
會軍興出入簿責其事者公毀家以貲不足坐廢
至元初長星竟天論月我師壓江上宋杜日替江
東漕司猶試士徵韓藝先生憤實竊竊政柄害忠良
誤國毒民發策十閤撻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
民心離人才壞國有士證辭甚剴切大佛貫旨

評竟上其榜以饒兩秩國軍安置因論所山門
自命帶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名
先生曰似道領我也不赴閉戶講道門之者翁如
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
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
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閣中有持兩爭必來質乎
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
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
秘書著著作郎名宰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
補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

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
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
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
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
斬于市先主質嚴厲雅負奇氣風骨孤峭不能與
世野輕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
論論宰者錫履下得終不取合於時其為人蓋如
此及程公之薦紙書題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
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 皇帝夢卜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

經百氏悉淹貫為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
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
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
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
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
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奮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
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中人有寄德之者賙
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
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為之序引
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

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
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登
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為壘山
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老易周應極狀其事
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
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
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
孽龜玉毀折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
柏松伊其板蕩古有蓋忠道統既闕人文斯一有

美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裸匪京萬里冰天
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闕于佳城嗚呼先生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
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
二月嗣子溫毀瘞纒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彛行
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飾終之
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
敢以是記於子焉按狀公諱東仁字仁父姬姓邢
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謀存者蓋

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
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
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政
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
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
氏封河間郡太夫人第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
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
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甘露公起家辟署河
南廉訪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孫滿
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

無等處鐵冶提舉俄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世朝列大夫為太醫院都事選充廣平
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
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入廣平路總管凡十
遷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
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
急遭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稅畫直辭贊叶上下
議遣官出廬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飢衆難之公
請異日有增發罪衆仁願獨坐萬齒斷斷待舖以
以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

程公礦火悉給縮賈殖貨以利于農治辦為最絕
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駟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
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輸直吏不得弄手取賄
公私俱便之小羊橋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謹許未
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
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
績用饒民有婦如妾姓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
人欲有其家訟不決迺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
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閩郡號神明盜偽以小鈔賈
變作大鈔賈文如錢取銘然註謾七十人止以首

坐勸督講黃帝越人書躬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
鮮天札者賦有寸帛之羨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
略要以惠收元元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著記
不急字書多楷法尤工占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
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
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
詹補承事即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于氏拊養
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于
鄉政聞于時為子而上責其親為父而垂裕于後
可謂完也矣為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為徵耶是宜

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兩馬踳踳勿驅我遂域時君子宅有緹
爾蘇有燕爾芻母犯我松與時君子居若廣濶
之明弗鈞距以領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子有
元之猶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善維吉時視子
貞刻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帝

公諱月合乃世屬雍古部族居神州之天山天山
古居延海也曾祖諱帖穆爾越哥祖諱把造馬野
禮屬皆以財雄邊父諱銀禮吉思當金還次都尚

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官各有馬因以
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
投冠于地誓曰吾父死于國難吾紆家難可也遂
侍母太夫人王氏艱關鋒鏑涉星夜出汴絕河
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

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
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為斷事官治所
中原久劄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
視度政務事舉士代以附奪為大和

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從行留汴餽饌六師悉發輶人賦一石取濟南鹽目堰頭舟行陸輓數百萬斤散布軍所過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野而商在塗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即位降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勳瘁深可尚嘉云者阿蓋答兒據魚兒汨叛念卒之際公督家貲市馬五百疋進上世祖皇帝尊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戶遂試學子通二經即不同編民令令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既肇建省部明三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廿一日薨于

都之邸第計開內外文武之屬相紳之士咸嗟悼畫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某月日葬于大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為至順元年曾孫祖常廢官禮部尚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勲上輕車都尉階正議大夫尚梁郡侯官金樞密院事謚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忝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蚤卒無
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
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寧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
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
嫁廣東道副都元帥闕三吉斯孫二十人長潤朝
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
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諱早梁
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爲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
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念以遺道遠皆早卒次通選
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八未名卒次岳難武

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雅古奧士以孝聞次必吉
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統監富池茶場
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
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
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
管勾河梁鹽場次易湖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
萬戶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祿合知
行唐縣仕者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
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並
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

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鄰國之上時方過於草昧而贊襄制度則幾於承平伴其子孫百年之間華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潤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大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違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遺蒙不孝之罪死不瞑

目於地下塋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老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茲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撫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次之矣忍不泣而終銘之銘曰

有岷而起之孰趨而捐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懿矣我祖百年于茲衣冠之傳寔維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華俗而忽其地繩繩孫子思焉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

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塋而墓碑未刻其長子
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嵩七歲一
女病而不嫁一孫尚軋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
累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紵以居賓客僚隸皆
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
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
而其塋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
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龔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
其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愧愧
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

事恨吾徒何能嗟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
茂初資穎悟絕出讀書日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
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嘗宗金季世之習已
名能古文流轉江淮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
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
充令史故辦章董公上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
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
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
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
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宥怖矣終刑

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
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
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
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亦中焚之以滅
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任
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
坐誣免不辨僞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
復掾者曹至大戊申我 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
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宦公首被爾授
以直郎太子文學 仁宗 卽皇帝位遷翰林待制

承直卽兼國史院 卽官與脩 成廟實錄明年
與脩 順廟實錄加去平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
士朝列大夫知制誥開脩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
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孫賢直學士
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 上必善之曰二
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 太皇太后既受尊號
朝堂集議宣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
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
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
免死徒皇慶壬子脩 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
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建對又充讀卷官迅
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
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
忌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毗
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為侍講學士通奉
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使道過家上察
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 英宗
踐祚徵入為集賢侍講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
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備 仁廟實錄百官迎

仁廟聖容云有卿等見承認為文以紀之賜酒嘉

英宗親探太室禮官進祝冊云請著御名

上命代署者三春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二
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二里泰定間得
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
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
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忠祖妣高
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蓋
遷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

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
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
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
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
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
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
自巳出蔚乎其華敷鎮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
為一代之文宗者邳城姚遂暨公而已信乎其必
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乎而流家微之於天其
善後也無疑也常景從公滿及公考士又每第下

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蹟震龍驛驥力
不克蜚聲天衢名蕤蕤位臻公卿發軔跡臨而不
施用弗極神祝其馳學廼碩天藻接緡琢圭璧五
卜四年返玄宅

元文類卷第六十七



元文類考卷第六十八

神道碑

平在平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李木魯撰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

上不允其石曰其服朕命母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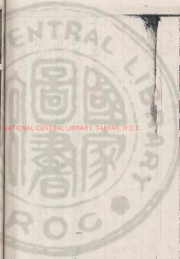
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

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

事召不廷 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

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覲龍虎臺大臣莫不樂公

上悅若曰衆以卿宣力我家爭舉其賢故耳公再



元文類考卷第六十八

神道

平在平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李木魯撰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

上不允其石曰其服朕命母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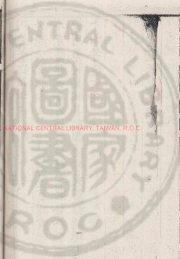
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

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

事召不廷 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

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覲龍虎臺大臣莫不樂公

上悅若曰衆以卿宣力我家爭舉其賢故耳公再



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琖賜之酒。故事。酒。答。臣。下。琖。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皇。太。后。賜。宴。南。園。夏。五。月。丐。去。陞。辭。上。御。武。懷。閣。之。以。氣。眩。室。隘。勅。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穰。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朕。即。行。之。勅。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遂。加。銀。青。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

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濟。其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事。使三往。迺起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之後閣。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

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觀花園北行殿
上若曰朕不文直論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尚醞
馬酒各一罍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
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
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
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
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
推誠佐治宣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追封齊國公謚正獻公諱文字周鄉祁州深澤人
幼嗜學用踰冠卓邁有聞世皇御極急欲求賢一

時大臣

上意銳來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

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持薦公忠宣奇之
辟掌書如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
立朝儀以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
秉忠薦公參預凡常朝朔望起居示日冬至會觀
冊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制皆
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
聖鑑通朗勅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

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上名公
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帝德無爲天下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其象類此 上悅習已大悅遂為定制播告天下七年勅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儀司太保以公見 上仁智殿權右直侍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農事聯保五課耕桑脩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淨薄禁游惰多自公盡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竟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寡不決提刑部使檄公獄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喚狀兩獄皆雪赦輝二年民

安事治十九年冬名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隸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廛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者臣宣慰臣各一追白金千二百兩二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御史臺會衆欽臣荅即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者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竇請大蒐欵上允勅衆勿沮利黨囁結兇士儼使旁午省臣御史擇吏民庶罹穿隙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

史對章言

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

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秘之以杜讒隙
此曹規之對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
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勅太宗正
薛尺珩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
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
矣請就省園之至遂誦曰丞相大夫以勲貴忠賢
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
任也此輩領陰乘鸞奮不逞秘草出禍可言邪今
先計奪世使使使不容策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

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
有罪不辭但此堂名裁判書類非慎潔動必驚害
生靈宜選重臣使為之長庶靖紛擾 上徐齋殿
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總其行兇禍為沮俄而告賊
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
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
職大懲銷大蒙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
丞大農治京北屯田吹滄汎溢不蓄二十四年置尚
書省初臣類政急賦讓戮大臣象股慄使者四出
峻繩督務羸官總撤實符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

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
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被感
張畧獲飽饗釐權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敵
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
訊則無之訊大誣乞輸直不聽聚斂等理作新天
符其妄理已割氏子誣其弟貨利滑易金銀獄久
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賦民始寧息其年理鹽
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徽理賦山之東畧置
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欺惑正之尚書省
罷政歸中書平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

書省臣鈐綜所不當最簿上之流品清別井并不
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公明年公使憲湖北初
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去罷其司聽攝山南者
再事滯民疲公曰此憎忌者問之耳凡政刑大務
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司之糾按會墨不少皆
議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年秋召為刑部尚書公
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瘼請依古律令采
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 成宗元貞元年春拜
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
憲人條狀彈劾制違公泊大都護往詰之左驗明

者平章者扶貴驚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
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
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
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即承兩造具備勅省臺
太師宣政等象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
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令所繫者上
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
有禁言之小史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
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懇責令長帥均役情無苦法
之有罪亦輕不重 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

心豈宜滋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並庶再衆列
奏公廷爭剴切 上聞悟平章御史及杖遺衆呼萬

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
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及公相握大柄
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
暴者扞禪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鑄論斥
未晚何用紛紛衆避公言未久猶釋風紀肅然二
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 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
決蒲口冬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借勅使相決河蓄久
利公建言長河萬里端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

蕩徒不常失高故疏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
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遂失之則力費而患
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格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
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潤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
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堰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
下等大較尚高於北約八九尺堰安得不破水安
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
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強湮
逼上決下潰終竟無成接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
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徐邱聽民避衝潰

擇所安嬰患戶曲河南淤田量給束業他決視此
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
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
鱉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
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
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壻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
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閫外掠譽而內貪虐
憲糾小有違言吹嗾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
公以溫言順附而嚴礪之彼延感服其下矜惡會
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贖以慰憚

弱遂大懇謝遂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莅政以吏選清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主典隨事立法負數百決日皆注無復吝私衆始耻恥終莫奪俄趣公分銷嶺南快私情公曰此軍政也非制物不敢行知使額累得報蒙古平章偕公在省餘以次出歸策計沮事聽公決推強生枯濯煩疏壅省務清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綽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宋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唯

左丞相兩新十章洎公凡四人調變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賊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罄之縮湯價舒市易漕富足通閉過責贖并仁客佃民能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餓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卹齊魯做據亦息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安善良江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洵國氏號白雲宗芳髮而妻子田宅詠愚民託祝釐運總賦律習甘賄奏爲搗攝錫印章郡縣首變名署七十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

役時順德忠獻王蒼刺罕與君同心輔政選庶官
齊百度罷斜封汰冗負絕寶貨約濫支節遠賈重
入制出釋民牧屏世守定賦律除虐禁明婚制兵
民生綱正日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英高亮行
修潔年十六志學愬伊洛寃洩完經大史諸
子百家諒治無不綜一以仁義為根極孝友行業
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世廟方大有為
衣冠元老森然以所館經緯公翱翔上下畫法
開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寰
海德望真廟忠信傳緯淵德懸車私第 明聖編

明春注益渥使車累召進必不功退從容事外二十
餘年奇考康強几杖清寂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
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
皆潤漑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公四素縝嚴錄飲食動
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而守名法簡易正大
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
威不屈仁勇泐然綽有餘裕上口遺愛遺直公盡兼
之於戲世皇長駕闢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
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必以世豈易言哉公娶
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年口口日葬宛州某鄉某

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于助教張執中所狀公行遂以銘託烏乎公以此矣文行事功百世師也其敢以昧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大定于一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

岳氣象渾同天產人瑞以弼帝功瞻彼恒山峩

峩大茂挺生尚公神峯綜秀於一遇世皇邁績華

勳禮樂稽古豫稽養民鴻臚大農事傳賢哲左右

後先夷蕪稷尚朱輔五馬衛河之滸里詠塗歌神

明父母孰驚皇靈已震震孫用輔執法正色立朝

孰蠲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陽孰縱陸

梁推我御鷹用立憲紀鐸稜其四大孰狗貪靈孰我

馮鈞用揜政柄化育載新年那七秦勇於告孝天

訓臣義豈曰太早昔也廟朝淵淵潤兩躬軒后之鑑

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雍亦天下之表人中之

龍有謁其庭鄙吝清滌齒頰於論皆世樂石道德

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以斯德善數數之侯

卿侯公百歲完潔其誰凝隆大德有文有位有奇

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大行嶙嶙滄易云云刻此銘

詩相配無垠

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李木魯辨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
無所顧畏世祖皇帝賜名已而思國言虎也其
條出唐賢相文獻公元崇文殿諸孫伯祿卒絳州
觀察判官堇絳之稷山縣南一陽里繇是世爲平陽
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實字以竹華唐寇辟兵鴈門
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公以和衆主簿天祿公
姿白皙美風矩童非不凡聞處士訓忠孝奉受惟
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羣儕輩衣之仕懷仁爲縣史
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進蒲葦酒見奇之留
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懷仁大帥揚關闕出爲其

於丞相塔察兒丞相奉使朔漠脩睦宗藩引與之
偕五年立御史臺丞相爲大夫奏授祭閣管勾秩
將仕郎十一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年江南平
冬十二月宰相銜怒左遷同知衛州路明年春三
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
金符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秩中順十六年春使
憲准西北道秩嘉議十八年憲江南湖北二十
年夏憲遼東明年春以母老請歸養不允二十二
年春召爲刑部尚書秩通議逾年總管揚州不赴
二十六年夏復憲准西秩正議三十年拜中奉大

大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肅政
廉訪司 成宗即位使肅政廉訪于陝西元貞元
年春三月遷真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鴈門徙
處士君振今葬絳之稷山中書起公還真定大德
三年春二月拜江西行中書參知政事辭奉使山
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大都
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
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于位年七十
有三公至元名臣勲德碑著其亮也朝廷悼惜吏
士護喪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禾

鬼奉定三年以子保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
行中書參政知事護軍進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天
曆己巳保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獲終辭因
采其本末而次第之公始爲御史條奏宰相阿合
馬罪二十有四名廷辯公枝較其罪彼輒引服數
至於二氣沮情賊 上勳色若曰此三者罪已不
宥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 太祖之制于朕之
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竦其事今祕世未有聞
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亦爲公危之太夫人
趙君有賢識勗公曰國爾忘家汝第盡力果不測

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
得謹乞不以老母坐連也語聞上歎曰是母子
有古義烈物德臣董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
小敢善得罪御史按之至見殿辱繼用公往問道
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取驛抵其所搥扶如神簿
責死罪十有七械送鞏下俄以省貫經臺門大詬
公在察院促捕之目檢行囊得賂侍御史安死失
納赦免狀即桎敢普而祕其事夜用巡符託詞還
奄至一道士室盡獲其賂明日陞泰上曰彼七
死猶赦汝欲何為公對罪十有七赦七留十餘

歸谷上悟戮敢導兵安時御史大夫二安善甚
一鯨兵與所善猶雙陸禁中公曰安庶人耳豈得
與大臣狎叱令起座皆失色公即入奏一蛇九尾
首動尾隨兩其首行不能寸今憲不網蛇首二也
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乎名兩大夫諭以公言大夫
字羅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讒提刑按察之不便者
有旨罷之是時廣平貞憲王月呂魯為御史大夫
公告之曰往者悖叛蠅起郭憲見聞今列憲宇內
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緝督有司而已也
縷縷陳之大夫悟變然曰幾夫是夜造禁密詳奏

上曰此天下安危可也其勿罷會駕北幸所擊相
馳騎士縛公關其家說粟數斛外得言事故羹羅
織苛毒公亢聲曰米與行符賊害言臣宰相寧欲
反邪招拾無所得拜遷衡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飢
開廩賑郵諶者以禮罪公上知不私置勿問朔
方兵興役民轉粟入畜顛跽公曰執政非策自感
其本也投開論奏改和羅疲瘵為蘇留遷治書出
憲淮西先是蘄黃有叛者將吏賊獲良民以萬數
公皆理歸民伍衆感泣相率立生祠從節湖北
轉臣楚國公罪以

上閱其有

為痛洽

命阿合馬敗大連城以治官愚遠東宣慰使阿者元
丁權也侵暴尤堪名公使遠至則封府庫究澤
書審事察寃正魁不心著公道使還而命長憲遠東
公疾馳夜入詰旦其位事民懼吏愕郡縣竦動初遼
朔旱蝗公至雨澍地吐滅其境域烏桓白霄故地也
民喜畜牧習射獵一不事耕學公教以稼穡詩書居
數年農歷士奮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年不
決者訓睦之檢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
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憂惡不食其妻韓向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顛有

丁塗其跡耳視之米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諱詢之
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
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恃卒臺章以
公請平濼按總管劉程古伯公至劉欲遁去公密
令憲僉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橋伺之劉果與吏
徒會橋下謀拊其愆仲威得真公一問皆伏吏胥
之黥而虛詭民之吭而快其所欲而民莫敢校者
率以罪黥乎濼都更張氏子充役而校杖去之遠
近震聲道行遂化風旋焉前公然謂之曰汝寃從
我吾為汝理不辭今風即見令將以寃誣士從

僕規之信宿及翁蒼而風息得五刀皆短衣其一
衣中得小印公下令居賞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
市辦之賊果執糜粟歲輸濼陽使督運急時民方
饑公曰吾忍視邪留粟賑糶使不敢沮民賴以生
逢人以公政通神明追思惠化立祠頌德入長刑
曹讞獄與衆不合歸卧於家竟如公言衆得罪公
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授使節申飭舊規風采立變
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併俘齊民加以劫掠
絡繹淮境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詞譴民復其鄉者
數十餘家帥臣昂吉而閩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

丞以宣慰使操制兵民黨結中與其子亦握兵燻
虐奴官屬轢風紀莫敢誰何宿盜數十出沒淮海
陸梁自宋未有制者宋亡帥葆莸其徒通納賄賂
縱其所爲公遣健士襲捕得所匿兵仗贓財定案
市殉者七人自是帥漁鷺戢百出公疏其跡取驛
上聞帥鉅驛勿給公者前走得驛馳去帥遣兵校
丁文虎追刺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揚州文虎亦
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刺公狀聞文虎
被執公赴觀制遠侍阿不洽書侍御史萬僧馳
訊帥以罪廢已而越關以僧殺進賊諸公不中情

而盤淮境太寧丞相善島之黨虐率陽者尤劇其
敗也用公尹其府以清宿蠹詢父老得郡邑田里
真偽利己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輟事理遠西吳氏
子厲爲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至
府吏欲索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邪立命撲死
衆服秉政化無阻崇館宇引水置磴植柳代樵會
款爲紆真定都會南北駟傳離沓事弊民瘼大臣
蠲真秦牧守非公不可遂尹真定導壑治葑生枯
壯弱日聽愬訟鑿隱破堅動無泥閤人人竦恆衆
走府治賄判決優肆爲空初饋餼不充徵需日困

公以措緹貨民因母取息著高聲豐廉捐闢大宮
館水碓創立如平陽用有餘裕宗親之位僕從之
區挾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緡而下不加擾憲又
撫細故勸公中書數奏事不濫私法可施用宜著
令式以示他州制可郡人集衆象龍祝兩公曰無
益令撤去迺慮獄囚瓜平允兩大露驛置新樂北
阻泝水使伶卑騎自南而北者雨溢夜暝野次無
所建議徙置泚南縣大使順慈寺五臺督民運木
奪農廢衆人方急公不役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
吾民數也惟民是郵請待農隙朝省爲允藥城監

殺人取財夜昇尸置民隆氏鄰縣答伏隆氏父及
二子當死捕囚送濟哭於庭尸毋辨曉無其子印
識公疑之會使者汰大群公詰他賊承盜殺狀降
氏獄緩真盜遂獲黠吏退胥之在民間者不啻百
數劫持官府而肥其家啼其心則禍之管庫稅原
之徒往往破產質妻鬻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辯
公劾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數人質鬻署還之餘
多遁去或改行爲善士其尹京也立城信繩桀鷙
柱強德郵悍勁事至而斷豪右斂迹三河民藏古
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榜掠其囚使符所訟

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爲以不輸
官罪之制令尚廩芻稗以鹽易諸畿民霖溢害稼
公請市旁郡戶部據令督責上下洶懼公帥京屬
從部白省竟以公謀享息京甸京人弟假姊財不
券姊贅益貧弟貴益富姊贅徵財弟曰有券即與
姊憤懇聽者難之懇於公論之曰汝但歸俟徐誅
劫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暨姊中分其貲公果報
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有賜報辭
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晚之對曰臣言分也
受賞非分也竟不心持憲總郡皆有

淮

赴鄂民衆衛送不絕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
也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參知政事甘肅
難於筆養解不往世高其行縉紳推論聖朝人物
骨鯁有爲終始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
盖嘗稽之鴻惟世皇神繼者筭長駕遠馭文武
效能光輔丕業向萬國冠百王威矣然御廟岳牧
邪慝間出埃絃三苗唐虞猶病於是大祖風紀明
目達聰以私至治公當至元之際奮下列搏權奸
莅方州滌巨蠹使辯捷不能措其喙仇憤無所憑
其兇風靡氣節炳耀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

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編積有素故也公揚歷
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砢赫奕保訪輯遺軼既久
始備因歎世有家者之子與孫或不保若尤烈湮
滅可勝惜哉叙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
楊氏皆平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蚤卒祖舜祕
書著作卽卒偁內藏庫副使揚夫人子也銘曰
帝運開大中統至元人傑斯實匪寶璣璠惟天聰
明憲象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義
鷹冠謹言正色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陞椅
杌警饗魄魂懔懔寤寐凝遠工勅天容庭有百臣

庶儆其同有鑒其明有玉其潔桓桓其勇夫夫其
決孰挽斯曲孰鍊斯柔善善豈親惡惡豈仇雖千
萬人莫沮吾往如脂如草有泚其頰侯符三剖憲
節六持義槩秋凜仁術春熙上忠其忠史載其
信何勸不懷何懲不震碣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
尸祝無怠其嚴滹池溶溶霍岳義其其耻其結百
世不彫台鼎之崇芥視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
有烈終始無間險夷誰迫而忽益遠益思汾川西
流河水東會授山之銘惟以求配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李本魯神

至大元年汴梁路總管兼府尹王公年逾七十拜
參知政事行尚書省雲南秩中奉大夫

仁宗皇帝以公至元大德名臣拜昭文館大學士
皆不果行延祐元年冬十二月七日薨汴私第壽
秩七十有九明年春三月十二日歸葬趙州寧晉
之金符鄉謚馬里中書以臺疏列公行績以聞贈
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漢
軍追封太原郡公諡憲穆元統元年冬其仲子承
務卽萬億賦源庫提舉鈞以翰林待制蘇君天爵
狀徵設公碑泐汴誌生也其敢謝公諱悅守允中

世居寧晉曾大考進聘彰不耀大考守忠金承信
校尉考王

太祖皇帝威行中夏率郡民歎附從太師國王木
華黎用武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
使夫人王氏生公剛毅正直讀經史不事空言能
見之行事 裕皇位儲宮取勲舊子孫入侍公被
選忠恪小心十有餘年日慎一日或因事進說明
諒不阿 世祖皇帝察其能至元十七年拜山北
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秩列大夫東藩諸王鷹
人縱暴民大厭苦公緝以法遂斂避不敢犯宰相



阿黑馬措克固籠希合之徒言利微恃小吏耿熙
告北京宣慰臣適官緝若干萬既聞勅微之熙懼
失寶增益制勅速繫百餘人公疏其六妄熙獲罪

裕皇賓天儲極虛位帝春秋高中外危之言者
雖衆未見允可公建言陛下臨御多歷年所至元
初豫建太子天下歸心鶴馭上賓臣民憂懼惟早
定大計以章宗社章三上帝俞其言俄勅皇孫

佩信寶撫軍朔幕大業延定二十四年憲河南時
南北既一無但允恩畧民子女轉幸四方公謂此
徒於聖天子仁覆天下之政摛實非小建請嚴

立法禁從之遂著令甲息民汪清占民籍已再
世矣兵燹狀愬帥府曰吾亡奴也即馳騎數十殺

清滅口取其妻孥資產清子成逸出赴民有司愬
之兵民文移往來數年不決類兵爭始以避亂

奴於人其主知其難於奴也集鄉胥里長同畧券
免之隸類兵籍已久意家火其故主子謂券已焚
而復奴之喜持券出想訟不決皆詣公愬之稽清

占籍以歲壬寅其奴亡以甲辰喜券足愬白之鎮
南王府誣者皆屈明年兩訟之仇結近侍誣奏公
拘制下中書遣使收公案訊公踰臺請聞有旨馳



召入見敕陳盡底論 帝大悅曰若人非素餐者
物省臺讒慰還職近侍及使者皆以賕 敗清喜數
百口脫虎啞繪公保事之二十七年有肅政廉訪
司以新憲度明年公副使燕南河間昭澤官守盜
月賦緡十餘萬發正其辜諸王分地恩州其下以
錢貸民加倍徵息公令子毋相當則止餘有罪先
是以民入兵阻私而四頃優其家公曰國家取天
下以來兵無寧而令海內雖定征戍遠方一兵歲
費不啻千緡區區限畝豈易充給在兵編者守令
猶歲羨富分以均其力一入戎行本不可變請增

田額使無飢寒內顧之憂不報其後以兵力乏竭
勅樞密名公等會議以肯定順德廣平等路俾之
詢簡得富民數百家充兵兵之貧者遣還民伍人
服其平公以舊臣屢憲方州至是威名益振三十
年拜廣西肅政廉訪使秋嘉議臺檄以其廉能曉
諸道疾不赴 成宗皇帝即位元貞二年春使憲
河東召見柳林撫慰優渥會并汾旱饑請發粟賑
哺全活者衆五臺天連佛廬勅中書擇銳事更董
役工部司程陸信驛民夫數千冒險伐木死虎豹
蛇虺者百有餘人其時 皇太后幸其所公入言

以幸福民福未及而害已甚非初意也徽疏開悟
減其役仍賜卹死者家宗王分土并門廩餼歲取
民間或不能供輒立契約母息倍稱或不能償謀
其子女民患苦之公請出錢贖官贖還其親者百
二十四人於是諸王膳貨嚴頒于官民瘼始蘇王
嬖臣哈塔不花怙威肆虐公按正款伏王為之請
弗聽王馳使詣公上未信會駕北幸罪人亡走
愬公不法勅中丞崔或問之俄或卒駕還復愬諸
省憲雜訊之無驗愬者抵罪由是王禁戢藩僚民
境晏寧大德三年遷江陵路總官不行七年遷汴

梁汴故宋金都邑號難治公至省人憲人以公舊
望不敢以府屬縣之政訟之難悉聽鑿裁下無隱
情久之政清訟簡吏民歌詠方宋包拯公益汴之
四年歲次丁未河決原武注汴宋汴尤急吏士具
舟楫以運深溺民大懼公白省請疏導順下勢家
以田疇不利難之公曰吾守臣也當任其責即行
河決壅以完城邑水息大築隄防羌族礙手居鄆
陵者萬餘室民役不預公督使趨工得萬人不日
隄成民至今思之公精明有斷不畏強禦所至興
學獎士備政新民不專法令威愛兼行為世名德

故姚文公燧劉文靜公因與公游雅相敬尚蘇君
公鄉人也時賢言行優於志載其言曰

世皇天縱有為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
福皆骨鯁敢言視社稷民物利害若疾痛嗜欲在
已才猷風采凜震一世庸夫庸婦知其姓字豈聲
音笑貌為哉天故生之以弼治效善論也公夫人
張氏封太原郡夫人于男二人曰銳曰鈞孫男三
人洙浩以胄子隸業成均淵知銳鈞皆有學行猗
固知之其諸孫為胄子皆馴謹尚學佳子弟也助
教陳旅云銘曰

世廟帝運鴻惟末年仁浹義洽德崇配天盜謂

裕皇左右前後侍衛僕從詢賢世曾時也憲穆宿

衛青宮行必循矩言必見思涵育有年一靜一動

帝曰良哉才可試用卿戴東臬莅四品秩碣石醫

閻光昭化日來歸定省遂葢河南上觸廷怒下龍

狼貪帝曰忠哉斯豈尸位丞相御史燕勞還營

皇鑑昭明飭新憲綱卿才而舊益礪于將太行西

東鴻河南北草木知名山川正色棲遲晚暮尹汴

四封宋陳許鄭春陽誕充偏側將迎于此大府齒

健而擗猶憚巨壘上獲下順居五閩年華髮蕭蕭



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鋼百其鍊肯柔繞
指五握憲節郡符再分洪波砥柱屹立不羣政預
鈞輔遯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老之顯高胡之
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滹沱之郊邯鄲之鄙
刻銘豐碑徵信傳也

元文類卷第六十八

元文類卷第六十九

傳

李伯淵奇節傳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
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
過客舍因語及卿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
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
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
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
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

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鋼百其鍊肯柔繞
指五握憲節郡符再分洪波砥柱屹立不羣政預
鈞輔遯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老之顯高胡之
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滹沱之郊邯鄲之鄙
刻銘豐碑徵信傳也

元文類卷第六十八

元文類卷第六十九

傳

李伯淵奇節傳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
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
過客舍因語及卿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
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
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
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
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

詣方丈憇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
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沉溺于亂世曷若立身
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
色黎明乃各同志黃憫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烏
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
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尔吾欲誅之久矣師謂
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尔
何遽出此遠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
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
知若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闖人

自相州遭遇宣宗符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國報萬
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上篇是因當爲
者但患力微機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
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瓜加
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
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
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
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恠焉因強其行至
故英郎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號言曰屈事願
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詞不止直詣立馬

首孫其誓時伯淵駭右即披刃抱而刺之洞貫至
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爲賊奴
所先隨斃伯淵暨黃圃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
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
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門下一軍哀號
聲動天地翼日齊宋息公在其行時甲午秋七月
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我聞者不爲不多至于表
表獨見于後世者得三一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
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其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
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州睦親府烏古孫孛吉死

宗廟其守節自盡似此地王護甲午正月蔡州險
右丞完顏仲德死杜稷從歿者幾十人彼敬翔之
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
難處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欽遇害尤武賜
策曰憂國志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
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
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况當易代
革命之後雖責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糠粃
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冠履孤
軍出奔億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

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外為懼捷河之北緣地數千里信敵救蒐其中不敢認寸尺為已舊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東管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魂魄化憐為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七公竟無事効相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蹶踏不敢近京師形涉操參自衛獨上黨不首鼠

謀去就提孤軍關府馬氏機密游澤沁輝懷孟衛十州之心終始此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死聲跡著者襄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里輞轍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為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錄上招撫使顯守不可牢即版顯移錄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與顯同里用武略聞顯戰每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籍其部衆纒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雖梗已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盡止其驪交斫其營九戰禦事朝荷夕集不



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薨夷城穿如蓬室石積
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綫髮搃敵以
爲難稍引不逼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
有勞詔遷顯銀青光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
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
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養以官地
多入敵懷數告身無所上既通情故仍治襄垣公
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實短今年跌明年保無馬
武顧分部曲百人立綱韉以緩兵衝顯名以便版
公以前官行朝韉令公至治柵北磧與顯色中且

恭年聲呼噪招山遶谷竄稍出集附敵悉衆攻公
行夜至隘樓橈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
空拳搏數人以價顯聞哭曰鐵吾翼矣明年顯死
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城一實公言公代人
諱閔少孤鞠於姊之夫禹家即今榮祿顯也始顯
以募兵戍郡遷戍路改孟戰有勞調臨洮司錄臨
洮尤深地戰又有勞遷招撫絲上取上黨節度公
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干年子仁風
謂燧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
云仁風歷懷邢洛三治中有善政

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迨二子南戍塞水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啞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割其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繼以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勢幼涉水而西黎明及于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為採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嗟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嗔胡柔儒考也非不懼獸之猛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大山號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為孤巖善人上海隸滬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曰如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筦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抗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駒山海門水中流錯淮潞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之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

淮江入海之交多洲嶼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華羣亡賴子相聚乘舟抄掠海上朱清與瑄竄竊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富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備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急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凌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

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氏義謀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饒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洩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澗水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輾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者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輒交蕃棗中與騎塞隘門



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累
爵積資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
賑之為事勸殖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蓄雖不
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人
施錢馳往往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
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冢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
毫髮累會執傳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
敬德即建天澤院為大釜禹沈調食藥普潔芳腴
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人大
德十一年大觀錫僧方清變散徒敬德素履為人

信重貴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為
設糜仙林寺中飢民殍者不為棄止敬德請梳好
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
飢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善提寺作粥夜鬻置
大甕中明旦飢民以至先後為次列堂廡下或溢
出門外道上相鬻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
食無持則假與兩夫弄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
已以次去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月三日止八
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飢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
上民食粥忿爭奪鬻大呼毆擊入敬德詣其前亟

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
集諸好善人收棄遺路枯骸數十萬具語在破衣
傳中夏為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
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
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
澤院不復納雲水僧憐疾棄尸如山父莫為掩云
沈子南者若中改相高孫嘗為義烏至至元十三
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抗猶存妻
二女貧甚薪水傭儲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
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

秘其人既而似子家僅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
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石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人飢趙
悅道尹臨安附發原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
之初悅道無丁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
所屢衛如大朝會儀既謂費道之陞由昨階端笏
屏息抑首僕然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懼汝無子揀
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
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戚應星父記於書當
時湖州作糜食飢人糜脫釜猶沸湯器中人急得



糜食已輒仆一死百步間飢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
生婺州顧擁不作穀熟而寒之約飢民旦由東門
入與之履使之北門賦糴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
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為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
過棧十入明日復就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
貯大甕中蓋恐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孝子氏陳名子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
亂歸許徙家仇昌化縣猶號顛城散人以自表大
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裡祀東朝

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
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
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
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
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
游清獻公為相趙忠惠公為尹葉公為宰以行能
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
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蓋一作婺源境上
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盧深險處以避一歲
所病士舟斗龍才才三已能奉飲劇廢眠忘食禱



神請減已年延父弗效母感也尋亦病死斗龍處
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
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靈有知將挽澤民門人士
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爲題墓上曰文
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
以温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無喪廬墓時事
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
妻之父之甥感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
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怒且哭即日與
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

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
湖斗龍生未周時王歲期適滿遂去異越俗以女
事人期歲歸父二娶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語
端端恐失後瞻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
妾母嫡子也子以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
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
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
甫母橄亦杭人產已去歸既長求之百方弗得謙
用六十歲時母生已日始爲齊棄三年及是歲之
元自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

死兵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
教備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
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訪求母
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
者矣逢白髮媼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
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為兒時作伴侶嬉遊相
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
泣下我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為悽楚也亦弗問無
州有問兩夫舁若母竹輜西去又折以北與若
鄰者百十家獨若母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海

齊江踰淮復還信廣德寧國權來數郡聞昔
年一夕舍水豐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惟斗
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
小婦王自言家河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
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
哭出斗龍哭前若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為子
為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
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
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備財張甚斗
龍為廬百丈山石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



盜數百人斗龍三母夷處稱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皆嗟知約遠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十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蔣甘瓜園中秋暮母三狗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花莞然以爲之吳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乎明年園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三至今以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祠三君子傳以傳其德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

文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鬻焉歲根續食死以墓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鏡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飢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圖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



也子孫用國為大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
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
子固其後也為泐遺風餘馨猶有在者哉

史母程氏傳

袁楠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
朱襮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
聚以刀悉刺之迺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襮
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倘不及尸血淋漓入襮孫口
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為樞密使
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植成却歸城中骸骨

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也乃蓋可悲也
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
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
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
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携其家下峽江
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妯娌謀曰輸金
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
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
不恨妯娌身死為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
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妯娌語于鄰告

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寔以歸且
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
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
刻意自奮以右科為湖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
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
術通史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錄嘉熙至于今且
四傳矣噫蜀錄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
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
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
哀也已

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
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
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
諸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
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
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
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任一歲而寘有遺腹子父沒

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
率至山陰盡取其貳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
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巖山下獨携二子廬於
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女中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紵
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迂
二喪反塋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
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蓋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
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
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
士熙侍御史馬祖瑄禮部尚書字木魯神人

直聲而好學不倦

山東浙東羣有司父上其事于

朝請褒異焉其子仁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喪
携其母子返乎汶小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
乃不遠二千里而直利其則也當時亦豈欲挾
其數歲之子以去亞心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
魯之邦乃不如一宦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



教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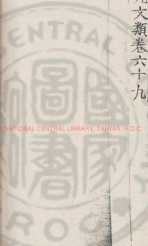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六十九

元文類卷第七十

傳

臺城董氏家傳

國朝龍興臺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
全滅矣若真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兩張氏
是也後史大尉有勲王室為諸氏冠臺城董氏能
與之班而又以孝義稱今遂大顯第其譜諱無微
不知世所自出其可知者徽生哲哲生昕昕生俊
俊是為龍虎公傳自龍虎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
龍虎公諱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海書史善騎射金



KEVIN SHE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教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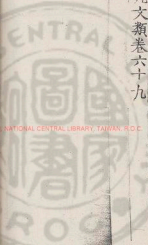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六十九

元文類卷第七十

傳

臺城董氏家傳

國朝龍興臺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
全滅矣若真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兩張氏
是也後史大尉有勲王室為諸氏冠臺城董氏能
與之班而又以孝義稱今遂大顯第其譜諱無微
不知世所自出其可知者徽生哲哲生昕昕生俊
俊是為龍虎公傳自龍虎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
龍虎公諱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海書史善騎射金



KEVIN SH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祐間邊事棘藜城令樹的募兵丘射上中者拔
為將領衆莫能弓獨公能挽強士發破的遂將所
募迎敵歲乙亥木花里國王為大帥而公審所歸
遂為大元人已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佩金虎符金
將武仙據真定以城定武諸城定武諸城皆應仙
公率衆夜入真定走仙定武諸城復去仙來庚辰
春金人大發兵以張武仙截治中李全應之中山
公軍軍曲陽仙斃氣來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秋
獻捷于大帥由是仙以窮降帥承制授公龍虎
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紮公諱大帥曰武仙

點不可測終不我用當備其衝之天然之承制授公
左副元帥陞臺城縣為永安州軍號匡國事一委
公乙酉仙果害都元帥史侯天保據真定以叛我
之郡縣大氏皆為仙守公提孤軍分反側間戰者
不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匝年無所利秋來搽我
禾公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為
也仙慙去潛出兵掩擊之仙敗走久之公復夜入
真定仙走死內史帥之弟天澤是為史太尉壬辰
會王師圍汴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公及大軍追
圍之急城人夜薄我於水我師殊死戰公死之夏



四月十有八日也公蚤喪父爭母以孝聞母喪以能喪聞歲時有事于廟非病不可力不廢拜跪于雖孩乳亦使之序曰祀以孝先也禮宜是凡族親故人待之以恩信里夫家僮接之亦有道汴陷時以侍其軸先生為賢禮請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久不遍屢誡諸子吾實一農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觀非功為吾累也公忠實自許一心王室不為夷險少移臨陳勇氣壯集立矢石間夷然若無事中傷亦不動每哀馬被為人曰馬草塞尸吾

國多援故戰必持矛戈或不可公曰我人仁也敵在前不死顧趨安脫危犬馬不如竟死國事戍子間朝行在所諸師獻尸口率增數要利吏請如衆公曰民實少而數多需求無應必重斂足承是我獨利而民日蹙也且嶽君不可其以實獻行元帥府時征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坐其渠魁餘釋不坐深奧門妖人扇惑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當之於公力請主者但首惡是誅承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仙威州公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予其家才者官之眾眾去

成降沃州民皆天臺為賊既破降之他將刺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奪之孥仁者不為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公願為奴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隣境人有被掠賣力予直贖還其屬公器度永遠善戰而惜殺人以寬為之用大小百戰戰輒克為政寬而明見人美其田廬名其丈人權輿之語情不敏生者怒且罰之民惟恐其難部不得父保之也父老至今念之流涕嘗家全活者無不醵手鳴齒云費時年四十八于九人曰文炳曰文蔚師諸第事兄忠獻甚得弟道終武衛親軍千戶曰文臣

歷事兩朝以誠得於上為時碩儒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曰文直崇城令曰文毅同知潭州路提督府事曰文振早世曰文進順德路總管府判官曰文忠事世祖皇帝三十年未嘗有過舉嘉謨議論有人所不能悉知而信於人主者天下士大夫微至閭巷細人無不知名聞其名無不受重之累官資德大夫會書樞密院事典瑞卿大德五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曰文義蚤世忠獻公諡文炳字彥明龍虎公長子也龍虎公薨時年始十六率諸稚弟



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暇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
學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歲乙未
以父任爲棠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
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
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
荐飢而府徵日暴民始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
予縣縣得以少寬民困令之軍興貸於人而貸家
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救饑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
歛不已足責吾爲令我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者
千畝所計直予貸家遂得貸其民縣之向田徵之

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
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衆其力而寡其不象危
不可公曰爲民復罪亦所甘心民亦不樂公曰後
當德我由是喜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
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
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願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
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讓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
不能剗民規利即棄官去 世祖皇帝在藩邸癸
丑秋奉 憲宗皇帝命往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
人騎從 世祖南詔後 祖軍人馬道死亡比



至此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顛顛躑躅取
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
公至軍言狀公弟文忠先事 世祖軍 世祖亟
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來迓既至 世祖壯
其忠閱其勞勞賜優渥用執稱旨由是日親貴用
事已未秋 上命 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若者
宋光山縣寄治其上命公取之公馳往若下示以
禍福不應公脫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
若人也不亟下令屠若守者遂降九月師次羊羅
泖羊羅泖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

甚盛公請於 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持以為國
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
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檣衝鼓擣疾起
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
用飄船報捷 世祖大喜執手上指曰天也明日
渡諸軍圍鄂州會 上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為中統元年 上命公
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父死繼一旦遠東以法
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
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就道命立侍衛親

軍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即追授持衛親軍都
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山東守將李璫反據濟南
璫副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璫不得遣父之賊勢
日削公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璫將田都
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
縵城降田璫愛將既降衆亂遂禽縵縵勝兵有浙
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
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
璫脅從者何罪殺之徒當草土耳良非陛下仁聖
陛下徃代南詔或表緝入雖大吏亦罪之是宜乃

之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璫
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搃以公為山東東路經畧
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閭九
月公次益都畱兵于外從數騎衣紫而入至府不
設警衛名璫故將吏立之庭曰璫狂賊誑誤若曹
璫誅死者曹為王氏 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
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曹勉取金
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爭有功所部六悅山
東安至元三年 上懲李璫若耕方方鎮之橫以公代
史氏兩萬戶為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

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料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元
隄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為吾利 上召
公密謀欲大發河南民丁公曰河南寇迹未境人
習江淮地利河北畷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
則河北長隄兵籍河南削籍為民便又將教素無
俸糈連年用兵至有身為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
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百二人聽其顧役稍
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教為差七年
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
仰給內郡餽餽有餘和籍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

移文限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僕公奏略
曰敵人機謀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饟甚勞重
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素者三不可 上大
悟仍舊和議內郡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
曰蔡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繼襄陽以據宋
腹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兩水漲宋淮西制置使
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吳石兩下公禦之城
上夜責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身脇公拔矢投
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
不繼而不能張滿遂問絕幾殆明日水浸滂入郭

唐士卻避貴東之壓吾軍而陳公病劓于士選請
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未瘳手劒督戰士選與貴
將搏斬貴將以戈資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
敢復來王師大舉入宋右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
襄陽東下及宋入戰于羊邏湫公以九月發正陽
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
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者兵既勞於羊邏湫行院
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陳於蕪湖似
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來石當江之南和
州對峙不取虜者後顧請先取和州詩之遂降知

州事王喜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
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揚州真州堅守
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
真揚兵致死於我真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
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
前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頌曰吾弟
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
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
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陳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
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尸委仗江



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馘，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選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脩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復為宋，公予之檄，世脩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往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衆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

瑄降得海船五百，瑄後至。大官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副縣跋救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道入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丞相于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進之。海公統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昱，廣王昺南走。而宋主焜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還觀，有詔：「苗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推尉士女宋。」

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上李槃奉詔致宋
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
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人史所記具在館且悉收入
以備典禮乃行宋史及諸筆記凡五千餘冊歸之
于國史院與韓相氏宋宗室福王與芮赴違京師徧
以重寶致諸士人公峻却不取及官錄與萬家具
籍所致貴人主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
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來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
最諸將留事以証奉詔夫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
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

宋主第吉王是據台州閩中尚為宋守毅公進兵
所過禁士馬無敢踐田麥曰在庾者吾既食之
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
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遣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
台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擾之民何罪敢有
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
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喏守將火
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罪
斬以徇踰嶺閩人扶老攜幼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
皆送款來凡得州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

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十四年北園有
驚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安比
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
方已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園上曰所亟召卿意
不在此豈子盜兵賊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
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者樞密
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勅主者卿其勉之公踧
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
括宋諸歲債寶遺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
洽吾德遷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

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
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為我捍海寇誘諸蠻臣
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鑒裁上大嘉
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裕宗在儲宮
公求見敕曰董文炳任重見畢遣行既見尉諭
至且曰上嘗多卿公番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
在上都三日至大都五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
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
憚公姦狀為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為左丞
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

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汝曹日所知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詰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彘拘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燠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拒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

論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當坐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教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為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良久命文忠護喪窆葉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弔祭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曰忠獻教翰林待制李謙謚其墓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撰神道碑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譴問不行而功立在軍

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已見不公是公曰第
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
上嘗誡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
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公薨後十餘年姦臣桑萬事
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遂召入上素愛士
選有父風即拜江淮守廬行中書省左丞召入卧
丙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
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
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
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

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
有既也公平若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
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海論漢人功臣謂司徒
屬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事
人主三十年任大事豫大議其廟謨廷論逸不盡
傳史臣無從考索最著於閭里者孝友天至居母
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
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
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
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



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惘歎受之以改及喪
公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
之言家法者比爲萬石君舊家云公好讀書延禮
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直學士溆南王
若虛先生真定提學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
則卹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
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替廣公遺旨一再至塾程其
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
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
子士元剛不下入以氣由內供奉爲武節將軍侍

衛親軍千戶佩金牌及宋將姜才戰於揚州身被
十七創而卒上選今爲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
儀司事士秀資稟爽才藝過人事裕宗東宮寵
信無比裕宗崩終明威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
使佩金虎符

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
顯四世子孫數十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
虎公忠獻公爲大將不妄殺瀆死而生之者無慮
數十萬人其諸以是爲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
雖然繼美大家斬澤仆世孰非人子者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維翰奏立尚書省奪中書樞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没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呼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庵菴誓死不嫁後桑等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尔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

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益聲歷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爭尔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張淳傳

元明善

張淳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淳早孤學乳等即知求巧既長名貫京師凡為調曲盡聲韻么妙入神成一家藝鉅公宴集淳為新聲四坐為傾慕非其意不可名也名在上所為管勾為安和署丞矣

仁宗皇帝曲宴淳必在一宴一蒙寮置玉宸樂院
特授奉訓大夫玉宸判官降玉宸院為儀鳳司進
淳階中順選儀鳳少卿詔造輿爭岳柱龍蹏及綠
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賜淳加嘉議為卿甚
悅淳每有過賜離厚取薄氣不盈而色懼君子蓋
有取於淳云

贊曰 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戚之
從容肆體而豫為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
絕藝賜之一顧知者謂唐初軋箏以來未必有
淳之手自足名世天鳴呼先朝凡一賢入必蒙
擢不止淳也淳乎其亦殊過哉

元文類卷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
脩父所類也守誠在胄館時見伯脩手抄近世
諸名公及當代間人逸上述作日無倦容積以
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微而遠者遂泯其實不
以顯而崇者輒褫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

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叙之於史傳者非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闢繁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焉是則伯備豈無意而爲之者乎伯備方以政事嚮用所集名臣事畧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朝文物之盛嘉伯備會萃之勤矣伯備名天爵以國子高等生以書員入官力學善文多知虛金故事亦有論著他言無所不闢予之敬交也故題文類後元統三年二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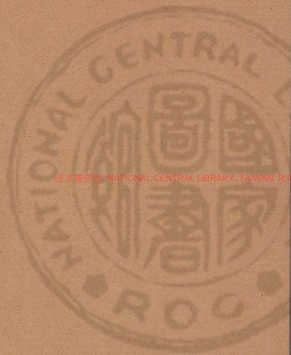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